

蘇聯文藝

20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20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6

ШАНХАЙ

小說

帕斯托夫斯基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十月之夜

(НОЧЬ В ОКТЯБРЕ)

根據自己的作家的經驗，我知道在鄉村工作要比在城市裏容易得多。鄉村裏一切都幫助集中，甚至連小油燈上燈心的畢剝和花園裏的風聲，而在這些音響間的休止時則是那一完全的寂靜，當時彷彿覺得地球停止轉動了，一無聲息地懸在宇宙的太空中。

因此一九四五年的晚秋我就到鄉村裏，到里亞上(Рязань)那邊去工作。那邊有一個包括一所老房子和一座荒蕪的花園的莊園。莊園裏住着一個衰老的婆子華西麗莎·岳諾芙娜(Василиса Ионовна)——前里亞上的女圖書館員。到這個莊園我過去也曾來工作過。我每一次來的時候，都覺得花園在長大起來，而屋子和它的女主人則在老下去。

我是搭最後一艘輪船從莫斯科出來的。棕色的兩岸在船艙的窗外閃過。由於輪船的輪子而產生的白浪不斷地襲擊着兩岸。沙龍裏整夜紅熱地亮着守夜的燈。我總覺得，在輪船裏我完全是孤獨的，——乘客們差不多都不從溫暖的船艙裏走出來。祇有拐腳的，臉孔風吹日晒過的，眼睛睜起的工兵上尉在甲板上躑躅着，含笑望着兩岸。它們已經準備過冬

：樹葉子早已散落下來，草已經橫倒，菜葉已經變成黑色，沿岸村莊的小屋上空則繚繞着白色的煙霧，——各處都已經生起了火爐。河也已經準備過冬。幾乎所有的碼頭都收到灣裏去了，浮標也取去了，夜裏我們的船能够行駛，祇因為地上還掛着一層灰色的月光之霧。

輪船上我和工兵上尉攀談起來，我們倆都覺得很高興。原來，樹亦夫（Зубев）上尉也是要在諾伏歇爾基（Новоселки）下船，他也像我一樣得趁小船擺渡到奧卡（Ока）河的對岸，得走過草場到我所要去的薩波里亦（Заборье）村。輪船應當在晚上到達諾伏歇爾基。

「我嗎，不是到薩波里亦去的，」上尉說，「我再要朝前，到白湖（Белое озеро）上的森林區去，不過在薩波里亦以前我們還是同路的。我雖然在前綫什麼都見過，可是獨自一人在夜裏走過那邊的荒僻地帶總是寂寞的。戰前我是管理森林的，現在復員了，我要回到老地方去。神妙的事業啊——森林！我受過森林學的教育。請到我那裏來。我會給你這樣的看樣的地方，你簡直要啊出聲來。在前綫的時候我幾乎每天夜裏夢到這些地方。」

他笑起來，因此他的臉立刻年青了幾年。

遲暮時輪船在諾伏歇爾基靠了岸，碼頭上一個人也沒有，除掉一個執着電筒的守夜的。我們兩個——樹亦夫和我——下了船。我們帶着自己的背囊一跳上了潮濕的木板，輪船就開了，用排出來的蒸汽沖了我們一頭。執着電筒的守夜的馬上就離開了，我們單獨的留了下來。

「我們且別急，」樹亦夫說。「我們在木頭上坐一會，抽一會煙，想想往後怎麼做。」

根據他的聲音，根據他吸着河水的氣息，環顧着四面，當輪船在轉彎的時候鳴了一聲短短的汽笛，而夜的回聲開始把這汽笛聲愈滾遠愈，直到把它送到奧卡後面林子去的時候笑了起來，——根據這一切，我明白，樹亦夫不願趕路，祇因為他是懷着一種非常的和驚人的喜悅感覺到自己身在不曾希望回去的慣熟的可愛的地方。

我們抽了一會煙，過後就走上陡削的河岸到管浮標的索弗朗（Со-Фрон）的看守所去。我敲了敲窗子。索弗朗立即走了出來，彷彿他還不會睡。認清了是我，就問了聲好，說道：

「近來水漲得厲害。一晝夜之間就高了兩尺。大概，上流有雨。你

沒有聽說嗎？」

「沒有，不會聽說。」

索弗朗打了個呵欠。

「是秋天了。唔，怎麼辦，走吧？」

奧卡在夜裏顯得非常的廣闊，比白天要闊得多。水勢來得非常猛。魚兒顛拍着。在朦朧的夜色下看得很清楚，由於魚的拍擊而產生的水圈迅速地被水流帶去，擴大開來，碎裂開來。

我們走到了岸上。從草場那邊飄來了枯草的冷冷的氣息和柳葉的有點甜的味道。我們沿着差點兒看不出的小徑走，來到了刈草場的大路，很靜。月亮垂近地面，——月光已經暗淡下來了。

我們得穿過一個有六公里闊的草島，然後沿着老橋渡過奧卡河的第二條——狹隘而荒廢的——河道，此後走過沙灘，就已經是薩波里亦了。

「我認得，」上尉激動地說。「什麼都認得。看來，我一點也沒有忘記。瞧那邊，四叢樹！這是普洛爾伐（Прорва）的柳樹。對嗎？瞧！瞧，謝良斯柯亦湖（Селянское озеро）上空的霧！聽不見一只鳥。當然，我到遲了，——鳥已經飛走了。還有空氣！多好的空氣，我的親娘！這種空氣在今年整整一秋中已經吸取了草裏的芬芳。我這樣的空氣什麼地方都沒有呼吸過，除掉在我們的地方。聽見嗎，公雞在叫？這是在特列布金（Требутин）。瞧，多響亮！四公里以外都聽得出！」

但是我們愈走得遠，就愈談得少，過了一會就完全沉默起來。廣漠無邊的夜色鋪在沃灣，黑壓壓的稻草堆和草叢之上，這夜之沉默也感染了我們。

右手面伸延着一個長着水草的湖。湖裏的水朦朧地閃着光。樹亦夫因為他的拐腳難於行走。我們坐到一株給風刮倒的柳樹上歇息。我知道這株柳樹，——它躺在這裏已經幾年了，全身都長滿了矮矮的野薔薇。

「是的，生活！」樹亦夫嘆了口氣。「總之，是美好的生活。戰後我非常清楚地感覺得到它。特別是用心去感覺。隨你笑或是不笑，我現在已經準備一輩子去種松樹了。對嗎！照你看來，這是蠢事嗎？或者不是？」

「相反地，」我說。「一點都不蠢。你有家庭嗎？」

「沒有。我是一個光桿兒。」

我們再朝前走。月亮到奧卡的高高的岸後去了。離天亮還很遠。東方還佈着像四處一樣的密層層的黑闇。更難於行走了。

『有一樁事情我不懂，』樹亦夫說。『爲什麼夜裏不趕馬？從前一直趕到落雪的。現在草場上却一匹也沒有。』

我也發覺了這一點，但是沒有對這重視。四周是這樣的空曠，草場上除了我們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動物。

過了一會我看見了前面一條模糊的，很闊的水帶。以前它是沒有的。我凝視了一下，我的心就下沉了，——奧卡的老河道真的氾濫得這樣嗎！

『橋馬上就到，』樹亦夫高興地說。『那邊也就是薩波里亦了。可以說，我們是到了。』

我們走近老河道的河岸。路隱沒在黑水裏。水在我們的腳下洶湧着，沖洗着低岸。時此時彼地聽得到沉重的潑擊聲，——這是被沖倒的河岸的碎塊在傾向水裏。

『橋到那裏去了？』樹亦夫驚惶地問。

橋不見了。它或是給水沖掉或是給水淹掉，水已經高出它一二公尺。樹亦夫旋亮了電筒，照了照水面。從混濁的水浪下面搖搖擺擺地翹着灌木的頂梢。

『這——樣！』樹亦夫困惱地說。『水切斷我們了。所以我看看草場上是空的。似乎，你我在這裏是孤孤伶伶的了。讓我們來想一下，該怎樣辦。』他沉默了半響。

『喊幾聲吧？』

但是叫喊是無補於事的。到薩波里亦還遠得很，而且反正誰也聽不到我們。此外，我知道在薩波里亦沒有一只船可以把我們從島上載去。島子的渡頭造在布斯登森林那邊，在下流兩公里的地方。

『得到渡頭去，』我說。『當然……』

『什麼「當然」？』

『沒有什麼。我認得路。』

我想說：『當然，如果渡頭還在工作』，但是我沒有作聲。如果草場上沒有人，如果草場被秋雨的氾濫所淹沒，那麼渡頭當然也被取去。嚴整而細心的擺渡人華西里（Василий）也不會來了，他祇好空坐在

小屋裏。

『唔，怎麼辦呢！』樹亦夫同意了。『我們走吧。夜這樣的黑，可惡的夜！』

他又照了一下水面，罵道：『水已經淹沒有樹頂了。』

『事情嚴重了！』樹亦夫咕噥道。『我們快些走！』

我們向渡頭走去。刮起風來。它慢慢地唸哨着從暗中飛出，在地面上斜吹着細碎的冰雹。河岸塌沉下去的聲音愈來愈頻繁了。我們走着，在小丘和枯草上滑跌着。路上橫着兩只小小的峽谷——一直是乾枯的峽谷。但我們這時走過峽谷也已經是水過膝蓋了。

『把峽谷都淹了，』樹亦夫說。『你我別給淹了進去。水怎麼漲得這樣快！真不明白。』

這真不懂，因此也就可怕。甚至在秋天大雨的時候水也從沒有漲得這樣的快，而且也從沒有淹沒過島子。

『怎麼這裏沒有樹，』樹亦夫突然發覺。『祇有一些灌木。』

在島上渡頭的正對面是一條馬車道。我們是根據泥污和糞味認出它的。在老河道那邊的高岸上松樹林給風吹得沉重地營營着。

夜愈深，一切就變得愈可怕，愈冷。水絲絲着。樹亦夫又用電筒照了一照。水和岸平了，已經用狹狹的小舌頭舐洗着草場。

『渡——船！』樹亦夫叫了一聲，又傾聽了一下。『渡——船！』

誰也沒有回應。林子在營營着。

我們喊了很久，一直到沙啞，但是誰也不回答我們。冰雹變成了雨。它稀疏的水點開始重重地敲擊着我們四周的土地。

我們又開始喊叫。回答我們的仍舊是林子的漠然的營營聲。

『沒有擺渡人！』樹亦夫憤憤地說。『很清楚！你說好了，那一個木怪他會坐在這裏，如果島子給淹沒了，而上面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人。倒霉……離老家祇有兩步……』

我明白，祇有偶然性才能救我們，——或是水突然停止上漲，或是我們在這邊岸上碰到一條別人丟棄了的小船。但最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並且不能明白，水為什麼漲得這樣的快。想想也奇怪，一小時之前還毫無這黑夜的災禍的預兆，——這災禍是我們自己討來的。

『我們沿岸走，』我說。『也許，我們會碰到一只小船。』

我們沿着岸走，繞過被水淹沒的窪地。樹亦夫用電筒照着，但是他的光愈來愈暗，於是樹亦夫就把它熄掉，以便省下最後一點亮光以防萬一。

我碰到一樣黝暗而軟蓬蓬的東西。這是一小堆稻草。樹亦夫擦了一根火柴，把它塞進草堆，稻草以暗赤色的火光燒起來了。火光照亮了混濁的水和前面目力所及的已給水淹沒的草場以及對岸的松林，林子搖幌着，冷漠地營營着。

我們站在燃燒着的稻草堆的旁邊，望着火。腦子裏轉着不連貫的念頭。起初我懊惱我一生中連預備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都沒有做到，後來更想到由於自己的疏忽而出事，並且正當這時候，生活答應你前面有許多這樣的，雖然是陰沉的，秋季的，但却是新鮮而可愛的日子，這時初雪還沒有下，但是仍舊已經散發着雪的氣息——連空氣，連水，連樹木，甚至連白菜葉。

大概樹亦夫也在想同樣的事情。他慢慢地從大衣袋裏摸出壓皺了的香煙匣，遞給我。我們從要燒完的稻草上取火吸煙。

「它馬上就要熄了，」樹亦夫輕輕地說。「脚下已經是水了。」

但是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我傾聽着。穿過林子的營營聲和水的濺擊聲傳來了微弱的斷斷續續的撞擊聲。聲音愈來愈近。我轉身向着河，喊道：

「噯！船！這裏來！」

河上立即有一個小孩子的聲音回答：

「我來了！」

樹亦夫急急地撥着稻草，衝起了火焰。一陣陣的火星飛向暗中。樹亦夫輕輕地笑起來。

「櫓！」他說。「櫓在敲。難道可以平白無故的在我們的故鄉喪生嗎！」

這一回答的喊聲「我來」特別使我動心。我來幫助！我穿過荒野的黑暗朝將要隱熄的篝火走來。這一叫聲復活了記憶中的，在我們人民心中從不死去的友愛、互助、勇毅等等古代習慣。

「噯，你們到沙灘上來！下面些！」河上尖聲叫着，於是我猛地明白，叫喊的是一個女人。

我們急急地走向河岸。一艘船突然從暗中浮向朦朧的火光，接着就把船頭靠向沙灘。

「且慢坐進來，——得把水倒掉，」那個女人的聲音說道。

女人走到岸上，把小船攏緊。她的臉看不見。她穿着棉襖，足踏長統靴。她的頭裹着一塊保暖的頭巾。

「你們怎麼會撞到這個地方來的？」女人並不望着我們地厲聲發問，一面開始潑水。

她一聲不響地，彷彿冷冷地聽完了我們的故事，然後仍舊那麼厲聲地說道：

「怎麼管浮標的人一點都不對你們說？今天晚上河裏的水閘打開了。在冬季以前整個島子都要給淹掉的。」

「那您怎麼夜裏會到林子裏來的，我們的救命女恩人？」樹亦夫開玩笑地問。

「我是去工作的，」那女人不願意地回答。「從布斯登到薩波里亦。我看見——島上有火光，就是說有人。瞧，我猜中了。擺渡的已經兩天不來了。沒有事幹。我好容易找到了櫓。在屋子裏的稻草堆下面。」

我坐下把櫓。我拚命搖，但是我覺得，小船不僅沒有前進，反而給帶向一個黑黝黝的廣闊的瀑布，——翻向這個瀑布的有全部混濁的水，有黑闇，也有這個曠野的夜。我常常向四面環望。多林的河岸愈來愈陡峭，僅僅照這一點我才猜到我們是在駛行。女人默默不作聲。樹亦夫也一聲不響。

我們終於攏了岸，走到沙灘上，再走上林子，在那邊才停下來抽煙。林子裏紋風不動，很溫暖，散發着腐爛的氣息。均勻的很大的營營聲在高處作響。祇有它才使人憶起風雨之夜和不久前的危險。但是現在我覺得夜很奇妙，很美麗。這年青女人的臉龐，當我們抽起煙，火柴光倏地照亮了它的時候，我覺得又和藹又熟悉。她的灰色的眼睛惶惑地望着我們。水濕的髮房從頭巾下面突了出來。

「是你嗎，達莎（Даша）？」樹亦夫突然非常低聲地問道。

「是我，伊凡·馬特維葉維奇（Иван Матвеевич），」女的回答，接着輕聲笑起來，彷彿她是為一樁祇有她一人知道的事情而笑。「我一下子就認出是您了。祇是沒有說出來。在勝利以後我們等得您多苦啊

！我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您會一去不返的。」

『這也是常有的事，』樹亦夫說。『我作戰了四年，死神有時壓得我這樣，以致透一口氣都不能夠，可是達莎把我從死神掌中救出來。她是我的女助手，』他對我說。『她會在管林處工作。我把各種森林中的學問教給她。從前是一個瘦瘦的小姑娘，像一枝花莖兒一樣。可是現在，你瞧，長得多高！多美的一個姑娘！而且變得嚴厲了，嚴肅了。』

『您怎麼啦！我並不嚴厲，』達莎回答。『我這樣是……因為習慣。您是到華西麗莎·岳諾芙娜那裏去嗎！』達莎驀地向我發問，顯然是想轉換談話方向。

我回答說是的，是到華西麗莎·岳諾芙娜家裏去，我並且請達莎和樹亦夫也去。得取一會暖，把衣服烘烘乾，在溫暖的老屋子裏休息一會。

華西麗莎·岳諾芙娜對於我們夜間的出現毫不覺得奇怪。到她這般的高齡她已經習慣於對什麼都不覺得奇怪了，她對一切發生的事情都照她自己的意見談論的。現在，聽完了我們的不幸的故事之後，她說道：

『俄羅斯土地之神真偉大啊。可是對於這個索弗朗，我却總是說他是個笨漢。我覺得奇怪，您，一個作家，怎麼沒有一下子就了解他！就是說，您也有看錯人的時候。啊，對你，』她轉過身向着達莎說，『我覺得很高興。你到底等到了伊凡·馬特維葉維奇。』

達莎臉紅了起來，急急離開了座位，抓了一只空桶，就奔進花園，竟忘掉隨身關門。

『你上那？』華西麗莎·岳諾芙娜吃了一驚。

『去拿水……燒茶！』達莎從門後高聲應道。

『我真不明白現在的姑娘。』華西麗莎·岳諾芙娜說，並不理睬樹亦夫怎麼也不能擦亮火柴抽煙。『你一對她們說話，——她們就會臉紅得像篝火一樣。美麗的姑娘！我可以說，——這是我的慰藉。』

『是的，』樹亦夫終於擦亮了火柴，同意地說。『出色的姑娘。』

達莎把木桶掉落在花園裏的小井裏了。我知道怎麼從這個井裏取水。我用一根竹竿撈取木桶。達莎幫助我。她的手激動得冰冷，她老是重複着：

『這個華西麗莎·岳諾芙娜真是一個怪婆子！瞧她這個怪婆子！』

風吹散了烏雲，黑黝黝的花園上空的秋季的星空已經在閃光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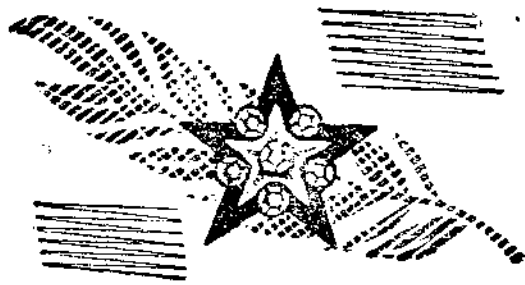
顫抖着，變換着顏色，時而很快地放出光華，時而又很快地幽暗下去。我提起了木桶。達莎馬上從木桶裏喝一個飽，——她的水濕的牙齒在暗中閃着光——接着說道：

「噢，我怎麼回進屋子裏去，——我簡直不知道。」

「不要緊，我們走吧。」

我們回進屋子。那邊已經點起了燈，桌子已經覆上了一塊清潔的檯布，壁上屠格涅夫從黑色的框子裏鎮靜地望着。這是他的罕見的像，用最細的針在鋼板上刻出來的，——是華西麗莎·岳諾芙娜的驕矜。

(嚴 洪譯)



米海依爾·叔甲
(Михаил Шошин)

主人 (ХОЗЯИН)

「主人，」母親走進屋子，高聲說，「睡久了，起來吧……我已經從割草場上回來了，你還儘躺着。」

「昨天我們運草不是直到半夜嗎，」兒子擦擦眼睛，惺忪地咕着。

「起來，起來，你給孩子們分派一下，誰該到什麼地方去，我給你們預備早飯。」

主人起來了，他伸一伸懶腰，突然頭翻下，腳翹上，在屋子裏爬行起來。

「哪一鳴一擲」他學着汽車叫，一面沿着屋邊爬。

成行地睡在聖像下面的弟妹們給這尖叫聲吵醒了。看見哥哥豎起身子向他們走來，孩子們都懂得這是什麼意思：汽車輪子翻了身，得趕快去幫忙。他們跳起來，把哥哥掀倒在地板上，扳正了車輪——那兩隻腳。於是，鬧着，哄笑着。

「好好地喊醒他們都不行，」母親責備道，「非要跳着鬧着。唉，金卡(Денька)⊖金卡，你還是主人呢……」

「這是一種運動呀……體育已經學不到了。」

「學不到？你要學體育有的是：豌豆給風吹倒在田塍上，你都沒有看見。」

「本來只是矮矮的，忽然長起了一公尺，我甚至沒有留心是什麼時候長起的。」

⊖ 是金尼斯的愛稱。

「應該留心，應該管些事情。要是能幹的主人早就……」

「好，我馬上吃點喝點，就做給你看……又沒有什麼難事情。」金尼斯（Денис）說着，鋪好了板牀上的被褥。

「穿衣裳！」他命令弟妹們。「米爾卡（Милька），你立刻送安德烈（Андрей）到兒童園去。回家來吃了早飯，就去翻草。安卡（Анька），你再去掘甜菜。」

他給每個人都派定職務以後，溫柔的目光轉向了那文靜的，總髮的，七歲的弟弟臉上。

「薛爾蓋（Сергей），我派你去採葦。你到穀倉後面的小樹林裏去。採葦你總高興的吧。不過，記住，別走遠，迷了路。」

「坐下吃吧，吃完，大家做事去。」母親一面說，一面把麵包，汽水和牛乳蕃薯糊放在桌上。

金尼斯急忙地吃喝完了，跑到院子裏。「其實，要用小棒撐住甜豌豆才行，不然會爛掉的……一切事情，應該不等母親說自己先想到。」

他拿了一柄斧頭，往菜園走去。

削尖了幾十根棒，正要把它們插進泥裏，扶正那兩公尺高的豌豆莖……這時候，傑姆加·契動（Тимка Чешуин）跑來了。

「馬房那兒有兔子，」他說，「菲佳（Федя）叔叔正把牠們趕出三葉草堆，快點去。」

金尼斯心中燃起了一股獵人的慾望，他奔到院裏去拿彈弓，可是彈弓不在。

「金卡，快跑呀！」傑姆加催促着。

終於找到了彈弓，他們向馬房後面奔去了。

他們在草地上，在甜菜田裏找尋着——什麼地方都沒見兔子的蹤跡。

「你準是做了夢。」金尼斯對他的同伴說。

「我們去問菲佳叔叔好了，如果你以為我說謊。牠們現在變成野兔子了，那能一下子就找到。」

他們走進三葉草叢裏去，但是草全割掉了。很明顯，今天早晨全體割草機和割草工都在這裏工作過的。現在姑娘們正忙着攤開那厚厚的三葉草層，以便吹乾它。

「這裏沒有看見兔子嗎？」孩子們把彈弓藏在背後問道。

「你們自己就是兔子。」

「你看，這也算是人呢……祇有跟他們相罵才行，客客氣氣問他們，却回答——『你們是兔子』。」

「喂，孩子們，怎麼閒蕩啦？」後面傳過來熟悉的聲音。回頭看——這是突擊隊長沙霞（Саша）嬌嬌。

「去套起牛來，要運草啦。」

「早呢，草還沒有乾透，等一會……」

「不，到時候了。快去套牛，在地窖附近我們可以再攤開來好好地晒一晒，不然到半夜裏也弄不完。」

怎麼呢，套牛就套牛，去就去，全是做熟了的事。

小朋友把彈弓藏在襯衣裏，跑去套牛了。

★

伊拉達·聶波華（Ираида Небова），金尼斯的母親，喜沖沖的，通紅着臉在村莊裏走着。

「怎麼的？丈夫回來了，你却在這裏散步？」人們問她。

「我的豌豆兒散在農場各處——我得去收回來。父親要孩子們全到他跟前。米爾卡已經找着，安德列卡從兒童園裏送來了，加勃卡（Капка）自己回來了，祇有安娜，金卡和謝廖卡還得去通知。」

母親在地窖附近遇見金尼斯押着第二輛乾草車駛來。她愛開玩笑：

「金卡，快回家去辦移交！」

兒子狐疑地望着母親。

「移交什麼？」

「家務呀。你原來在家是主人。」

兒子仍然莫明其妙。

「那末現在呢？」

「現在另外的主人到了，他是真正的主人了。阿歷克山特洛夫娜·華西麗亦芙娜（Александра Васильевна）！」她招呼着突擊隊長。「你代一代他。父親從戰場回來了，要兒子馬上回家去。」

這時候，金尼斯也等不及母親了，拔腳就往家裏跑。邊跑，邊想，但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怎樣去和父親談話，告訴他些什麼事。好像一切

話都不適當，都沒有意思。「最好讓他先問，我再回答。」他這樣決定着，衝進了屋子。父親正坐在門對面。他站起來向兒子迎上一步。他們在屋中央相遇了。父親把他高高地舉起來，緊吻着，然後才放下地來。就在這時，父親的手碰着了那藏在襯衣裏的彈弓。金卡連忙從懷裏抽出來，藏到背後去。

「什麼東西？」父親問。

「這是……」

「拿出來看看！彈弓?!」

「我馬上就折斷它。」

他把彈弓揪到膝蓋上，要想拆斷，但是父親攔住了。

「不要。不要緊的。你空閒時自己玩玩，你還應該游玩呢；不過小心些，不該彈的別亂彈……」

父親的手還感覺着孩子的重量。多重，多結實呀，像是鐵錘打出來的。濃密的頭髮，在陽光下變了顏色，絨毛突起着。

「你有制帽嗎？」

「有的，現在不曉得在什麼地方，一個夏天沒有戴了。」

父親撫摸着孩子的頭髮，五個手指替他整理着。

「長久不剃頭了？」

「剃的，就是長得太快。」

巨大的手臂和孩子的年齡是不相稱的，手掌也是粗燥的，滿是老繭。
• 脚板大得很。

「我走的時候，你是十歲！」

「十歲，可是現在快滿十四歲了。」

「長大啦。謝廖斯卡怎麼還不來。」

「我派他去採葷了，樹林裏可以找着他。馬上自己會來的。」

「採葷？」父親問道。「我四年沒有吃香葷了，好像味道都忘了。
• 卜

金尼斯注視着父親，頭髮白了，臉上現着皺紋。「戰爭不是容易的。」他想起了父親信裏的話。「我住在泥土中，我也到過泥土下面，一個爆炸把你埋了進去，差點就掘不出來」。

「母親說，你當過主人的。我們去看看你怎樣管家吧，」父親提議

說。

他們走到院子裏。父親的老練的眼睛立刻就看出，什麼東西是壞了，什麼東西要修理，但他並不對兒子說。

孩子用手指着院裏的木板屋頂：

「這裏在下雨的時候要漏水，我就釘了兩塊新木板，現在不漏了。木欄上，」他指着牛舍說，「一隻柱腳爛掉了，我用磚頭填起來。」

「很聰敏，年青人！」父親稱贊着。

他們走到街上。

「新近運來了木材，我把它鋸開，好晒乾。」

「做得對。不過要把它搭起來晒，這樣就乾得快了。」

再向前走，他們轉到菜園裏去。

金尼斯忽然想起他在那兒還丟着斧頭和木棒，他停下來了。

「什麼事？」父親問他。

「那裏面還沒有弄好。」

「我們去看看，菜長得怎樣。」

沒有辦法，祇好去啦。

父親立刻注意到散亂着的斧子，木棒。

「這是做什麼的？」

「我今天本想用木棒插進豌豆田裏，有人喊我去……」金尼斯想起了今天的打獵，他頓住了。

父親熟練地扶起豌豆，插好了木棒，提着斧頭，巡視了整個菜圃。

「謝廖沙不該派他去採葷，」他不安地說，「還太小，要迷路的。」

「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採葷老手……他祇在穀倉後面的小林裏。不會走遠的，」金尼斯安慰着父親。「我馬上去喊他吧。」說着就向樹林跑去。在屋門口母親招呼他：

「怎麼，主人，移交了嗎？」

「移交了，」兒子笑着說。「現在祇要我着謝廖卡，就可以坐下吃飯了。」

(烈 譯)

奧 廖 夏
(Ю. Олеша)

小 鏡 子

(З Е Р К А Л Ь Ц Е)

梅列德 (Мерел) 背向着落日走着。他對小鏡子照了一下，看見自己的棕褐色的臉孔映在金黃色的雲彩中間。

他在塵埃裏發見了一面小鏡子。圓圓的可以完全置在手掌上的鏡子。梅列德想從頭至尾瞧一瞧自己的大鬍子，久久地把小鏡子自上至下移動着。

今天梅列德從鄉下到城裏來。

他到亞世哈巴特 (Ашхабад) 來，常常是快樂的，這一天，他是格外的滿意，因為他拾得了一面小鏡子。這面小鏡子使他這樣地喜歡，所以他時常把它拿在手裏，甚至當這件拾物放在衣袋中的時候，他也是把它拿在手裏的。

梅列德是去作客的。

他思忖着怎樣去講述這件奇怪的拾物，怎樣的突然把手掌攤了開來。但是因為入春以來他沒有跟朋友們見過面，他在門檔上已經把小鏡子的事忘記了。

除梅列德外，還有六位客人；但是最受人尊敬的是梅列德了，因為他是民族歌人。他唱着歌，彈着杜達琴。雖然朋友們跟他都是很相熟的；但是在朋友們看來，他仍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當大家坐下來喝茶的時候，屋主人讓這位民族歌人坐在大家都能够看見他的地方。梅列德帶來了杜達琴，琴靠牆放着。

茶喝得很長久。院子裏的太陽已經不見了，大概它已經落山了，因

爲在蔚藍的天空中突然出現了金黃色的雲霞，那正像在梅列德的鏡子裏映出來的一樣。

梅列德拿了杜達琴，開始唱起來。他唱着歌，這首歌他的朋友們已經聽見過不只一次了；但是他們都滿意地聽着，他愈唱下去，他們愈聽得高興。

梅列德昂着頭唱。朋友們有時望他的眼臉半合着的臉，有時望着他的手指，仿佛聲音就在手指的四周盤旋着。

梅列德唱完了歌說：

「你們看見一個姑娘聽着唱嗎？」

真的，在土牆的那一邊站立着一位姑娘。當梅列德唱完了歌的時候，大概這位姑娘怕羞，離去了。屋主人說：

「這是鄰居。她是俄羅斯人……」

「我看見她聽得很高興」梅列德說。

「她的未婚夫作戰去了。」屋主人解釋道。

老人們都不作聲。他們向土牆那邊望，在土牆的上空，現在懸着黃昏星。

「我唱的是關於勇士尤蘇柏（Юсуп）的歌」梅列德說：「俄羅斯姑娘也聽我的歌。她明白我是唱關於一個勇士的歌。她聽着我的歌，想念着自己的未婚夫，她的未婚夫也正在參加着勇士的偉業……所以我也很高興唱，我唱了關於她的未婚夫的歌」。

老人們都笑了。

「怎麼是這樣的呢？」一個人問：「您唱的是關於尤蘇柏的歌。」

「這反正是一樣。」梅列德答道：「我唱的是關於一個勇士的歌。她的未婚夫也是一個勇士。我看見這姑娘怎樣地聽着我的歌。她這樣地望着遠方，彷彿看見了戰爭和她的未婚夫。她幻想着，她的臉泛着紅暈。歌的力量就在這裏。」

梅列德猜中了。姑娘真的聽着他的歌，並且懷念着她的未婚夫。

她再想走近土牆，來謝謝這位歌人；但是爲了不打擾這些可尊敬的土耳其人的談話，她沒有這樣做。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風俗，這些風俗是應該尊重的。她沒有走近土牆；但是她默默地說：

「謝謝您，謝謝！」

她從邊門走出來，在塵埃飛揚的街道上走着。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塵埃薄薄的鋪在腳底下，樹林都變黑了，晚星像燈籠似的透過樹林，閃爍着。懷念未婚夫的思想沒有離開過她。也許在某處的林中的空地上，他也看見了晚星，在那裏野花一動不動地立着。

「你也是一個勇士。」姑娘低聲說，她的思念落在未婚夫的身上。「我把您送給我的小鏡子失落了。你記得嗎？小鏡子……或許這是凶兆，或者你發生什麼事故了。」

姑娘想大概老梅列德是知道一切預兆的。如果走近去問問她……這時候她又聽見了歌聲。她不懂歌辭，但是她感覺到老梅列德是唱關於愛情的歌。現在戰鬥的土耳其曼的語言溫柔而且快樂地響着。姑娘聽着，她覺得她的未婚夫正穿過街道向他走來。他停下來了。她告訴他說，她把他們別離時二個人一起照過的那面小鏡子失落了。

「我把小鏡子失落了」姑娘說：「但是老梅列德因此唱過歌，我在歌中看見了你，正像在一面巨大的鏡子裏看見你一樣……」

梅列德唱完了第二只歌。姑娘坐在土壤上，沉思着。她沒有聽見，老人們談着什麼；但是即使聽見了，她也是不懂的。

唱完了第二只歌，梅列德想起了她的拾物，她把小鏡子給朋友們看。屋主人驚喊道：

「梅列德，你唱了一只偉大的歌，可是生活却構成了一只卑微的……請聽！這面小鏡子是剛剛站立在土牆後面的那位姑娘的。她常常對着它顧盼，我以爲她是在顧影自憐。『不』姑娘對我說：『我不是在顧影自憐，我想看見我的愛人的臉孔。當我們離別的時候，我們二個人一起對那面小鏡子照過。現在我獨個兒照着，許久地照着，我的愛人的臉在它裏面出現了。』姑娘這樣地告訴我說……梅列德，你把她的愛人的臉歸還給她。」

姑娘在土壤上睡着了。當她醒來的時候，她看見她的膝上放着一面小鏡子，鏡子裏撒着星星。她把小鏡子拿在手裏，對它照了一下。露在銅盃下面的愛人的臉對她微笑着，姑娘以爲她仍在做夢；但是這是比夢更美的生活，因爲在這生活中民族的友誼發着光，歌頌勇士的歌曲在響。

(鶴 齡譯)

西蒙諾夫
(Н. СИМОНОВ)

日日夜夜

(ДНИ И НОЧИ)

(續自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期)

二十一

夜是黑暗的。在幾百公尺之內有偶然的迫擊砲彈時而在左，時而在右落下來，正是因爲這爆炸是稀疏和出人不意的，薩布洛夫竟瞿然吃驚了好幾次。他走到自己的營前，碰到一個戰鬥員。這戰鬥員認出了他。

「您好，上尉同志。」

「您好，」薩布洛夫說。「陪我到指揮站去。它現在在什麼地方，您知道嗎？」

「就在從前的地方，」戰鬥員說。

薩布洛夫走近掩蔽部，看見了壕溝裏的彼底亞的熟悉的背影，他的心裏好像有一樣東西抽了一下。他覺得他到家了。

「你好，彼底亞。」

「上尉同志，」彼底亞高興地說。「我們已經在等候您了。」

「你們要是少等待些，打仗打得好些就好了。沒有話好說，你們給我的歸來預備了一樣好禮物，」薩布洛夫說，他竭力掩住見面的喜悅……「把一所房子放棄了。」

「這是真的，」彼底亞說。「已經是坍塌得十分厲害了，不然也不會放棄的。沒有兵力。將軍不是從我們的營裏調走了四十個人嗎？」

「不但是從我們這裏調去，從別人那裏也調去的。」

「所以別人也遭受到壓迫，」彼底亞惱怒地說。「打得天昏地黑……可是政治委員和瑪斯連尼考夫已經等候您好久了。」

「他們在那裏？」

「華寧同志在這裏？」

「那末瑪斯連尼考夫呢？」

「瑪斯連尼考夫天一黑就到那所屋子裏去了。現在白天往那邊已經不能通過。」

「現在從這裏到德國人那裏有多少路呢？」

「離左面很遠，像從前一樣，可是離這一面，」彼底亞指指右面，「連六十公尺也不到。什麼都能聽見。」

「死掉許多人嗎？」薩布洛夫問。

「死掉十一個，傷了三十二個，」喜歡精確的答覆的彼底亞說。「後來還有瑪麗亞·伊凡諾芙娜也被打死了。」

「孩子們呢？」

「孩子們也被打死了。他們大家都在一起。炸彈簡直是朝他們擲下來。一個彈穴，周圍一點東西也看不見。」

「這是在什麼時候？」

「昨天。」

薩布洛夫出乎自己意外地顫動了一下，他回憶起來在很久以前，現在看起來似乎是整個世紀以前，這個婦人用平淡的聲音對他說：「如果有炸彈來，就讓它來吧——和孩子們大家同歸於盡。」現在她的偶然的讖語竟成了真。

「唉，你一共對我說的話太多了，」薩布洛夫說，「要是少一點就好了，」他就掀起雨布幕，走進掩蔽部去。

華寧在桌邊打瞌睡。他寫着政治報告而就這樣把頭俯在紙上，手放在桌上睡着了。「道德政治行爲的否定情形是沒有的。」這是華寧一面睡着的一面來得及寫完的最後一句，

「華寧，」薩布洛夫站在他面前喊道。「華寧。」

那一個跳了起來。

「華寧，」薩布洛夫說，「這是我。」

「啊，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你好，親愛的。」

華寧把他的手搖撼了好久，眼睜睜地注視着他，好像注視着一個幽靈。

「我們已經代你擔心死了。」他說。

「你們在這裏好像沒有工夫來擔心。」

「不，你想像，我們是找到了時間。你這個該死的，你這個傢伙裏面不知道有一種什麼力量，沒有了你就要悶得慌。或者因為你是這麼個大個子，——沒有了你就像從房間把火爐提出去了。」

「謝謝你的比喻，」薩布洛夫說。

「這個比喻或許是不倫不類，不過實在情形是這樣的。而且，關於寒冷的話，你真是白生氣，——火爐現在是最必需的設備。」

「我一瞧，你們本來是把它裝上了呀。」

「裝上了。」掩蔽部裏果真放着一隻圓的鐵火爐。「怎麼樣？火很旺。你要烘烘火嗎？」

薩布洛夫便坐到床上代替了回答，把兩隻皮靴一隻一隻的脫掉，把脚伸到火跟前。

「好啊，」他說。「好得很。你對將軍告了我一狀是嗎？」

華寧大笑起來。

「是告了一狀。我不是政治委員嗎？我本來應該曉得各人心裏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一看見你的神魂不定，我就請了。」

「大家都是神魂不定呀，」薩布洛夫說，「在戰爭不結束之前，神魂是不會定的……瑪斯連尼考夫怎麼到那邊房子裏去了嗎？」

「是，他到底忍不住了。」

「到早上纔回來嗎？」

「應該是的。如果到早上不回來，那末就要到第二天晚上回來。從這裏到那邊白天是通不過的：左面和右面的機關槍老是用交射的炮火射穿過來。」

「還有些什麼人留在那邊？」

「大約有十五個人。考紐考夫是那邊的衛戍司令。泊麥泊夫被打死了。」

「是嗎？」

「被打死了。在緊急關頭我便施行自己的職權任命考紐考夫做連長。」

• 別的也沒有人。等我們被擊退了，他就和連裏剩下來的人守在屋子裏。」

「難道第二連裏一共就祇剩下了十五個人嗎？」

「不，」華寧說，「這裏還有五十個人。他們從房子的兩旁邊退出來，而他就留在房子裏。第二連裏有十五個人。」

「在其他的連裏呢？」

「其他的連裏稍微多些。吶，你看。」

華寧以他天生的精確在一小張紙上記錄下所有各連裏現存的人數。

「是的，」薩布洛夫說，「損失了很多。吶，那末現在的前線在什麼地方呢？」

「吶，請看。」華寧在紙夾裏扯下一張略圖，把它抽出來。「瑪斯連尼考夫做了預備你回來看的。」

略圖上載出營的地位。營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凸出在外面了，而是和其他各營沿着一條被毀壞的街道的右邊在一條綫上，在圖上祇有一所用虛綫描出來的房屋像舌頭似的向前面伸出來。

「實際上，這所房屋是在被包圍中，」華寧說。「白天德國人不放我們到那邊去。我們在夜裏爬過去。」

「是呀，等到整條街都要被奪回來的時候，這是突進的一個良好的前哨，」薩布洛夫說，「需要固守着它。」

「等我們要奪回來的時候……」華寧拖長了說。「恐怕離這一點還遠呢。」

「爲什麼？」

「老天暫時祇要保佑固守着我們所在的地方。」

「當然，」薩布洛夫說，「我說的也是這句話，祇要老天保佑守着。守得住，我們就可以奪回來。」

「你怎麼高高興興的回來了。比平時更樂觀，」華寧說。

「是呀，比平時要樂觀得多，」薩布洛夫說。「樂觀得多。放棄了一所房子並不要緊。我意思說這當然不好，不過並不要緊。至於我們今天在岸上固守着，不放他們到伏爾加河上去，這是主要的。以後我們還是不放。」

「確實相信嗎？」華寧說。

「確實相信。」薩布洛夫說。

「什麼緣故確實相信？」

「要怎麼說法呢？我可以提出幾個理論上的證據，不過問題却不在這裏面。我感覺是要這樣。今天我們忍受了以前所不能忍受的。他們有什麼東西毀壞了，你曉得就像一個有發條的玩具。這樣捲呀，捲呀，可是後來發條喀喀一響，就再也捲不起來了。」

「噢，有什麼法子，」華寧說。「我很高興相信你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在這裏爲了這所房子這樣苦惱，以致昨天和今天我們除了悲痛的憤怒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感覺。如果不是泊洛青柯前天在我這裏調去了四十個人，天地良心，我們是不會放棄這所房子的。」

「泊洛青柯做得對，」薩布洛夫說。「要是他不把你們所有的人一齊都槍去——那是不會和雷米淑夫聯合起來的，要是不聯合起來呢，——那末德國人已經到了伏爾加了。他做得絕對是對的。」

「噢，有什麼法子呢，我再重複一遍：我很高興你有這樣的情緒，」華寧說了站起來在掩蔽部裏跛行着，

「你的腳怎麼蹣了。」

「受了傷。不要緊，到結婚那天會復原的，——當然是到我結婚的那一天，不是到你的，因爲你的據說是不遠了。」

「這是誰說的？」

「泊洛青柯。」

「噢，有什麼呢，」薩布洛夫說。「筵席廳備好了。」他笑起來向掩蔽部投以瞥視。「要有音樂，甚至是外國樂師來參加。新郎在這裏。下餘的祇要等着新娘帶了女嬭相來行婚禮。」

「不過今天等瑪斯連尼考夫回來我們要擺暖房酒[㊦]，」華寧說。「你不要以爲這樣就賴掉了。不擺暖房酒我們總不讓你結婚。」

「不過彼底亞的貯藏一定是不多的。彼底亞是嗎？」

「上尉同志，我總要想想辦法的，」彼底亞在門口露出頭來說。「可以去裝半瓶。」

「而且，他是經營的人，」薩布洛夫說。「他的瓶是個無底瓶：無論你喝多少，它裏面永遠剩一半。」

㊦ 俄俗結婚前夜新郎設筵招待朋友，中國亦有此俗。

「這倒是真的，上尉同志，」彼底亞說。「您到底把我估計得很對，」他便打開了瓶，給放在華寧和薩布洛夫面前的兩個大杯裏斟了兩杯伏特加酒。

但是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把杯子舉到唇邊，雨布帘就掀了起來，瑪斯連尼考夫，——快樂，熱鬧，頭髮蓬鬆的瑪斯連尼考夫在掩蔽部的門檻上出現了。

「且慢，」他舉起一隻手來。「你們在做什麼？不帶我嗎？」

瑪斯連尼考夫撲到薩布洛夫面前，抓住他，把他抱起來，擁抱了，互相吻了，抓住他的手，叫他後退些，看看，重又叫他走到自己面前，吻了他，推他回來坐下——一切都像一陣風似的。然後自己一屁股倒在放在桌子旁邊的第三張凳子上用出人不意的豪放的男低音喊道：

「彼底亞，給我伏特加。」

彼底亞給他倒了伏特加。……

「爲薩布洛夫乾杯，」瑪斯連尼考夫說。「祝他早早做將軍。」

可是華寧却舉起了酒杯，以他那憂鬱的微笑笑了一下反駁說：

「爲薩布洛夫乾杯，祝他早早做歷史教師。」

華寧和瑪斯連尼考夫同時朝薩布洛夫看了一下。

「那末是做歷史教師還是做將軍呢？」薩布洛夫反問。「我情願做街道灑水夫，如果這樣能使戰爭縱然早結束一天。當然，是要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結束。所以，我們來爲她乾杯。」

「爲誰呢？」華寧問，雖然瑪斯連尼考夫這時候在桌底下用肘撞了他一下，讓他明白這問句的不機敏。「噢，當然是爲安尼亞。」

「爲她，爲勝利[㊦]，」薩布洛夫說明白了便一口乾了。「至於歷史教員，」他透一口氣說，「那是在戰爭以後我們大家多少這樣或是那樣地總要做歷史教員的。」

「喂，房子裏怎麼樣啊？」他對瑪斯連尼考夫說。

「那邊由考紐考夫統治着，」瑪斯連尼考夫說。由於疲倦的緣故他一共不過喝了一份伏特加便已經有了那種激昂莊嚴的心情，在這種心情中人們必然要用冗長的句子說話，有時這些句子的組織是非常的複雜，

[㊦]俄文中勝利（Победа）一字爲陰性，所以薩布洛夫說「她」的時候，人家不知他究竟指什麼。

以致就這樣竟不能使它們結束：「那邊由考紐考夫統治着，他宣稱他本身是陸防司令，他的舉止帶有中將的威嚴，此外他還把他舊有的喬治勳章佩在胸部，照他說，他佩帶着這個勳章是期待薩布洛夫上尉有一天依照軍司令的命令發給他一顆應該合法地給他的紅星勳章。」

「果真帶上的嗎？」薩布洛夫驚奇起來。

「果真的，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

「嗯，」薩布洛夫說，「我非得到那邊去給他得到一顆勳章不可。」

「彼底亞，你在看什麼？」瑪斯連尼考夫喊道。「杯子已經空了呀。」

薩布洛夫斜視了瑪斯連尼考夫一眼，不過後來斷定了他橫豎是疲倦得要倒下來和他這樣無論如何是需要睡覺的便不去反對他。彼底亞又給他們每人倒了一份。

「這件事很有趣，」華寧說。「彼底亞永遠不會弄錯：他永遠是倒整整的一百。」

「一點也不錯，政治指導長同志。」

「我曉得一點也不錯。即使是不同的器皿，給一個人倒在大杯裏，第二個人倒在小玻璃杯裏，第三個人倒在茶杯裏，——他也是同樣地倒得準確。可以宣佈祕密嗎，啊？」

「政治指導長同志，我不是用眼請看着倒，我是聽聲音和計算着倒的。我在一定的角度下握着酒瓶，於是我就照着聲音計算：一，二，三，四，五，——好了；一，二，三，四，五，——又好了。」

「噢，這個人，」瑪斯連尼考夫說，「打完了仗要在藥房管理方面工作。」

「再也不會，少尉同志，」彼底亞說。「再也不會。」

「那末打完了仗你要幹什麼呢？」薩布洛夫問。

「我要做供應那方面的工作，」彼底亞說。「在供應方面我要做得出奇的好。」

「我看你喝了酒了吧，彼底亞？」薩布洛夫問。

「是的，上尉同志。你們喝酒預祝勝利的時候，我也喝了。不過我喝得不多，」彼底亞說了又停了一下。關於伏特加竟違反習慣在他身上

起了作用的那件事他不說了，因為所有的食物貯藏都要告罄，他為指揮員們節省着糧食，一天當中他自己祇吃了兩塊黑的乾麵包。「打完了仗我要做供應上面的工作，像我從前同樣地工作。如果有人想戰後這將要是一件沒有興趣的工作，那他就錯了。我希望有這麼一個時候來臨，那時候我在一九三三年所做的一切在人們看起來會覺得是可笑的。從前我是王，因為我能够弄到五十袋馬鈴薯或是三袋洋葱。不過打完仗以後有一天人家要對我說：「彼底亞，第一去弄牡蠣，第二去弄白葡萄酒到工人的餐室裏來。」我就說：請。到吃中飯的時候就要有牡蠣和白葡萄酒。」

「不過你曾經吃過牡蠣嗎？」薩布洛夫問。「這一定是相當難吃的東西。」

「不，我沒有吃過……」彼底亞說。「我這是做個比方。我不過要說出一樣你們此刻想不到的東西。再給你們斟上嗎？」

「不，」薩布洛夫說，「够了。」他把頭垂在手臂上沉思起來。

彼底亞此刻說的是由衷之言，這是他的幻想。而幻想永遠不是可笑的。

薩布洛夫閉上了眼睛，沉思在這一年半來俄羅斯的土地裏不知埋葬了多少幻想、關於將來的思想、後悔和未實現的希望，不知有多少幻想、希望、思想和後悔的人們埋在這地下，已經永遠不再能使他們所想的事實現。而他覺得這一切可以實行，但是沒有現實；一切考慮過，但是尚未由死者們完成的責任以它的全部重量被放到活人的肩上，就像此刻放到他的彎曲在桌上的肩膀上。他考慮到戰後的一切情形將要如何，可是他不能想像這件事，就像他在戰前不能想像他此刻所遇到的事情一樣。

「爲什麼不高興起來？」華寧對他說。「將軍和你談話了嗎？」

薩布洛夫抬起頭來。

「我沒有不高興，我不過是在想。」他笑起來。「爲什麼一有人在那裏思索，你們就認得他是不高興呢？」

「彼底亞！」

「是。」

「拿着我的自動槍。我和你馬上就走。」

「往那裏去？」瑪斯連尼考夫說。

「去巡查陣地。」

「睡一會，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早上去……早晨比晚上更聰明些。」

「不，早晨去巡查它們——我的性命更寶貴些，」薩布洛夫笑起來。「我此刻去。」

「我跟你去，」瑪斯連尼考夫說。

「不，我一個人去，」薩布洛夫把一隻手放在瑪斯連尼考夫的肩上。「好了，米辛卡。你坐着並且要記住，指揮回隊的時候，最初半個鐘頭人家把他當客人招待。可是後來他重又是主人了。懂嗎？去睡吧。等我回來，我來叫醒你，我們就要談談明天的計劃。你也該打一會瞌睡。」薩布洛夫一面站起來一面對華寧說。

「我已經睡過了，」華寧微笑了一下。「無論怎樣也不能把政治報告寫完，睡着了三次。」

「你把這些報告寫得很枯燥，」薩布洛夫說，「枯燥得連你自己在這時候也要睡着，你自己想想看，別人讀的時候要怎樣睡法。」

他們兩人都大笑起來。

「你今天把精神振作起來，」薩布洛夫說，「寫一些出色的東西，讓人家讀起來像讀柯南道①②似的。嗚，過一會再見。」

薩布洛夫和彼底亞走出了掩護部。在他們走了以後瑪斯連尼考夫在牀上伸直了身體，立刻就孩子似的嗅着鼻子，睡着了。華寧坐在桌旁，把未完畢的政治報告放在面前而開始沉思了。後來爬到牀底下，從那裏拖出一隻剝落的油布箱，從裏面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普通學生用的練習簿來。在它的第一頁上寫着：日記。在罕有的空暇的時候他把各種不同的吸引他注意的事件和狀況記錄在這裏面。

他的日記簿放在今天的政治報告旁邊，他想或許他所要記入這本神聖的練習簿的東西正是需要寫在政治報告書上面的。人們從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的談話、思想、感情、事件——是他所記載的一切，因為這對於他是有趣的，或許正是這個是一般的有趣的，而他每天按照「肯定現

①②柯南道，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

象」『否定現象』分欄所寫的那個並不使他特別發生興趣，或許同樣地並不使那些閱讀的人發生興趣，他寫起來覺得枯燥無味，他們讀起來也是同樣地枯燥無味。

在這一分鐘裏兩布幕掀起來，安尼亞走進了掩蔽部。

『您好，政治指導長同志，』安尼亞說。

『您好，』華寧站起來迎她和她握了手。

『薩布洛夫上尉在那裏？』她問。

『到連裏去了，馬上就回來。』

『准許對您說話嗎？』安尼亞問。

『請啊。』

『指定到你們營裏來的助理軍醫克羅明珂，到指定的地方來了，』安尼亞說着行了一個軍禮。後來她放下手來微笑着問：『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快要來了嗎？』

『快了。』

『我希望趕快看見他。』

『和您有同感。』華寧說。『他快來了。坐下吧。』

他們坐下來沉默了一會。

『不要這樣看我。』安尼亞說。『我沒有請求這件事。』

『我知道，』華寧說。

『他也沒有請求。』她斷然地說。

『我知道。是我請求的。』

『您嗎？』

『我。』

華寧對安尼亞看了一眼，他想起了他自己失去的家庭而懷着善意的羨妒和意識到自己的不可挽回的幸福說：

『您在這裏是非常的仔。您自己不懂得這是多麼好。』

安尼亞沒有開口，她等他再往下說。

『您明白，』華寧說，『我很高興出力使你們在一起。我們在這裏和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常常爭論。我和他是完全兩樣的人。不過您看是怎樣一回事，要怎樣對您解釋它纔好。且慢，您不是早就知道我了嗎？』他突然打斷自己的話頭說。

「當然是的，華寧同志，」安尼亞說。「史大林格勒共青團員裏面有誰不知道您呢？」

「您曉得，我在這裏和薩布洛夫見面的時候，我們就爲了種植樹木而辯論起來。您記得，我們大家都在這裏，因爲種樹入了迷嗎？記得嗎？」

「記得，」安尼亞說。

「我和他爲了這件事爭執。他向我證明，我們既然須先看到戰事的發生，就應該少從事這件工作，而多多的從事許多其他的工作。我和他大體上甚爲同意了。不過您記得我們是懷着怎樣的熱情來做這件事，這是多麼的美好。您記得嗎？」

「記得，」安尼亞說。

「這是那樣的幸福，」華寧確信地說，「那樣的幸福。我永遠希望大家都幸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這個目的做的。有時我使用不需要的方策——爲了這個我寫額外的訓令。——總是爲了這個目的。我認爲至少永遠要這樣。」

華寧雖然是語無倫次地說着，而且前言不對後語，可是安尼亞懂得他是在說到一件時刻使他痛苦的事。

「就像此刻，」華寧繼續說，「雖然以前我一直覺得我一切都做得對，而且是爲了人類的幸福，不過現在我覺得薩布洛夫一定是對的：或許應該少從事於植樹，少要些體育行列上的自由行動，少要些動聽的言語和演說，需要多拿着來福槍階步和學習射擊。您明白嗎？」

華寧把落在額上的幾簇頭髮甩開，安尼亞就想起了好久以前的共青團集會，華寧在會議的講壇上演講，就像此刻一樣的衝動和不能自制，用熱情的眼睛看着大廳也同樣地把額上的礙事的頭髮甩到後面去。雖然華寧此刻所說她並不全懂，因爲他說的顯然不過是他和薩布洛夫辯論的下文——可是她突然明白在她面前坐着一個非常善良，非常和藹的長者。

「是的……」華寧突然打斷了自己的話頭。「所以我就是說：在周圍進行着一切這樣，天曉得，可怕的或是不可怕的，不過總之對人類是艱難的形勢的時候，您能和亞歷·西·伊凡諾維奇在一起我是特別的高興。在一塊總是好的。您怎麼，直接帶了東西來的嗎？」

安尼亞微笑了。

「東西在這裏。」

她朝一個塞得滿滿的大衛生皮包指了一指。

「還有的呢？」

「還有的——全在這裏，」安尼亞說。「沒有旁的東西了。」

她脫了大衣坐到桌子旁邊。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在這裏舉行植樹，」華寧說。「從前怎樣，將來也要怎樣。如果青年們對這件事並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踴躍，那末我們這班老共青團員，就要像以往一樣來担起這個責任。」

「我們當然要担任起來，」安尼亞說，她對他的熱心報以微笑，並且不由得想起了今天史大林格勒所表現的那幅畫圖。

躺在床上的瑪斯連尼考夫在大衣下面蠕動了一下，後來把臉上的大衣邊掀起來，對安尼亞看了一看。

「您好，」安尼亞說。

瑪斯連尼考夫很快地在床上坐起來，用大衣遮住腳，後來用腳在地上探摸，摸着了靴子，就穿在赤腳上，站起來走到安尼亞面前和她打招呼。

「您到底來了，」他說。

他這樣說使安尼亞很愉快，彷彿這裏等待她好久了。

「您想吃東西嗎？」

安尼亞否定地搖搖頭。

「想睡覺嗎？」

安尼亞又搖搖頭。

「什麼也不要，」她說。「看見您我很快樂。」

「我也很快樂，」瑪斯連尼考夫說。「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快要來了。」

「我曉得。」

「明天我們這裏一定會安靜，」瑪斯連尼考夫說，他或者是爲了要安慰她，或者不過是要繼續談話。「一定會安靜的。——他們總不能每天都像昨天和今天這樣的幹法呀。」

「我們這裏受傷的多嗎？」安尼亞問。

「多。不過已經全拖走了。您今天可以休息休息。」

「我不累。」

「噢，這兩天來怎麼會不累呢？」

「我不知道，我不累。」

要證明她並不累，安尼亞便搖搖肩挺直了身體。由於這個動作她的背上通過了一陣甜甜的風濕痛，她就感覺她是說了謊話。

「我的舊共青團員，」華寧說。「『朋友重相見』——好像有過這樣一張影戲吧？」

「有過。」安尼亞說。

「很久不看影戲了。這裏有一回接到一份『真理報』，我看了在莫斯科各電影院放映的電影一覽表。甚至連『三劍客』也在那裏做。」

「我在很小的時候看過『三劍客』。」安尼亞說。

「這一定是陶格拉斯·范朋克演的吧？」瑪斯連尼考夫問。

「是的。」

「不，據說，現在是別的演員們在扮演。范朋克死了。」

「難道是嗎？」安尼亞驚奇起來。

「死了，早就死了。瑪麗·璧克福[㊦]也死了。」

「難道連瑪麗·璧克福也死了，」安尼亞懷着真誠的悲傷說，彷彿這是最近一月來在史大林格勒所有發生事件中最悲痛的一件。

「死了，」瑪斯連尼考夫冷酷地說。

老實說他並不知道瑪麗·璧克福是活着還是死了，不過既然開始談到這個題目，他便要用自己的情報來使聽眾驚倒。

「那末裴斯開登[㊧]呢？」安尼亞露出驚惶之色問。

「死了，」瑪斯連尼考夫確信地說。

華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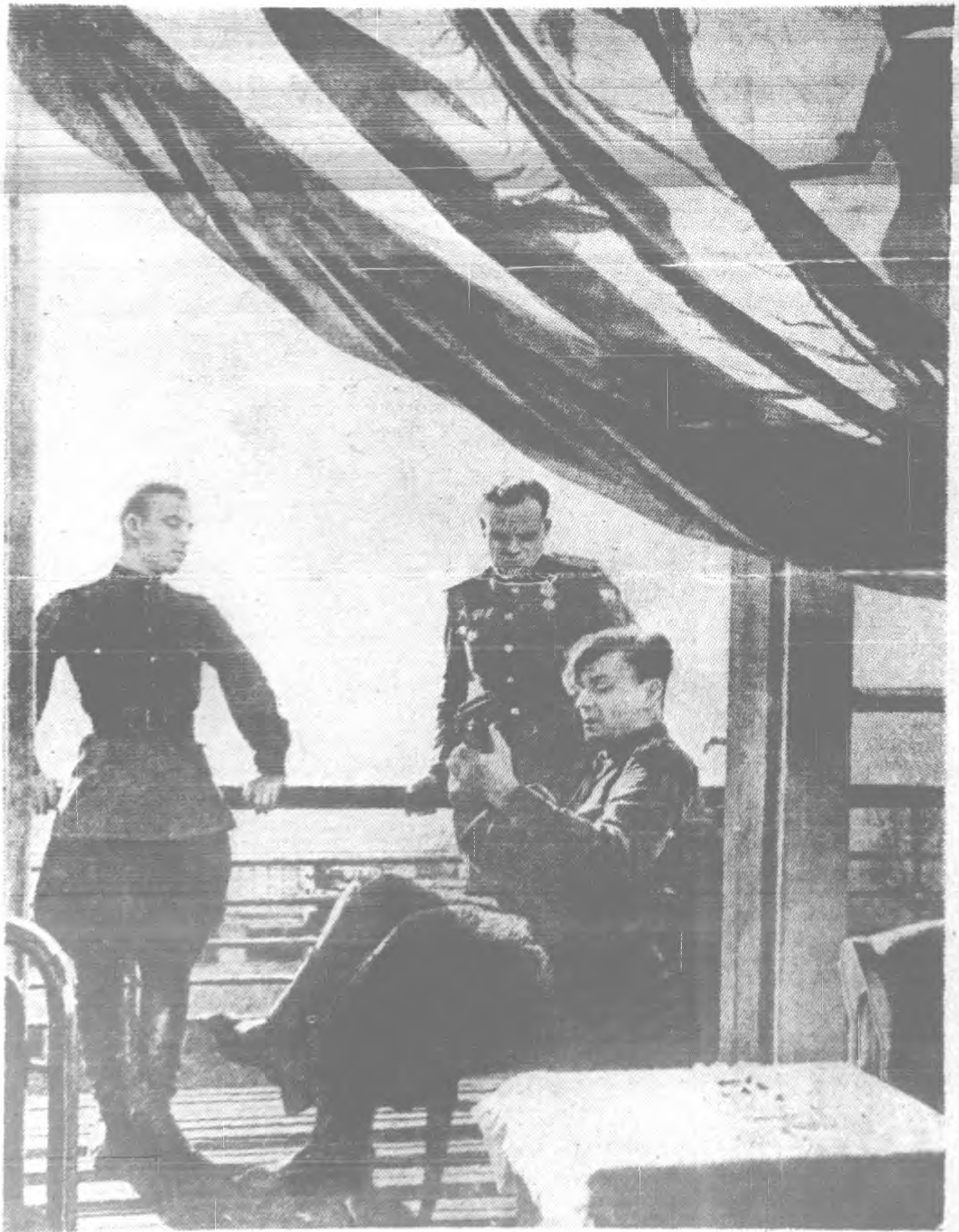
「你笑什麼？」

「你這樣說到他們，彷彿是在點那一連在最近一天一夜當中的損失，」華寧又更笑得響亮。

「他是一個很好的演員，」安尼亞說。她非常抑鬱不樂，因為裴斯

㊦ 瑪麗·璧克福為范朋克之妻，後離婚，二人皆美國好萊塢早期享有盛名之明星。

㊧ 裴斯開登本好萊塢明星，有『冷面滑稽』之稱。



傷癒的蘇聯軍官在黑海岸邊的療養院裏休息。

開登死了。她回憶起他的長長的，憂愁的，永遠不笑的面孔，她開始惋惜起來，因為死的正是他。

「他沒有死，」華寧對安尼亞看了一眼說。

「不，死了，」瑪斯連尼考夫激烈地反駁他。

「呸，算了，讓他去死吧，」華寧同意了，他想起了這場爭執在這裏，在史大林格勒的可笑的一面。「我要去查崗，」他穿着大衣一面補充說，同時他也用這樣讓人家明白談話是結束了，而且斐斯開登是活着還是死了到底並不是那麼重要。

「上尉已經在那裏巡視了，」瑪斯連尼考夫說。

「他或許在連裏的什麼地方被羈留住了。橫豎需要去察看的。我馬上就來。」

華寧便走出了掩蔽部。

「您無論如何要躺一會，」瑪斯連尼考夫說。「我們明天在這裏的屋角裏給您釘一張床，您暫時就睡在我的床上。」

安尼亞對他看了一眼，她雖然完全不想睡，不過她懂得如果此刻她不躺下去，再過三分鐘瑪斯連尼考夫一定會把他的提議再說上一遍，她便不再爭執了。她脫掉大衣和皮靴，躺在床上，用大衣緊密地一直蓋到頭頸。

「呸，我現在聽您說話，可是我不想睡覺，」安尼亞說。「您講講你們在這裏怎樣生活。」

「非常好，」瑪斯連尼考夫用強調地官樣的語調說，彷彿在他面前的不是安尼亞，而是帶着禮物從赤塔來的代表團。「非常好……」後來悟會過來這是安尼亞，對於這裏的情形知道得不見得比他少，便補充說：「非常好，今天一天裏把全部進攻都擊退了。」他這樣讓人家懂得「非常好」這個字不是關於他們一般的度光陰，而是關於今天的戰鬥是成功的。「上尉的神氣非常好。我們在這裏很代他操心。」

「我也是，」安尼亞說。

「可是他連一根汗毛也沒有碰傷。將軍偷偷地對我們說向上面呈請了給他列寧勳帶，因為他夜裏到雷米淑夫那裏去了兩次。還有什麼呢？我們在這裏因為見面的緣故喝了一點酒預祝勝利。而我在這時候心裏暗自為您乾杯。」

「謝謝。」

「您在這裏使我非常高興，」瑪斯連尼考夫說。「您知道，老是男人跟男人的時候，這個環境裏面不知怎麼很粗暴。」他感覺他的這句話結果是做作地丈夫氣和大人氣，他的雙頰便紅暈滿面了。

「或許，您想抽煙嗎？」他克制着窘態說。

「我不抽煙，」安尼亞說。

「戰前我也不抽煙。可是在這個環境中就無法克制。時間可以過得快些。您抽吧。」

「噢，好吧，」安尼亞說，她明白抽了煙可以使他得到喜悅。

他從上裝的口袋裏抽出放出那裏的唯一的一枝煙捲遞給安尼亞，而自己却開始捲香煙。後來明白過來沒有給她火柴，便跳起來，把香煙裏的煙葉撒了一地，劃了火柴送到安尼亞面前。安尼亞便抽起煙來，就像所有不會抽煙的人一樣，她微微吸了一口，便立刻噴出煙來。

普通捲起煙來很敏捷的瑪斯連尼考夫這次捲了很久並且很努力，然而却捲出了一枝又大又蠢笨的香煙，香煙的尾端還摺起了一大段多餘的紙，等它一被點着，在第一秒鐘裏它就像火把似的燃起來。

「或者您想吃東西嗎？」瑪斯連尼考夫問。

「不，謝謝您。」

「給您拿水來嗎？」

「不，謝謝您。」

瑪斯連尼考夫不作聲了。現在他的長官和同志的妻子在這裏，在他的保護下，而他懷着祇有兒童纔有的那種感人的親切對待她。

他希望用關切包圍她，讓她懂得，他是她丈夫的最好的朋友，她完全可以信賴他和一般的沒有一件事他不是樂意為她效勞的。

可是現在他把床讓了給她，她又抽了煙捲，然而結果似乎給她的喜悅還不如給他的多，而她此外又不需要什麼——不要吃，不要喝，和從她默默地躺着用疲倦的注意的目光朝他看着的那副神氣上判斷起來，甚至連話也不要談。

他們就這樣沉默了幾分鐘。

「米夏！」

「嗯。」

「您不是米夏嗎？」

「是呀，」

「您非常好。」

聽了「您非常好」這句話，瑪斯連尼考夫感覺雖然他和安尼亞一定是同年，可是她的神氣之中要比他大得多。

「米夏，」她閉上眼睛好像是想起了他的名字又重復了一遍。

等瑪斯連尼考夫問她什麼話的時候，她沒回答，他便明白她在閉上眼睛的那一瞬更立刻睡着了。

他一個人在靜悄無聲中坐在桌旁，這靜謐偶而被遙遠的交射所打破。

在離他兩步遠的床睡着了一個婦人，他的同志的妻子，她是非常的美麗（他覺得這樣），如果她不是他的同志的妻子，他可能會愛上她（他這樣想）；而其實他已經愛上她了（事實是這樣的，不過他自己永遠不會向自己承認這一點）。

他不知怎樣想起了他的哥哥和他的哥哥從西班牙回來以及後來從蒙古回來以後常常帶他去的那個莫斯科城下的羣繁的避暑地。而且應該是因為他的哥哥很多冒生命的危險，多次艱苦作戰，所以他喜歡在這些稀有的歸來中他的周圍是熱鬧和快樂的。

他常常帶着美麗的婦女們來避暑，先是帶一個，後來過了兩年又帶另外一個。他永遠是熱鬧，快樂，並且似乎一切——朋友和愛情——對於他都很容易得到。而瑪斯連尼考夫注意到他的哥哥因為這樣而常常有點煩惱。

一大羣人帶一個婦人到了避暑地，這個婦人在瑪斯連尼考夫看來是那樣無比地美麗，簡直寸步也離不開她，他的哥哥突然說：「米西卡，我們去打彈子，」他們便鎖起門來，玩起彈子來一玩就是三個鐘頭。可是等有人來敲他們的門一個女人的聲音喊：「柯里亞[㊦]（Коля），」的時候，他的哥哥便把手按在唇上說：「噓，米西卡，」他們便都不開口，一直到輕盈的脚步離開門口，他們再重新繼續玩下去。

他的哥哥說：「呸，讓他們去吧，」瑪斯連尼考夫奇怪起來：這件事使他莫明其妙並且覺得如果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喊他，他自己是不會能

㊦ Коля—Николай愛稱

够這樣不作聲和玩彈子的。

一個還不懂事的孩子的羨慕在他的心中蠕動着，雖然他和同志談話中間也像他們一樣裝出他知道得很多的樣子。

玩完了彈子，他的哥哥回到整個團體裏，對他方才不答應的那個女人非常溫柔而親切，好像是他準備爲她蹈湯赴火。但是他對瑪斯連尼考夫好像對一個共謀者似的神不知鬼不覺地霎霎眼，好像是說：『幸福並不在這裏面，親愛的，幸福並不在這裏面。』可是瑪斯連尼考夫覺得幸福正是在這裏面，因爲這是未曾身受的，而且一定是十分美妙。他想起了哥哥，避暑地和彈子戲，他想：哥哥現在在那裏呢？報紙上已經好久沒有登載他的事了。他突然想像哥哥是陣亡了，他便不由得想如果當時在避暑地的那喧鬧的一羣人們和婦人們知道了哥哥的噩耗，他們當然要談到他甚至一定要爲他乾杯並且要回憶他們怎樣和他避暑，而此外大約便不會有什麼了。

而現在薩布洛夫如果陣亡了，他想，那時候安尼亞將要怎麼辦呢？她一定會變得和此刻完全不一樣，對於她將要有一個可怕的結局。

對於和他哥哥在一塊的那些人們是不會有任何可怕的結局的，或者因爲這樣哥哥纔和他去玩彈子而不去答應他們的叩門。

現在假如不是薩布洛夫，而是哥哥愛着安尼亞，安尼亞和哥哥會在一塊，那時候又要怎樣呢？他會去玩彈子還是不會去呢，瑪斯連尼考夫自己問自己，他想一定不會去。

他又朝安尼亞看了一次，少年戀愛的煩惱——不是對她的愛，而是一般的正因爲戀愛的緣故——控制了他。他非常想活到戰爭結束，可以也到哥哥避暑地的那裏去，並且也不是一個人去，不過這要完全不像那樣，他不要去玩彈子而她要是美豔絕倫的。他開始想像她將要是怎樣的，不過當他攏統地想到她的時候，他便賦與她最稀有的品質，但是當他想像她的面部的時候，他不知爲什麼看見了安尼亞的臉。

他坐在桌子旁邊的凳子上打瞌睡，等華寧巡查了崗位回來叫他的時候，他吃了一驚。

『瑪斯連尼考夫，你沒有睡嗎？』

『睡着了一下。』

『薩布洛夫沒有來嗎？』

「沒有。」

「已經六點鐘了，」華寧道。「不會別樣，一定是鑽到考紐考夫的房子裏去了。別的地方都沒有他。這個一刻也坐不住的人。」

二十二

薩布洛夫果然是到考紐考夫的那所房子裏去了。

祇有在夜裏纔可以到那裏去，即便這樣大部分的路程也還是要爬，一面冒着衝到偶然的子彈底下的危險。

薩布洛夫和彼底亞起初沿着一座半毀的牆壁走，後來轉了灣。彼底亞在這裏渾身端正好了，彷彿是準備要跳躍的樣子。

「呸，上尉同志，怎麼樣？這裏是曠場。」

「我知道，」薩布洛夫說。

「怎樣，爬呢還是跳呢？」

「跳吧，」薩布洛夫說。

他們從牆後面跳過去，跑過了到第二座牆中間的三十公尺。在這座牆後面已經可以比較安全地鑽進那所房子。德國人聽見響聲，便在後面發出幾聲機關槍排射的軋軋聲。

「什麼人走路？」在黑暗中有一個聲音輕輕地問。

「自己人，」彼底亞說，「上尉。」

他們沿着牆又走了幾步。

「到這裏來，」那同一個聲音說。「這是您嗎，上尉同志？」

「是我，」薩布洛夫說。

「到這裏來，不要碰了頭。」

薩布洛夫跳過來下了幾層階石。他們摸索着在角落裏轉了灣便走進地窖。

這就是如克少尉曾經在這裏將躲藏着的德國人一網打盡的那個大鍋釜間的一部分。（兩月以來時勢都改變了：昔日認為危險的那個地方此刻在這個夷為平地的城市已經算是舒適的場所。）半個鍋釜間被一個五百磅炸彈的命中打塌了。放在當中的鍋釜都被炸壞了，奇形怪狀地捲曲起來的鐵片醜惡地堆滿了地板的一部分。但是鍋釜間另外較小的一半却

是完整的：砲彈不能打穿它的鞏固的土敏土的防禦工事，而德國人無論如何不能使第二個炸彈直接命中。

在牆角對着德國人一面的那兩座牆上炸出了許多小孔和做出一些像是砲眼，裏面架着四架機關槍的東西。在兩個地方露出樓梯腔來，有幾段不知從什麼地方拖來的殘餘的救火梯直接通到在天花板上鑿穿的洞那裏。牆壁上被炸彈扔中而形成的一個裂口用鍋釜的裂片堵塞着，仍舊還留下一個出入口的那地方掛着將四片縫在一起的防雨布帘。薩布洛夫跟着陪伴的人正是從這裏掀起雨布走進了鍋釜間。

鍋釜間裏煙霧瀰漫。一隻手製的鐵爐直接放在土敏土地上，裏面的木柴劈拍響着。煙囪穿過牆壁，通到外面，可是它裝得不結實，每一節裏都有煙鑽出來。有一個人蹲在爐旁，五六個人並排睡在屋角裏用兩隻彈簧墊和幾個從被炸壞的汽車裏撕下來的皮坐墊搭成的床上。

等薩布洛夫走進來的時候，坐在火旁的那個人跳起來向薩布洛夫行着軍禮問道：

「上尉同志，吩咐叫醒考紐考夫嗎？」

「叫醒他，」薩布洛夫說。

「上士同志，上士同志，」那個紅軍戰鬥員開始搖醒睡得離開其他的人們稍微遠一些的一個人。

考紐考夫跳起來，一面繫着革帶一面向薩布洛夫跑過來。

「准許報告，」他在三步之外停下來，大聲結結巴巴地說，「縫紉街上號房屋的衛戍隊在戰鬥的準備中。沒有病人。傷兵有兩個，沒有特別事件。上士考紐考夫報告。」

「你好，考紐考夫。」

「希望您康健，」考紐考夫說，他退後一步，重又挺直了。

不管他全部的軍紀，在考紐考夫的外表上有了一種新的，如果可以這樣說法，微微帶有游擊的，在重圍中耽了好久，不斷地以生命冒險，被和其他的世界切斷的人們所有的神氣。考紐考夫的革帶仍舊像從前那樣縛得緊緊地連兩隻指頭也塞不進。可是船式帽却豪爽地歪戴着，不像從前的樣子，腰帶上掛着一枝放在黑色三角形的盒子裏的德國巴拉貝魯式手槍。

從那個紅軍戰鬥員請示：「吩咐叫醒考紐考夫嗎？」而自己不能決

定做這個動作的樣子上，從考紐考夫雖然是和所有的人睡在一塊，可是稍稍離開一點的樣子上，和一般地從控制着衛戍隊的嚴格的秩序上看來，薩布洛夫便懂得在這些日子中考紐考夫一躍而為這裏赫赫有名的人物。這個思想使薩布洛夫微笑了一下。

「好久沒有到你這裏來了，考紐考夫。我來看看你們過得怎樣？」

「過得很好，上尉同志，」考紐考夫說了又重新開始挺直了。

「吩咐把他們喚醒嗎？」考紐考夫問。

「不，爲什麼要叫醒呢？他們累了，一定是的吧？」

「一點也不錯，他們累了。」

「這就是你全部的人嗎？」

「無論如何不是，不是全部的。一半人在站崗，一半人睡覺。如果祇要沒有進攻，我們便輪流作戰。」

「如果有進攻呢？」

「如果有進攻，大家都在崗位上，按照着表格。安東諾夫（АНТОНОВ），」考紐考夫喊道。

「是。。」

「給上尉同志搬一張小凳子到爐子跟前，」考紐考夫說。「快一點。一隻腳在這裏，一隻腳在那邊[㊦]。」

小凳子沒有找着，戰鬥員拿來了兩隻汽車上的靠墊代替凳子，將它們放在離火光熊熊的小爐稍遠的地方，自己重又開始發火。

「噢，好了。幹什麼，幹什麼，考紐考夫，」薩布洛夫說。「坐下吧，」他自己坐到火邊。

考紐考夫也斜坐在他旁邊，不過即使坐在低低的汽車靠墊上，他仍舊設法保持伸得筆挺的樣子。

「意思說，你一個人守在重圍裏嗎？」薩布洛夫說，

「正是，」考紐考夫說。「現在坐了第三個晝夜。在連長被打死以後我便被留在這裏代替他。可是昨天夜裏送來一道命令把我們編到一排裏去並且派我代替排長。」

「排裏有多少人？」

「十五個人，」考紐考夫說，「我也算在裏面。」

[㊦] 俄語。叫他趕快的意思。

「從前呢？」

「從前是十七個。兩個人在昨天和今天當中因為死的緣故出缺了。意思說被打死了？」他闡明了他自己的，連他也覺得是藻飾的用語。

「你怎樣分派你的軍隊？」薩布洛夫問。

「准許報告。意思是這樣的。白天有四個人一直和機關槍躺在砲眼旁邊。兩個人在壕溝裏一面坐一個，叫他們從兩翼上看守着不讓抄後路。他們躲得很好，而且有一條通路從地窖直接通到那邊，使他們要爬的時候，頭不會被削掉。看，這個洞通過去，看見嗎？兩個人一直在第一層上值班：注視着前面不要讓他們走近。他們被遮掩得固然少些，不過防禦工事却築好了。我們從坦克上拖了一個砲台到那邊去，加了許多磚瓦。馬克西摩夫（Максимов）昨天被打死了。不知道嗎？」

「好像知道。」

「那樣一個紅頭髮的。從前在我的班裏的。」

「啊，記得的。」

「呶，昨天打中了他。在那邊有上帝保佑。一切都按照秩序預先指定好了，上尉同志。您自己可以信得過。」

「一定的，」薩布洛夫說。

「暫時不想嚐嚐馬鈴薯嗎？凍的，不過格外甜些。」

「你從那裏弄來的馬鈴薯？」

「昨天夜裏偷偷地跑到被打死的女人和孩子們住的那個地窖那裏。記得嗎？」

「記得。」薩布洛夫說。

「我們跑過去。我親自跑過去。那邊被炸得撒了一地。我拾了半口袋。您不吃凍的嗎？」

「不，爲什麼不吃？吃的，」薩布洛夫說。

「我們馬上把一切都弄好，」考紐考夫說。「安東諾夫，把馬鈴薯翻一個身。它從一面是煎不熟的，需要把它翻一翻。等一下，我自己來。」

考紐考夫站起來，從腰帶裏拔出一把戰利品的闊闊的刀來開始翻煎鍋裏的馬鈴薯。

「上尉同志，我們的事務就在這裏。我喜歡一切都有秩序，每一件

事都安排好。您嚐嚐馬鈴薯，」他從火上把盛着馬鈴薯的煎鍋拖下來放在地上說，「請用小刀。沒有叉子，我們保不住它。」

薩布洛夫拿了刀，手被燙痛着，吃了幾個小馬鈴薯，因為長久不吃的緣故，他覺得它們是非常可口。

考紐考夫腰間的革帶上有一個盛伏特加的德國水瓶在搖幌着，他想開上尉喝酒不喝，可是紀律克服了他：他決定長官自己知道什麼時候喝酒，什麼時候不喝，而且向上尉提議這件事也不方便。

「你怎麼不吃呢？」薩布洛夫問。

「您嚐，我們等一等再吃。」

薩布洛夫吃了一點便將煎鍋移給考紐考夫。他也拿了刀，迅速地吃了幾個馬鈴薯，便叫來一個值勤兵對他說：

「去叫醒戰鬥員。晚餐預備好了。」

薩布洛夫站起來說：

「呸，好了，在他們吃的時候，我們到上面去一下。」

「是，上尉同志，請這邊來，」考紐考夫把薩布洛夫領到救火梯前，停下來，向值班兵作了幾個兇狠的記號，意思說他來的時候大家一定要挺直了，威風凜凜的不要使他，考紐考夫，難堪。

他們順着救火梯爬到上面。從前這梯子是以備以攀到六七層樓，到天空去的，可是現在他們沿着這段殘梯一共祇上了七八級便好像已經到了天空了，雖然事實上這一共不過是第一層，比地平面僅僅高出一點。

夜是黑暗而寒冽的。

「上尉同志，彎下腰來，靠近欄杆，」考紐考夫低語說。「這邊不能不能，要撞痛的。」

他們彎着腰走了十步光景便在牆壁殘剩的一角後面找到了哨兵中的第一個。他躺在碎片後面，碎片上斜放着兩條軌道，它們上面有幾個或是裝着沙，或是裝着土敏土的袋。他的兩邊也圍着同樣的袋。

「西道洛夫（Сидоров），」考紐考夫低語說。

「是我。」

「你在觀察什麼？」

「什麼也不觀察。」

「凍壞了嗎？」

「凍死了。」西道洛夫說。

「忍耐一下，就要換班了。你要去煎馬鈴薯。你今天代替廚子。」

「祇要能到爐子旁邊，」西道洛夫說。「在那裏你要什麼我就給你烘什麼，好冷。」

「噢，觀察吧，」考紐考夫說。「沒有命令嗎，上尉同志？」

「沒有，」薩布洛夫說。

他們就這樣爬到第二個觀察者那裏，他站在一個放在牆壁廢墟中間的坦克砲塔裏。砲塔上面的昇降口現在開着，觀察者站在裏面，祇有一個頭露出來。

「冰窖似的砲塔。裏面冷得厲害呀，」考紐考夫說，「噫，冬天在坦克裏工作一定是冷得厲害。」

「不錯，冷得厲害，」薩布洛夫同意說。

「我們已經在裏面放了一個墊子，」考紐考夫說，「拖來了幾條被頭，可以坐坐。冬天不知將要怎樣，如果有寒浪來襲，一月和二月裏簡直是受罪。在這裏要怎麼坐法呢？簡直至少要把兩份伏特加給那個在這裏值班的人。」考紐考夫把這個坦克砲塔這樣設法，彷彿這是一個固定臺，而且彷彿毫無意義地他和他值班兵們在一月和二月裏還要坐在這個砲塔裏似的，「不過等春天來了，太陽曬曬，那時候就可以好過些，」考紐考夫繼續着自己的想法。「你在觀察什麼，加爾李連考？」

「這裏稍微悉索了一陣，」加爾李連考低語說。「現在靜下來了。」

「噢，看吧。沒有命令嗎，上尉同志？」考紐考夫像上次一樣重又問薩布洛夫說，而那位也像上次一樣回答說：「不，沒有。」

後來他們視察了房子兩旁的兩個外面的崗位便回到地窖裏。

考紐考夫的決定性的手勢的效果現實了：地窖裏所有的人都縛緊了革帶，外表雖然是破破爛爛的。（近來這成爲史大林格勒的共同的不幸，）不過多多少少都是雄糾糾的。

考紐考夫和薩布洛夫走進來，一面做出那樣的動作，彷彿他在用眼睛尋搜什麼人，但是這時候一個紅軍戰鬥員已經跳到前面，在薩布洛夫面前站下來，高高興興地報告說：

「上尉同志，我們一排人在進餐。」

「吃吧，」薩布洛夫說。「進餐吧。意思說此刻就要去換班了嗎？」
薩布洛夫對考紐考夫說。

「正是。」

他們倆走到現在出空的草墊面前坐在上面開始談到薩布洛夫關心的各種事務——關於考紐考夫有多少彈藥，它們收藏在什麼地方，是在不同的地方還是都放在一塊，如果在兩三天夜裏不能送來任何東西的情形下食糧還可以足敷多少時候——上面的交射突然接二連三地，以不大的間隔響了三響。

「西道洛夫，」考紐考夫跳起來喊道：「在向各個地方作預告，」他對薩布洛夫說。

「上尉同志，怎麼樣，和我一同到上面去呢還是在這裏？」

「到上面去，」薩布洛夫說。

爬到上面，他們和跳起來的紅軍戰鬥員們一同躺在用碎磚片和土敏土袋疊成的胸牆後面。

夜襲繼續了將近一小時。

德國人三個一羣，五個一羣，十個一羣的企圖從四面八方逼近房屋，用連珠彈似的自動槍排槍雨點似的撒到斷壁上。子彈在非常近的地方一會在這裏一會在那裏掠過耳朵。有一打手榴彈就落在牆邊，彈片打進牆裏。可是德國人普通在夜襲裏總是胆怯的，最後在損失了幾個人以後，他們在房子前面奔走了一陣便走了。一切重又歸於寂靜。

薩布洛夫到了下面的地窖裏向考紐考夫發了幾個關於將來的命令。天已經開始微微發亮了。薩布洛夫決定了無論如何要達到營裏，便和彼底亞一同走出去。可是他們剛到牆壁盡頭在露天爬的時候，機關槍的排槍便連珠砲似的直接在他們的頭頂上和前面咯咯地響起來打在地上，他們除了退回到牆後面去一無辦法。

「你們祇好在我這裏暫住一天，上尉同志，」走出來送他們在他們旁邊的考紐考夫說，「如果他們已經發覺了，現在便要一直撒到夜裏。您在我這裏等等。意思說，今天您的命運是這樣。」

薩布洛夫沒有固執。他慎重地考慮，自己也明白考紐考夫是對的，他便決定在這樣留到夜裏，而且現在晨曦和日落間的間隔一共不過十小時，而營裏在他離開的時候有華寧和瑪斯連尼考夫留在那裏。

在一天中他仔細地觀察了考紐考夫的場所，並且命令將機關槍中的一架移到比較方便的地方。餘下的一切都井井有條。他幾次走到上面——考紐考夫以他特有的反語稱它做「瞭望台」，觀察德國人的行動。

這一天中他們的舉止比較安靜，至少對於考紐考夫的那所房子是如此，一直到日盡四點鐘的時候，他們立刻開始朝這所房子開了將近十五個重砲彈，特別是穿過它——向其他各連駐紮的地方打過去。

這以後德國人以三個團體轉向指揮站和右翼第一連進攻，考紐考夫的房屋在地點上的便利立刻就辨別出來了。從這裏，尤其是從第一層的觀察站上如果不能看見所有的一切，那末無論如何也可以看見許多。德國人在酣戰的時候並不掩藏在交通路裏，他們跳到一塊地方，這塊地方營那一邊並不通，但是從觀察站上却看得見，親自蹲在上面觀察站上的機關槍後面的考紐考夫懷着激怒向他們密射，跳過廢墟中間的人形便倒在雪上。

忘記了自己平常的服從，考紐考夫竟把他的興奮的臉轉向薩布洛夫，擠着眼，傲然地把舌頭弄得闐闐地發響。

德國人在準四點鐘的時候，（薩布洛夫非常記得這時間，因為他恰好看了錶。）向營參謀部突破了，——這是從聲音上判斷起來，因為在廢墟後面已經不能觀察到他們。經過一分鐘的令人沉靜以後那邊立刻有五六個手榴彈的爆碎響響起來，後來又有兩響，後來又是五六響。在這一分鐘裏薩布洛夫被一種他努力要從身上拂去的令人心靈緊縮的感覺控制住。這是和不能克制的悲痛的預感所混合的驚惶。從他到史大林格勒以來薩布洛夫在這一分鐘內第一次想到他的神經一定出了毛病，而且在新的手榴彈爆炸以後，這個驚惶之感重又回返的時候，他開始心神不定起來。推開了考紐考夫，他自己仆倒在機關槍面前冷靜地株守着，一面開始朝後退的德國人接二連三地放出排槍。

這使他心神稍微安定一些，可是驚惶却始終沒有消失。他恨不得此刻就在營裏，雖然從手榴彈的爆炸已經停止和德國人現在往後爬的情形判斷起來——顯然地即使進攻是向着營參謀部而來，那麼此刻它也同樣被擊退了。

半小時後一切重又歸於寂靜，祇有稀疏的砲彈飛過房屋落在後面。

在六點鐘的時候薩布洛夫朝雨幕窗簾後面瞥視了一下發覺暮靄已經開始下沉了。

「時候到了，」他說。

「上尉同志，准許報告，」考紐考夫朝他說。『請忍耐一下。再等十分鐘。等天黑了再走。』

「噢，好吧，」薩布洛夫說，『再等十分鐘。哦，』他突然想起來，『你得到的勳章下次來帶來。我要特地差人到師裏去。』

「多謝，多謝，」考紐考夫說，『真是感激不盡。』

「怎麼，高興得到勳章嗎？」薩布洛夫問。

「誰能不高興它呢？」考紐考夫說。『祇有瘋子纔不高興它。可是我有自己的驕傲，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他是第一次這樣稱呼薩布洛夫，『戰爭以後我們或許會在什麼地方遇見。您看見我就說：哦考紐考夫來了。或者我娶了妻子。我是個鰥夫呀。或許您要抽煙嗎，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他說着便拿出了一個盛劣等香烟的小錫盒。

看得出，他此刻這樣隨便地稱呼薩布洛夫是因為他們初次談到戰後將要怎樣的談話，那時候他重又成爲平民，將來如果遇到薩布洛夫，他正是要這樣——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稱呼他的。

「噢，怎麼，我們抽一枝嗎？」薩布洛夫說。

「爲了我們坐守在這裏，」等他們抽完了煙考紐考夫說。『或許會給我們一顆賞章，就像爲保衛希泊卡（Шипка）^{③④}一樣。啊，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

「或許會。」

「在希泊卡一切都是平靜的，」考紐考夫一面傾聽着降臨的寂靜說。

在薩布洛夫聽見在後面的營裏有遠遠的手榴彈爆炸聲和他將它抑止但是不能將它克制的痛心的預感控制他的靈魂的那一分鐘裏面，由於奇異的巧合恰巧在這一分鐘發生了他所提心吊胆地害怕着的那一件不幸。

德國人爲一日來向兩連幾次進攻的失敗而煩悶了，他們決定了不長
^{③④}希泊卡在巴爾幹半島，在土耳其邊境附近，俄土戰爭中希泊卡之役甚爲著名。

艱難毅然從事，便突然在短短的迫擊砲準備之後，聚集在廢墟中間，也不遮藏，奔跑着，跑過石頭，直撲營指揮部而來。

在他們跳過來的時候，指揮站上祇有瑪斯連尼考夫，（他從連裏到這裏來打電話給團長），兩個就在掩蔽部入口上面的機關槍窠裏的機關槍手和三四個並排坐在自己的掩蔽部裏的聯絡兵。安尼亞在這一分鐘正巧在給其中的一個剪開了衣袖，包裹受傷的手臂。

當德國人出現以後，機關槍手們休止了一秒鐘——他們的保彈帶歪曲和纏結了一剎，幾個德國人便躍過了那塊死氣沉沉的空地，在下一秒鐘機關槍便把其餘的人在那上面打死了。

跳過來的那些人們躺在石頭後面完全和掩蔽部並列着，有幾個手榴彈飛到壕溝裏和交通路裏。

在第一分鐘裏安尼亞弄得莫明其妙：她祇聽見爆炸的聲音和看見站在她面前的，她替他包手臂的那個高大細長的聯絡兵突然掙開了她，把腰帶從她手裏拉過來，後面拖着鬆開的綑帶，兩臂一伸仰着跌下來，當場被手榴彈的彈片炸死了。

安尼亞朝他俯下身來，這時候第二個聯絡員把她那樣粗猛地推了一下，她竟跌到壕溝底下去了，等她抬起眼來，她看見那聯絡兵抓着一枝自動槍，站在壕溝上面在向什麼地方開槍。

安尼亞跌了下去，臉在一樣什麼僵硬的東西上疼痛地撞了一下——這是被打死的聯絡兵的躺在壕溝底上的自動槍。她找到了自動槍，把它放在壕溝的胸牆上，也像第二個聯絡兵一樣地站起來，還沒有看清楚她到底是要往那一面開槍，便開始射擊起來。

後來她看見瑪斯連尼考夫從左面的掩蔽部跳出來，彎着腰像孩子似的（她不知爲什麼正想起了這一點，）把手榴彈從腰帶裏摘下來，一個連着一個地朝前面扔了四顆小手榴彈。

後來機關槍又答答的響起來了，有一個人用聽不懂的言語喊着，前面有一樣東西朝他們飛過來，聯絡兵在壕溝裏把腰彎着，她也依樣做了，在上面立刻發出三四聲爆炸的響聲。

聯絡兵重又站起來開始放槍。她也試試看，可是一按了扳機，她便感覺不能再往下放槍了，因爲最初的排槍她射完了整個的子彈盤現在裏面沒有子彈了。

她彎下腰來開始觀看壕溝裏什麼地方還有別的子彈盤沒有。離她兩步之外果然有一個子彈盤：在被打死的聯絡兵腰帶上的厚粗布袋裏。她迅速地在壕溝裏跑過去，俯下身來，不知爲什麼本來是要解下革帶把子彈盤從小袋裏拿出來的，她却解開了聯絡兵的腰帶開始把子彈盤和小袋一同掏下來。

在史大林格勒的數月以來她已經習慣了人們在離她很近的地方射擊和被打死的情形。可是自己親手放槍的情形還從沒有遇到過，所以她完全不知道怎麼辦，她解下了子彈盤又向四下張望了一下，看見瑪斯連尼考夫重又站在壕溝上面，一面吶喊着什麼話，重又扔手溜彈。

她自己心裏想着他是多麼勇敢便解下了子彈盤走回到她放自動槍的地方去。

可是等她彎着腰要把自動槍豎起來的時候，有一樣東西飛過她的頭頂落在壕溝裏。她看見在她和用自動槍射擊的那個聯絡兵中間有一個德國手溜彈在壕溝裏旋轉着，——她以前看過它們許多次，——像我們的，不過是裝在一根長的木棒上。她忽然想，這像一個地黃牛。聯絡兵放下自動槍跌到壕溝底上。

安尼亞不知爲什麼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她駭了一跳，因爲此刻這個手溜彈把聯絡兵打死了，她想起來她曾在什麼地方讀過或是有什麼人對她說過在這樣的情形下需要抓住手溜彈把它扔回去。

她迅速地跑了離她和手溜彈中間的三步路抓住了手溜彈的旋轉的柄，她感覺這根柄是多麼長啊，在下一秒鐘她更想她會把手溜彈扔得非常遠，因爲它的柄是這麼長。

在這一分鐘裏手溜彈在她手裏爆炸了，安尼亞已經什麼都不懂得，人事不省地跌到壕溝底上。

瑪斯連尼考夫在酣戰中並未立刻注意到發生的一切。他痛憤地把事先在壕溝的掩蓋裏，在掩蔽部的出口處準備好的手溜彈向德國人扔過去。他大約把它們一個連着一個地扔了十五個，一直到最後在第二連裏聽見了戰鬥的聲音，他猜到指揮站上大事不妙和派遣了幾個自動槍手到德國人的翼上那時爲止，這些自動槍手們選了一個便利的位置，從那裏比較迅速而靈活地射死了幾個衝過來的德國人，其餘的就被迫後退了。

等瑪斯連尼考夫下到壕溝裏，他看見安尼亞躺在兩個死的聯絡兵中

間——兩個，因為在手榴彈落下來的時候俯仆的那一個也被打死了。

安尼亞凝然不動地躺著，頰部難看地貼著壕溝的邊上，在她的往後投的手裏緊握着就這樣留在那裏，甚至在手榴彈爆炸的時候也沒有落下去的木柄的斷片。

瑪斯連尼考夫向安尼亞彎下腰來，後來跪下來，從口袋裏抽出手帕擦去她臉上的血。血是因為一塊小小的彈片把額上近髮根的地方擦破了而流出來的。

瑪斯連尼考夫幾次呼喚着安尼亞的名字，可是她沒有回答，雖然她是微弱地呼吸着。她的上裝被打破了幾個地方，肩膀和胸部被打穿了。

由於一種純粹的偶然整個手榴彈差不多都炸在一邊，炸在俯仆的那個聯絡兵一面，所以他整個人完全被碎片炸掉了。可是安尼亞身上祇落了幾塊碎片：就是落在額上的這一塊小小的碎片和落在胸口和肩部的兩塊。或者什麼地方還有，不過瑪斯連尼考夫沒有看見。但是這一定是重傷：她幾乎不呼吸了。

小塊的雪花落在壕溝裏，落在安尼亞的臉上，她的大衣上，和瑪斯連尼考夫的光頭上，他朝安尼亞俯着身體把頭上的飛行帽脫掉了。

他仍舊跪着，不知疲倦地，幾乎無聲地繼續重復呼喚她的名字，他的心中懷着難以想像的憂愁和無助的心情。

他這樣或許站了一分鐘，或許站了五分鐘，後來他仍舊不知道怎麼辦，可是他順從着本能的心靈的要求，把手插到安尼亞的身體下面，把她托起來。這時候她的頭無助地往下垂着，這個無意志的動作把他駭了一跳，他先抱着她在壕溝裏走來走去，後來和她爬到胸牆上，在上面跨了幾步，下到交通路上，臂中仍舊抱着她走進掩蔽部。他將她放在他自己的牀上，放在疲倦的她在那上面睡了這一夜的那隻牀上。

直到此刻他纔看見她的肩上仍舊掛着一隻大醫藥皮包，華寧昨天問到它說難道這是她全部的財產嗎，安尼亞說是的，是全部。

他把她的頭舉起來，除下皮包放在床底下。後來倒暈着，一面仍舊看着安尼亞，一面拿了電話筒打電話到營裏給參謀長，告訴他這裏有死傷的人，而助理醫生本人也受了重傷，如果可以的話叫他派一個醫生或是助理醫生來，因為他這裏一個人也有。那邊答應了他，他掛了聽筒

，從掩蔽部出去發出在重復進攻情形下的調度——可是德國人暫時沉默着。

瑪斯連尼考夫回到掩蔽部裏，坐在牀上，坐在安尼亞旁邊朝她看了一眼，發覺從額上的小創口裏重又有一縷血沿着面頰往下流，經過了整個面部。他重又抽出手帕把血拭去，他繼續這樣坐着，幾乎什麼也不想：他等待着醫生或是助理醫生來了要說些什麼。

安尼亞的臉是異常的慘白和平靜，假如不是額上的這個小創口和上裝的暗色血漬，那末可能想她是睡着了。這個平靜和不能發覺的傷口把瑪斯連尼考夫駭壞了。他已經多次看見流血的，醜惡的傷口，在這個以後人們仍舊活着，他知道不能發覺的傷勢相反地常常置人於死地。

他坐着，彷彿這樣可以有所幫助的似的拭去流到安尼亞的額上的血珠，想着薩布洛夫要怎樣來法和他對他說什麼。

後來他想起了放在他箱子裏的在十月七日以前人民委員會送來的禮物：裏面有幾塊巧格力，餅乾，煉乳和還有什麼，——這一切他都沒有動，因為他想等薩布洛夫和安尼亞結婚的時候送給他們做禮物。後來他又痛苦地想，他要對薩布洛夫說些什麼。後來有一個思想掠過他的腦際：也許這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好起來。他又一次聽聽安尼亞的呼吸。她呼吸得非常微弱，幾乎不呼吸。那時候他明白她一定甚至是準死無疑了，或者是非常快，甚至在醫生未來之前。和她這樣默然相對是那樣的難受，使他竟想起了德國人，他一瞬間惋惜他們竟不再來進攻一次，他就可以忘掉一切，手裏拿着自動槍從這裏出去射擊。可是德國人好像是故意的，他們是十分的安靜。然而他想他們做一切的事永遠都是顛顛倒倒的。至於時刻：要他們來進攻而他們却不來的這件事，他也把它記在德國人的賬上——這使他暴怒起來。是可安尼亞額上的血仍舊有新鮮的血滴流出來，他便再三地拭去它們，在不知不覺之間，一條手帕竟都濕透了。那時候他便把手帕扔掉，爬到牀底下他的箱子面前，在裏面翻了一陣，找着一條乾淨手帕。他站起來的時候，看見了走進掩蔽部的醫生。

「受傷的人在那裏？」醫生問。

「就在這裏，」瑪斯連尼考夫指着說。

「啊，是克里明珂，」醫生以他的使瑪斯連尼考夫驚奇的職業化的

鎮靜的動作推開了錶上面的衣袖，拿着安尼亞的手把脈，後來，他解開安尼亞的腰帶，割開上衣的肩部檢查傷勢，胸部的傷勢使他蹙眉。他趕快包了傷口，用他的謎細的近視眼向瑪斯連尼考夫看了一眼說：

「需要立刻撤退。」

「怎麼？」瑪斯連尼考夫說，「噢，怎麼？」

「這祇有在手術檯上纔能斷然地決定，」醫生說，他認為談話結束了，便向街上喊道：「衛生兵！」

「您這裏沒有其他的傷兵了嗎？」他問瑪斯連尼考夫。

「沒有。」

「可是您呢？」

「我怎麼？」

「您不是受傷了嗎？」

「什麼地方？」

「頭上呀。」

瑪斯連尼考夫摸了摸頭，等他把手拿下來的時候，手掌是紅色和粘着的。

「噢，這不算什麼，」他說，這並不是硬沖好漢，而是因為他實在一點也不覺得疼痛。

「來，來，」醫生說着走近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盛火酒的小瓶，用棉花浸濕了擦瑪斯連尼考夫的太陽穴和額部。瑪斯連尼考夫感到一陣疼痛，因為酒精刺激了皮膚。

「是的，果然是不算一回事，」醫生說，「你們營裏有衛生指導員嗎？」

「應該在什麼地方。」

「叫他給您包裹起來，不然要有污穢進去。」

這時候衛生兵已經把安尼亞從床上搬到帆布擔架上，他們等待着醫生的時候便把擔架放在地上。把安尼亞放在地上的那件事在瑪斯連尼考夫看來是粗魯和可惱的，雖然他以前看過十次將傷兵放在地板上或是直接放在地上的情形。他不情願她這樣躺在他們腳邊的地面上，他便對耽擱下來的醫生說：

「那末是事情完了吧。」

「是的，完了，」醫生說。「我們走吧。」

衛生兵把擔架抬起來的時候，安尼亞的一隻手無助地垂下來。衛生兵便把它弄好，重放到擔架上。

瑪斯連尼考夫跟着醫生走出來。衛生兵已經轉灣到壕溝曲折的部分後面去了，他祇看見走在後面的衛生兵的背影，一秒鐘後醫生的狹窄而曲背的後影也在那裏被遮住了。瑪斯連尼考夫從這個這樣陌生的和斷然離去的曲背上明瞭地感到無論安尼亞是會活下去或者死掉，他是永遠再也看不見她的了。

他仍舊繼續木然地又站了幾分鐘，目送着走去的人，直到附近的地方重新有自動槍響起來為止。

他如釋重負地想現在重新又開始了，他可以什麼事也不想，祇要命令和射擊了。他懷着這個思想從壕溝裏爬出來，跑到第二個壕溝裏，蹲到躺在壕裏的已經向進攻的德國人射擊的機關槍手面前。

二十三

薩布洛夫在暮色降臨後立刻回到營裏。祇有瑪斯連尼考夫一個人坐在桌旁作報告。他的頭披用繩帶馬虎地斜包着，有一處地方濕透透來。

「怎麼，受傷了嗎？」薩布洛夫問。

「擦破了，」瑪斯連尼考夫回答。

「華寧在那裏？」薩布洛夫說。

「到團裏去見新指揮。」

「哦，不錯，現在我們的是雷米派夫，」薩布洛夫想起來了。

「是的，」瑪斯連尼考夫說。「所以他去見他。」

他重復了這句話，關於華寧很高興有機會去可以同時打聽他們把安尼亞送到什麼地方去了的那句話却一字不提。

彼底亞在雨布幕外把鍋子弄得很響。薩布洛夫和瑪斯連尼考夫在桌旁面對面地坐下。大家都不想說話——兩個人都不能說到什麼在佔據着他們的思緒，薩布洛夫想把今天下午四點鐘他所體驗的心痛的感覺告訴瑪斯連尼考夫，可是像所有對於預感並無偏好而突然體驗到它的人們一

樣，他慚愧了不想說起這件事。瑪斯連尼考夫是曉得薩布洛夫非但不知道安尼亞受傷的事，而且一般地連她是在這裏的事也不知道的，他躊躇着是說呢還是不說呢，他想如果一般地他隻字不提那末這個謊話可以支持多少時候呢？

在他們兩個人這樣面面相覷，沒有決定開口說話的時候，他們的視線在同一剎那內在一件物件上——在放在牀上的安尼亞的大醫藥皮包上——相遇了。他們對這個皮包看了一看，後來互相對視了一下，後來又朝皮包看了一下，薩布洛夫便把視線轉到瑪斯連尼考夫身上。

「安尼亞的嗎？」他問，但是從他的語調上和瑪斯連尼考夫的面部表情上毫無疑義地知道這個皮包是屬於安尼亞的。

「是的，」他說。

「那末安尼亞在那裏呢？」

當瑪斯連尼考夫遲疑了一下再回答的時候，薩布洛夫的心發冷了，內部的一切都爆裂了，祇剩下了龐大的，冗長的空虛。他懂得這和他日間所有的那個煩感有直接關係，此刻他一切都知道了。

「她到這裏來過，」瑪斯連尼考夫說。「昨天您一走她就來了……她今天受了傷……他們撤退了，」他不知爲什麼突然重複了醫生的冷冷的話。

「在什麼時候？」

「在四點鐘。」

薩布洛夫嘿然不語地繼續看着皮包。他也不問安尼亞傷在那裏，輕還是重。當瑪斯連尼考夫說：「在四點鐘」的時候，他感到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便不想再問。

「她受了重傷，被不大的彈片傷的，」瑪斯連尼考夫說，他以爲她的面部並沒有受到毀損，而正是被小彈片打傷的情形對於薩布洛夫應該是很重要的。「胸部，肩膀，還有在這裏。不過這也像我的一樣，——是擦傷的。」

薩布洛夫嘿然不語仍舊釘着皮包看。

「華寧到上校那裏去了，他一定會打聽到一點消息，」瑪斯連尼考夫接下去說。

「好，」薩布洛夫無動於衷地說。「好，你查過崗了嗎？」

「不，還沒有查。」

「你去查查。」

「馬上就去，」瑪斯連尼考夫忽忽地說，他想薩布洛夫是希望單獨留在這裏。

「不，爲什麼要馬上去呢？」薩布洛夫說。「可以等做完了報告再去。」

「不，我馬上就去。」

「呸，隨便你，」薩布洛夫說。

瑪斯連尼考夫走了出去，他仍舊默然坐着，一面明晰地感到不管華寧來的時候要說些什麼，他的生命中却已經發生了一件極大的不幸。他這樣坐了幾分鐘，後來走近瑪斯連尼考夫的床前，坐在上面，看見被頭上有血漬便想他們一定是將安尼亞放在這裏的。於是他便伸手去拖皮包，把它提起來放在牀上。他從容不迫地，帶着休止做這一切。他有那樣一種感覺以爲主要的已經過去了，現在他已經完全不必匆忙，他一切都來得及做。他慢慢地解開皮包，一樣東西也不拿出來，好幾分鐘注視着放在裏面的東西。後來他開始同樣慢慢地把所有的東西一樣一樣的拿出來，皮包是塞得緊緊密密的，裏面放在一隻摺得整整齊齊的船式帽、牙刷、肥皂、兩條毛巾、一條手帕、一塊有裂紋的鏡子。另外一格裏面是藥物，——他沒有動它們，後來他拿出兩個新的綠色的軍醫領章，上面帶着旋上去的小立方體的小塊，後來拿出一個木製的小圓盒，他打開了，看見裏面的針和線。他又把它關上。在這個小盒子旁邊放着另外一個也是圓的金屬盒。裏面原來是唇膏。他詫異地想，這有什麼用呢，——安尼亞是從來不染唇的。最後他面色發白地從皮包裏抽出來的是襯衫——兩件兵士穿的襯衫，很大，不合身，其中一件的袖子是捲上來和縫住的，就像他在壕溝裏遇着安尼亞和吻她臂上擦破的地方那時候她所穿的那件大衣一樣。他便想正是那時候一定是最後一次看見她，今後永遠也見不着了。他把臉伏在所有這些分散在牀上的東西上哭了起來，自己周圍的一切已經什麼也不去注意了。

半小時後從雷米淑夫那裏回來的華寧走進掩蔽部的時候。薩布洛夫以他平常的姿勢坐在桌子旁邊，背倚着牆，伸着長腿。他的臉上並沒有悲傷或痛苦的表情。他以沉重的凝視迎遇華寧，這是一個失去了一件漫

有它便不能想像生命，然而終予決定繼續生活的人的目光；一個人——他的心被撕去了一塊而這個地方却沒有東西來填補的人的目光。

「你好，」他說。

「你好，上尉。」

華寧走到桌前坐在薩布洛夫對面。他們都不開口。

「呷，怎麼？」薩布洛夫問。

華寧明白他並不等待好的回答。

「傷勢沉重。在這裏祇包裹了一下就送到對岸去。」

「難道伏爾加完全凍結了嗎？」薩布洛夫說。

「是的，凍結了。今天運過第一批傷兵。」

「不錯，」薩布洛夫說。「呷，有什麼辦法呢？」便又沉默起來。

那時候華寧突然違反自己的意志，立刻開始向他說普通在這種情形下所說的一切。他自己也為這事在生自己的氣，可是忍不甘要說，他說了那些完全不需要說的話，——說這一切都算不得一回事，這一切都要過去的，說傷勢固然沉重，可是並不危險，說過一個月他們便會重新和安尼亞見面，是的，是的，（他這時候自認為是地拍拍薩布洛夫的肩膀，）一切都很好，他們要在這裏（這時候他用手敲了一下桌子），還要在這裏舉行婚禮。

從薩布洛夫的面部表情上判斷起來，有幾次可以預料他要打斷華寧的話頭。可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他也不說：「啊，你算了吧，」或是「不必安慰我，」總之一句話也不說。他聽着也不作聲。當華寧在這樣的注視下突然中止，停止說話的時候，薩布洛夫面部的表情也沒有改變。此刻說話或是不說話，安慰他或是不安慰，在他完全都是一樣。如果大家都沉默着，他不會逗人談話，既然已經開始說了，他也不要去打斷人家。等華寧沉默下來，薩布洛夫祇是又重複了一遍：

「呷，有什麼辦法……」

後來他脫了靴子，躺在床上用大衣蓋好了說：

「今天整夜我沒有睡。我要睡一會，好嗎？」

「好，」華寧說。

薩布洛夫閉上眼睛，也不假裝他是睡着了，默默地躺着，一動也不動。他閉目躺着，毫無憫惜地在一切細節中回憶起這一天，在這一天中

有誰想得到，如果他本人一直都在這裏，而不是在離這裏一百公尺以外的地方，可能是什麼也不會發生的。

這時候兩個衛生兵抬着擔架上的安尼亞經過伏爾加河。島嶼後面和主流上面的冰比較厚些，已經設了一條雪橇路，不過經過伏爾加最近的水道到島那邊差不多有一公里：今天所有的傷兵還都是像她一樣，放在擔架上在不堅固的冰上抬過去的。伏爾加昨天纔凍起來。德國人沒有想到在它上面已經可以拖東西或是抬東西，伏爾加上是異樣的靜謐。四周皚然一色，凝然不動，祇有仍舊繼續下降的雪花在衛生兵的腳底下微微發出吱吱的聲音。

抬起來很遠；衛生兵幾次小心翼翼地將擔架放在冰上，在一個地方站一會，拍拍凍得發僵的手，後來重新伸進長手套來抬擔架。從師團後方派來的人們從對岸走過來迎接傷兵的行列，他們來指出明天雪橇路的路線和找出什麼地方的冰比較堅固。他們走着，踏着，用腳試着冰。其中有一個年紀不青，個子高高的紅軍戰鬥員在離安尼亞的擔架旁邊很近地走過，他停下來，對擔架看了一眼。

「怎麼，看護受傷了麼？」他問衛生兵說，他回過來和擔架並排走了幾步。

「是的。」一個衛生兵說。

「她傷得厲害嗎？」

「厲害，」衛生兵說。「你沒有煙抽嗎？」

「有，」紅軍戰鬥員說。

於是衛生兵便放下擔架，那個紅軍戰鬥員用凍僵的不能彎曲的手指給他們每人撒了一撮煙葉。他們便開始捲了香煙。

「你們怎麼把她放下來？不會凍壞嗎？」

「不要緊，馬上就抬起來，」衛生兵說。「你怎麼，知道她嗎？」

「有水的時候，她是搬我們渡河的，」那個紅軍戰鬥員說。「好心的看護，不過年紀還輕着呢。」

「年紀是很輕，」衛生兵同意說。

他們用手遮着，從紅軍戰鬥員也用手遮着的香煙上點着自己的煙。

「不，抽煙是叫人多麼高興啊，」衛生兵說，彷彿是證實似的。

後來他們兩人深深地吸了幾口，精確地弄熄了香煙，把它們塞在帽子邊上又抬起了擔架。

「那末是很厲害嗎？」紅軍戰鬥員又重複了一遍。

「厲害，」衛生兵說。

「年紀輕輕的，」紅軍戰鬥員說了便轉身向史大林格勒的河岸走去。

衛生兵抬着安尼亞往前走。等他們已經差不多走近島的時候——雪橋路是從那裏開始的——安尼亞或許是因為冷，也或許是因為擔架的吱吱發響的，流動的，輕輕的搖盪而突然甦醒過來了。她張開眼睛看見上面漆黑的天空，而從旁邊用眼角却發覺一切都是白的，白的。第一秒鐘她明白伏爾加是凍結了，而她是被抬着經過伏爾加。可是這時候她的思想越來越混亂了，她已經覺得這不是抬着她，而是她抬着什麼人，一面像平常一樣地說着：「輕些，我的親人，我們馬上，馬上就要抬到了。」事實上說這話的並不是她，而是聽見了德國飛機的轟鳴聲的衛生兵們。他們說着「馬上就到了，」來互相安慰，但是她覺得這是她在說話，在她的思想中她竭力更小心地抬着擔架，使它不要搖動得這麼厲害。後來她覺得擔架上躺的是薩布洛夫，她是在對他說「我的親人」，可是她還沒有知道他，而他也沒有知道這是她，安尼亞。那時她要對他解釋便說了些什麼話，不過他沒有聽見。那時候她又說了些什麼。她的思想完全紊亂了，她重又失去了意識。

「唉，可憐的，呻吟得多麼厲害，」衛生兵說。

可是飛機這時候在伏爾加上面繞了幾圈，發了一個照明信號，立時一切的東西都被照成白色和鮮明的了，跟着信號便是炸彈。它們落在抬擔架的人的左邊和右邊。信號尚未熄滅，冰上可以看見幾個龐大的黑洞，而從它們底下迸出的水愈來愈多地遮住了周圍的冰，在炸彈爆炸的第一秒鐘裏，衛生兵們把擔架拋在冰上，自己仆臥着，後來等又有幾個炸彈爆炸，飛機開始嗡嗡地響着繞新圈子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地站起來抬了擔架跨着急促的人的大步在冰面上往前走。島已經不遠了，在前面有一個人喊道：「到雪橋上，往這裏來，」在那邊開始第一條雪橋路的堆積後面可以看見雪橋滑板的吱吱聲和馬嘶的聲音。

二 十 四

伏爾加左岸的平原上籠罩着濃密的十一月的闇暗。從天黑五點鐘開始立刻就不能分辨是什麼時候——是晚上呢，半夜呢，還是早晨五點鐘，因為幾乎延長十四小時的漫漫長夜始終是同樣的漆黑。寒風一直那樣在平原上吼嘯着，好像猛然想起來它太長久不來了；時而稀疏時而加強的雪落着；卡車的輪子和兩輪車的鐵輞一直那樣不斷地在磨光的冰層上吱吱發響，軍事交通調整員和他的紅綠燈在十字路口默默地迴轉着。

這一切都是單調的，時時如斯，日日如斯，祇有異想天開會在從薩拉托夫（Саратов），從愛爾吞，從卡梅欣（Камышин）通到史大林格勒的許多道路中的一條上接連站上一兩晝夜的那個人纔會懂得這個單調的全部偉大，和這些日子中在最前綫進行事件的全部森嚴的鎮靜。

像一年前的情形一樣——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裏連綿不斷的列車載着大砲，坦克和步兵向莫斯科駛去，好像是照着魔杖的指揮，不達到流血的前綫，便在莫斯科城下的森林中分散開來——在這裏也是一樣，從十月的最後幾天起，軍隊一夜一夜地先是沿着泥濘的，後來沿着鋪雪的前綫道路，在泥濘中，大風雪中，和薄冰上走着，龐然的有篷汽車，包掩在套袋裏的巨大的PCK型大砲。「T-34」低得幾乎靠地的坦克，和跟在卡車後面在小丘上跳上跳下的小攻坦克砲轉着。

有時從德國飛機下，下來的照明彈從夜的黑暗中掘出一塊白色的圓點，在這裏面的卡車從路上折到旁邊去，人們都四散地跑開和俯伏在地上，可是炸彈在下面的泥雪中轟然地爆炸了。

後來一切重又成爲黑暗，在將被炸毀的卡車碎片掃除和將死人拖到旁邊的時候，道上的行動停止了幾分鐘。一切又重新在以前的方向開始爬行，轉動和行走起來。所有這一切中的一部分是來自卡梅欣和薩拉托夫，穿過伏爾加河往史大林格勒北面的草原和森林的山峽中去——往離史大林格勒二十公里，前綫折向南面，有在伏爾加上面尋找不着德國人的軍隊駐紮着的那個地方去。另外一部分的大砲，人和坦克從愛爾吞直往伏爾加去，在中、下、上阿赫吐巴的曲折的地方隱藏着，再從那裏往下面去，到伏爾加左岸的草原上。

在這入，汽車和大砲的巨大的動態中，——在這一切怎樣行動，和在這一切不到史大林格勒便停下的情形中可以感到一年前在莫斯科城下在它那全部動天地泣鬼神的幾乎非人力的堅忍中所表現的同一的意志和性格。

軍司令和瑪特徵艾夫幾次在吃緊的時候向前線司令部乞援，他們每次都被斷然地拒絕了，而祇從伏爾加的左岸上（在那裏愈來愈多地集中了砲隊和近衛軍的迫擊砲團）用毫不吝惜的砲火支持在史大林格勒作戰的師團。

祇有兩次在最艱難的日子中前線司令部得到大本營的准許每次給了一師人。這些師團直接從行軍中兩次被投到史大林格勒來，它們在一星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也變為和本來在史大林格勒中其他所有以精神和熟練而成爲勁旅的軍隊一樣。

在薩布洛夫嘿然睜着眼睛躺在自己的掩蔽部裏，而兩個衛生兵却抬着安尼亞在不堅固的冰上走過伏爾加的那天夜裏，軍軍事委員會委員瑪特徵艾夫步行在伏爾加上繞了一個大圈子到了泊洛青柯的掩蔽部裏，關着門（如果兩重密密下垂的雨布幕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和他作了一次長談。

瑪特徵艾夫晚上從對岸的前線司令部回來，泊洛青柯已經是他這一夜中所拜訪的第二個師長。

瑪特徵艾夫前夕被喚到前線司令部去，他懷着堅決要敘述目前形勢的困難和再度乞援的目的到那邊去。他到了前線司令部，堅決地確信他將請求給一師人，並且要將它懇求到手，因爲一師人爲他是絕對必需的。雖然他預視到普通初步的拒絕，可是他認爲這一次他的理由是更爲有力。

然而，一切的結果都是相反。司令和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鎮靜地先諦聽了他的理由；後來聽了他的請求，他們違反習慣地並不立刻，說是，也不說不是。後來在冗長的休止以後他們互相瞥視了一下，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坐的椅子一同移近桌邊，桌上攤着一張前線地圖，他把雙手都放在上面，好像要把瑪特徵艾夫的注意力喚到地圖上似的說：

「瑪特徵艾夫同志，我們並不要拒絕您所請求的事，因爲您的請求是合法的，可是我們非常希望您自己能拒絕自己的請求。但是這樣您需

要即使不是懂得（因為要整個兒懂得這件事還不可能），那麼至少也要覺得，即使覺得一點也好，將來應該要發生什麼事。」

他注意地朝瑪特徵艾夫看了一眼，在他的嚴峻同時又親切的率直的臉上露出一個人的微笑，這人是知道了一件不斷地使他喜悅的事。

「如果我們對您說，瑪特徵艾夫同志，我們沒有一個師團，或者甚至是兩個師團給您，那我們就是說了謊話：我們是有師團的。」

瑪特徵艾夫想這是在這種場合下慣常所說的話——說軍隊是有的，可是需要將它們留着做後備隊，因為史大林格勒雖然是很重要，可是除了它以外還有從黑海到白海的龐大的戰線，這一些都可以保衛，祇要手頭有空閒的軍隊——的普通的開場白。

可是前綫軍事委員會委員對瑪特徵艾夫這些話一句也沒有說，他把雙手在地圖上那樣移近着，使瑪特徵艾夫不自由地對他的動作加以注意。他將兩隻手一隻停在史大林格勒的南面，一隻停在北面，後來將雙手往前移動到史大林格勒外遠遠的地方——在地圖上那裏是西拉費莫維奇（Серафимович），卡拉契（Калач），和其他幾個頓河流域的城市，——用決然的動作合起了雙手。

「所以，」他說，在他的永遠是平板的聲音中在這一分鐘裏有一種威嚴的語氣。

「所以，」他重複着說。

瑪特徵艾夫那樣清清楚楚和明晰地記着這個字和雙手的這個姿勢，這是那樣地重要，以致在他以後和別人說話的時候，在他自己想到這件事的時候，特別是在發生了這個手勢所表示的一切的時候，他竟多次想到它。

「您這樣想法嗎？」他激動地問。

「是的，我這樣想法，」軍事委員會委員說。

「這就是我們暫時所能對您說的一切來使您自己感覺這一點，」前綫軍事委員會委員在休止後補充說，「在那些剩下來的艱苦的日子中，使你手下的人覺得的當然不要是我們的計劃，而是讓他們覺得『我們的街上將要有節日』的那句話並不是說到很遠的將來。噢，這就是……現在我們回到關於師團的問題。意思說，爲了固守，您一定需要一個師團？」

「不，我們不要這樣提起這個問題，」瑪特徵艾夫說。

「噢，好吧，可是您需要它嗎？」

「不，我們不請求它了，」瑪特徵艾夫說。

瑪特徵艾夫懷着這個情緒，在它的影響下甚至也不須先通知軍長便拒絕了這一師人，後來回到軍裏和軍長說了再動身到部隊裏去。

他親自担起那困難的任務——在一夜當中到兩個被和主力切斷的師團裏去。到泊洛青柯那裏已經是第二個地方，他是疲倦和凍僵了。瑪特徵艾夫的來臨使泊洛青柯非常高興。

整整的上一個星期他祇是有時困難地用電話和軍長取得聯絡。此刻詳詳細細地向瑪特徵艾夫報告了這時期內全部發生的事件以後，他第一次感覺某一部的重担從他自己的肩上移到瑪特徵艾夫的肩上去。

瑪特徵艾夫仔細諦聽着泊洛青柯對他所說的一切，發了幾個方面的偏於一方面的問題：泊洛青柯以他的全部兵力可以支持多少天。泊洛青柯從這上面懂得不會再給他一個人了。後來瑪特徵艾夫用手作了那樣一個手勢好像把他們截至目前所談的一切歸到一邊，他問泊洛青柯怎樣理解史大林所說的關於在我們的街上也將要有節日的那句話。

泊洛青柯在這突如其來的問句的時候朝瑪特徵艾夫的臉看了一看而突然捉住了他的發光的黑眼睛裏的生氣和激動，這種情緒是產生在戰爭中的某些人身上，這些人自己已經知道了目前一件非常良好和重要的事情，但是還未能告訴別人。

「我這樣了解這句話，」泊洛青柯說，因為激動的緣故他的發音帶着比平常更厲害的烏克蘭口音。「我這樣了解，因為史大林同志是在十一月七號^㊸說了這句話，那末這句話是應該很快地實現的。到無論如何二月要實現的。」

「爲什麼到二月？」瑪特徵艾夫說。

「因爲如果在二月以後，他會在二月二十三號^㊹說這句話，如果是在五月以後，那他便會在五一節^㊺說這句話。這樣的話不會早說的。」

㊸十一月七日——蘇聯革命紀念日

㊹二月二十三日——蘇聯海軍節

㊺五月一日——勞動節

他微笑了一下，期待地對瑪特微艾夫看了一眼，從答覆的目光上懂得瑪特微艾夫自己對於這件事也抱着同樣的見解。

「噢，怎麼樣？我對呢還是不對？」泊洛青柯說。

「在我看您是對的，」瑪特微艾夫回答，他也微笑了。「不過需要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泊洛青柯那樣反問着，彷彿這句話在他看來是可憐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我個人並不想活到德國人將要到我們坐的這地方來的那個時刻。我不想活到這一個鐘點，因為我一天活着，這件事便一天不會發生。」

瑪特微艾夫微微看得出地繃了一下眉頭：泊洛青柯的話在他看來是過分自負，準備得太早了。

「讓它去，」泊洛青柯猜中了他的思想，「讓您甚至覺得這是過分好聽的話，可是別的話我總不能說。這就是這樣。我的指揮員中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別的話。」

瑪特微艾夫雖不細說，泊洛青柯已經明白他要對他說的一切。泊洛青柯以獨特的本能將話頭移到目前的問題上，也不提到他等待着的補充兵員，也不提到早在一星期前他便須先決定在第一次遇見的時候就向指揮部請求的那兩個攻坦克砲象。

目前的事務是補充軍需（這個是瑪特微艾夫答應了的），更大的『V-2』在夜裏飛來（這個也是瑪特微艾夫答應了的）和最後派幾個指揮員來（一件瑪特微艾夫以他獨特的迅速和果斷毅然地拒絕了）。

瑪特微艾夫很滿意固執而乖巧的泊洛青柯這次顯然是那樣地乖巧，竟能立刻懂得瑪特微艾夫是為什麼到這裏來的，但又不是那樣固執得要向他盤問一切細節。爲了這個緣故事實上瑪特微艾夫雖然是該回去了，他仍舊欣然同意在泊洛青柯那裏就擱下來喝了兩大杯濃濃的，幾乎是發黑的茶，說到它，愛誇口的泊洛青柯不知爲什麼說它是錫蘭茶，裏面有花。

「噢，有花就算花吧，」瑪特微艾夫好意地說。「主要的要燙。」他們便喝了一些燙茶。

後來泊洛青柯陪伴着瑪特微艾夫走了二百步的光景走到河岸上，回來以後吩咐伏斯特烈考夫把地圖拿上來。伏斯特烈考夫遞給他一張師參

謀部手製的圖形。圖形上畫着師團最近駐紮的那五個街區。

「要地圖，不是圖形，」泊洛青柯嚴峻地說。

於是伏斯特烈考夫便拿來一張印好的史大林格勒總圖，在上面可以看見整座沿着伏爾加河龐大的弧形蜿蜒六十五公里的都市。近郊以及周圍的鄉村。

這一次泊洛青柯笑起來了：

「不，這不是要這張地圖。要一張大地圖。它是完整的嗎？」

「那一張大的？」

「就是那張大的，整個前綫的。」

「啊……是完整的。」

伏斯特烈考夫在箱子裏扒了半天，找出了那張好久好久沒有拿出來的地圖。

泊洛青柯正是因為伏斯特烈考夫在那樣長久地搜尋它，便想到事實上最近他是怎樣把全部思想都放在史大林格勒上面和怎樣少想到其他所有的一切，——那樣地少想到，甚至現在整整的兩個月都沒有把前綫地圖拿出來。

伏斯特烈考夫在他面前的桌上鋪開了上面還有舊的九月的標記的地圖，泊洛青柯用手撫平了地圖向它彎下腰來沉思了。他開始用眼睛搜尋城市河流和以前陣地的記號，他突然產生一種感覺，彷彿他是被從這些房屋裏，街區裏，史大林格勒裏解脫出來。一直到看見了地圖上全部的廣大，他才完全清楚地感到史大林格勒是含有什麼意義，即使這在龐大的地圖上一共不過是一點，但是整個地圖，所有的城市，所有住在它們裏面的人們最近兩個月正都是藉着這一點——史大林格勒，尤其是藉着這五個街區和他，泊洛青柯，坐在裏面的掩蔽部而生活着。

他懷着新的興趣又看了一下地圖，想起了瑪特微艾夫的話而開始想這究竟將要如何。他的兩手以和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手同樣的動作在地圖上爬行着，也同樣在西方離史大林格勒遠遠的地方合起來。

在他的這個動作中顯然不過是一種偶然的巧合，然而也有合法性，因為戰爭中最偉大的決定和最大的戰略在根本方面是邏輯地必需，大家都能懂得，在簡單方面是一目瞭然，這簡單是由正確地了解了的事態的鐵一般的邏輯產生出來的。

早上五點鐘的光景，離天亮不遠的時候，泊洛青柯懷着仍舊可以使人們乘天色黑矇矇的回去的打算召集了他所有的團長和營長。夜裏終于經過伏爾加在冰上拖來了一列載着食糧和伏特加酒的荷褸，在泊洛青柯的窄狹的掩蔽部裏面的那張普通放地圖的大桌上現在鋪着報紙，站着幾瓶伏特加，截得整齊齊的美國罐頭食品的罐頭代替了玻璃杯。除此以外在兩個盤子裏還有切成厚片的臘腸和熱過的罐頭肉和馬鈴薯高高的堆着。當中放着一個碟子，泊洛青柯的廚師存心要賣弄一下，便用牛油做了上面有渦卷和小玫瑰花朵的華麗的形狀。

泊洛青柯坐在他平常的位子上，在角落裏。掩蔽部裏的火爐生得暖如春溫。將軍違反習慣身上穿的不是上裝，而是從箱子裏拖出來的清潔的夏服，衣服敞着，底下露出燦然的新的白絲襪衫。

今天爲泊洛青柯燒了一夜的開水，在客人來的一小時前他就在這裏掩蔽部裏的鍍鋅的兒童浴盆裏洗了一個澡，他在裏面洗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可是用這種方法洗澡除了對伏斯特烈考夫之外，無論如何是不能向別人承認的。

他坐着，渾身大汗，樣子很斯文。襪衫的乾淨的絲麻布使他感到令人愉快的爽快。整個的環境——狹窄的掩蔽部，長桌和穿着敞開的襪衫坐在上座的主人——一切都給走進來的雷米淑夫喚起了海和將校集室的會突然的聯想。和泊洛青柯打了招呼以後他便說：

「將軍同志，您這裏完全和海上一樣。」

「爲什麼和海上一樣？」

「好像軍艦上的將校集會室。」

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同時集合了：雷米淑夫以一個老軍人的準時在準五點鐘到，其他的——有的早到兩分鐘，有的晚些。薩布洛夫最後來，晚了五分鐘：他在交通路上失足跌了一交。膝蓋跌痛得厲害，剩下來的一段路祇得跛行着。他走進來的時候，大家已經集會了。

「啊，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契，」泊洛青柯說。

「將軍同志，恕我遲到，」薩布洛夫道歉說。

「沒有關係，」泊洛青柯說，「現在我們給你斟一杯罰酒，下次就不會晚到了。」

「坐下吧，」雷米淑夫在凳子上擡動了說，「和我一人坐一半。」

等薩布洛夫坐下來，雷米淑夫爲了要舒服些使用左手抱着他的肩膀又補充說：「就這樣，大家擠擠可是不生氣。」

「嗷，請斟酒，」泊洛青柯招待着。

等大家都斟了酒，休止了一下，泊洛青柯說：

「我今天召集你們並不是開會，而不過是讓大家聚聚，互相對視一下。或許我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光明的時刻（他把「光明的時刻」這句話說得人意外地莊嚴）……不是所有的人能活到光明的時刻，」他重複說，「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在這裏聚集了，互相對視一下，互相相信每一個人會支持到底，並不是我們中間每一個人而是師團要活到那光明的時刻。我們今天喝第一杯預祝，」他站起來說，大家都跟着他站起來，「爲了連我們的街上也快有節日降臨。」

在最近常常被大家引證和重複的這句話裏面重又有着特別的莊嚴，並且感覺他說這句話並不是空口說白話。

每一個餐桌旁總是如此，第一次乾杯以後，來了一陣沉默。大家就開始熱心地大嚼起來，近來食糧的供應很不好，他們所以沒有注意到食糧不足，祇不過是因爲他們是過分吃力了。後來又提議第二次乾杯，在傳統的習慣上在自己所敬愛的師團裏都是祝它成爲近衛軍。後來就分開了喝，和鄰座的人碰杯。

泊洛青柯會了許多笑話，他是慇懃而親熱，雖然有幾次他忍不住一會向一個指揮，一會向另一個指揮談到他突然想起來的一個事務問題，可是他管制着自己，不情願破壞友好招待的共同的莊嚴之感。

薩布洛夫坐在雷米淑夫旁邊，正對着泊洛青柯，所以可以毫不費力地全晚注視着將官的一舉一動。他很早就知道泊洛青柯，並且熟知他的爲人，比其他的人知道他的要多得多，從他的眼裏隱瞞不掉那對於其餘的人也許並不是那麼可以注意的事。從泊洛青柯的談話和舉止上，大家都感到他對於將來，對在他們這裏，在史大林格勒的一切都應該有好結局的信念。

可是薩布洛夫除了從泊洛青柯的目光上，從他的某些手勢上，從他的面部表情上更知道泊洛青柯非但曉得一切都應該有好結局，而且猜得出這將要怎樣。

薩布洛夫幾次注意到泊洛青柯那樣開始了一句話，好像他要說什麼。

要緊的話，可是說了一半又止住了把話頭轉到別的上頭去。薩布洛夫覺得泊洛青柯非常要想說在座的人祇有他一個人知道的那件事，可是他好不費力地克制着自己。

到了該散席的時候，泊洛青柯就將目光環顧了一下坐在桌旁的人們。

他想，這裏坐着雷米淑夫，在他之前團由泊泊夫指揮——他不在了，在泊泊夫之前是巴伯欽柯——他也不在了。這裏坐的是阿念斯基，他做團長或許還嫌稍弱，然而他經過了包圍的全部訓練，他的一團人也經過了它，他到底是能夠指揮的。這裏坐的是薩布洛夫，坐在那裏，自己並不知道泊洛青柯所知道的關於他的那件事——但願老天不要如此，如果有一天雷米淑夫或是阿念斯基或是八十九團團長奧古爾卓夫受了傷，或是被打死了，那末他，泊洛青柯，如果活到那時候的話，一定要任命薩布洛夫做團長。他自己早就把這事決定了，可是薩布洛夫還是一點也不知道。所有坐在他四周的這些人們也都不知道在戰爭中將要有怎樣的命運臨到他們頭上，他們將要指揮什麼，將要在什麼地方作戰，在怎樣的城牆之下作戰，他們如果要尋找死神，就會找到它。

整整這幾個月來不斷為大大小小的事務、奔走、戰報、報告——戰爭的全部日常生活——而操勞的泊洛青柯看見了他的聚集在桌旁的指揮們，這些由於風霜和寒冷而變成黝黑，由於磨鍊和厄運而增添白髮的疲憊的人們，他在這幅畫圖中第一次感到一種激動而壯烈的氣氛——感到那使背上發冷，喉頭因它而哽住，將來歷史上要大書特書和後代的人將要因為在自己的生活沒有體驗過它而發生羨慕的那件事。

他想要在告別時說些什麼特別的，崇高的話，可是俄羅斯人常碰到這種情形，在這一刻他找不出這樣的字句，就像在生命中最緊要的關鍵或是最美麗的一刻找不出它們一樣。

他祇是站起來說：

「呸，怎麼樣，朋友們？時候到了。早晨要有戰鬥。」

大家都站起來，他和每個人握了手，大家便魚貫而出。祇有薩布洛夫被他留下來。

「再坐一分鐘，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他說。「馬上就可以走了。」

泊洛青柯決定要證實一下在座的人是否明白了他要對他們所說的話，等兩個人留下來的時候他便問薩布洛夫：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亞歷列西·伊凡諾維奇？明白我嗎？』

『明白的，將軍同志，』薩布洛夫說。『非常希望活到這個時刻。』

『正是這樣，正是這樣，』泊洛青柯說。『非常希望能活到。從昨天起我逢到在壕溝裏走路的時候，我便要更常常把頭低下來。——我希望要活到那時候。我勸你也這樣。』

他們沉默了有一分鐘。

『要抽煙嗎？』泊洛青柯問了就遞給薩布洛夫一枝香煙。

『謝謝。』

他們便抽起煙來。

『雷米淑夫向我報告關於你的不幸。我今天派了一個人到後方主任那裏去給他命令叫他順便打聽她到了那一個醫院和情形如何。使你不要失去線索。』

『謝謝您，將軍同志，』薩布洛夫幾乎是漠不關心地說，雖然這個關切感動了他的心。他苦惱的並不是爲了會不會找到安尼亞，因爲他知道如果她是活着，他遲早一定會找着她的。可是她是不是活着呢？然而面對着泊洛青柯所說到的『他找得着她還是找不着她，』的這個最有可怕的沒有決定的問題此刻差不多並沒有使薩布洛夫激動。

『非常感激，將軍同志，』他重複說了一遍，也不照規矩便先緊緊地握了泊洛青柯的手後來違反習慣甚至把傳統的『准許走嗎？』那句話也忘記了，就轉過身去迅速地走出掩蔽部。

二十五

雖然據說憂鬱和痛苦會使時間延長，可是薩布洛夫在安尼亞遇到不幸後所過的頭三天也像在史大林格勒中所有的日子一樣忽忽的掠過去。

後來當他試試回憶在那些日子中的心境的時候，他一會覺得心中祇有一樣戰事，一會覺得心中祇有一樣喪失的痛苦。事實上兩樣都有，可是喪失的痛苦在這些日子變爲那樣地固定，那樣放不開，所以正是因爲

它是不間斷的而使他暫時彷彿忘掉有它的存在。

薩布洛夫懷着在這些日子裏必需要做成一件非常轟轟烈烈的——以後終生都要記得的那樣一件事的感覺從泊洛青柯那裏回到營裏。

他們此刻所做的那件事和他們將要往下做的那件事已經不單是英雄主義。在保衛史大林格勒的人們心裏形成了某一種不變的倔強的抵抗力量，這正像許多最不同的原因——因為愈往後，無論往那裏便愈不能後退；因為要撤退便意思說在這次撤退中馬上就無目的地死亡；因為敵人的逼近和固定的，幾乎對每個人都是平均的危險性產生了如果不是對於它的習慣，那末就是產生了對危險不可避免的感覺；和他們所有擠在一小塊土地上的人在這裏彼此知道各人的一切長處和缺點，比前綫上任何另外那一個地方都要接近得多——所構成的總結果。

這一切情形一同歸納起來逐漸地產生了那倔強的力量，它的名字是『史大林格勒人』，然而舉國四境懂得這個字的整個英勇的意義要比在史大林格勒城裏的他們自己早得多。

一個人心中永遠不能相信無論事是沒有了結的：在他的意識中一切事情總有一天應該有個結束。薩布洛夫也像當時在史大林格勒所有的人一樣，他實在不知道，甚至不能設想這一切何時可以結束，同時又不能想像這是無盡期的。

在這夜當他在泊洛青柯那裏與其說是懂得還不如說是感覺了目前的情形已經不是幾個月的事，而是幾個禮拜，甚至或者是幾天的事以後，這個可能勝利的預感給予他那種突如其來的新的力量，他在昨天還沒有想到在他裏面是有着這些力量。

他將在泊洛青柯那裏晚餐的事告訴了華寧和瑪斯連尼考夫以後，天明的時候他把他們留在指揮站，自己卻動身到連裏去，營裏的人已經不怎麼多了，他便提出了一個目的要和每一個人談談，在所有的人心裏注入他親身體味到的那勝利逼近的感覺。

戰鬥整天照常進行着。德國人這一天彷彿約定了用他們的行動來證實薩布洛夫的預感。他們特別無系統地轟炸和射擊，特別頻繁而匆促地進攻，彷彿是害怕他們今天拿不到的東西，明天就不讓他們拿了。

薩布洛夫感覺在他眼中進行着困獸最後的掙扎。他懷着一個正是爲了此刻所開始的那件事而和死神並肩走了兩個月的人的復讎心理而高興

這件事。然而這一天和以後幾天外表上一切如舊，戰鬥以不折不撓的方量繼續着，德國人四次奪據在考紐考夫的房子和第二連陣地中間的小空場又四次被從那裏打出去。

薩布洛夫的舉動是像平常一樣地留心，在砲彈爆炸的時候躺下來，旁邊有狙擊兵開槍的時候便掩在石頭後面，在隱蔽的地方裏面等轟炸過去。憂傷並沒有逼他尋死。

這件事對他永遠是不可思議的，現在仍舊是不可思議。他最想活，因為他焦急而確信地等待着勝利。

他在非常準確和非常肯定勝利的表現中等待着勝利。他等待着什麼時候可以從德國人手裏奪回這個最近的小空場，一星期前放棄的這所房屋和連在它們後面的廢墟，大家都照舊的記憶仍舊稱這些廢墟是街道，後來還有一個街區和連着的街道，總之，是他的視野中的一切。

在計算一天的結算和談到又打死兩個人傷了七個或十一個人；談到左翼上的兩尊機關槍需要從變壓亭裏移到車間的地窖裏；談到如果派伍長布斯拉葉夫代替被打死的費丁少尉，大概會很好；談到關於損失一方面，按照長官的以前的表示，營裏可以得到比規定多兩倍的伏特加酒，這又不是壞事——讓他們喝吧，因為天冷得很；談到鐘錶匠馬秦的手被打斷了，如果現在薩布洛夫的唯一完整的錶也停了，那末就沒有人來修理它；談到老是吃粥吃粥把人都吃厭了，——如果能從伏爾加上縱然運來些凍馬鈴薯該是多麼好；談到乘着那些人那些人還活着，身體強壯在作戰的時候呈請給他們獎章，而不要等到後來這或許會嫌晚的時候——總而言之，在每天談到一向所談的那些事的時候，——薩布洛夫的對於未來的偉大和驚人局勢的預感同樣地絲毫沒有減少也沒有消失。

在這些日子中他是不是回憶起安尼亞呢？不，他沒有回憶——他記着她，悲痛沒有過去，沒有平靜下去，並且無論在他做什麼事的時候，它時刻都在他心裏。

他衷心地覺得她如果死了，（可是他差不多是確信這一點的），他的生命中便永遠不再會發生一點愛情。以前從未想到自己的舉止的薩布洛夫初次開始注意到自己。正是因為憂愁使他苦惱的緣故，他彷彿常常在自省，心中問着：他做一切的事是不是像以前一樣，他的行爲中有沒

有被他的憂愁逼出來的那種舉動，有沒有使他改變的地方。

他克制着自己的痛苦，竭力做得完全和平時一樣：他的飲食和平時一樣，抽煙也是那樣，不多不少，在參謀部和壕溝裏時間分配的比例也和平時一樣。他一向認爲一晝夜睡眠不得少過四小時是必需的，現在他比平常更有規律地履行這件事。有一次（好像是第二天）他從連裏回來比平常睡得早的時候，華寧便問：「怎麼，已經睡了嗎？」他第一次嚴峻地回答華寧說：「是的，已經睡了。怎麼樣？」

「不，沒有什麼？」華寧說，他懂得這嚴厲的回答的原因便不情願繼續談話。

第四天的夜裏，從營參謀部得到給考紐考夫的勳章和給他的衛戍軍的幾個獎章以後，薩布洛夫再度偷潛進考紐考夫的房屋，在那裏把這些獎章交給他們。這在史大林格勒是少有的現象，所有豫定要頒給這些獎章的人都活着，身體強健，祇有考紐考夫請薩布洛夫親手給他佩上勳章，因爲他的左手像籐鞭似的垂着——他的手被手榴彈碎片切開了。在薩布洛夫照兵士的樣子，用摺刀在考紐考夫的上裝上劃開了一切小洞開始將勳章旋進去的時候，考紐考夫站得筆直的說：

「上尉同志，我想如果向他們進攻，那末筆直穿過我的房子向他們過去是最便利。他們把我守在這裏的重圍裏，可是我們直接從這裏向他們進攻。您以爲我的計劃怎樣，啊，上尉同志？」

「且慢，」薩布洛夫說，「時機到了，我們就做。」

「上尉同志，計劃是對的吧？」考紐考夫問。「您以爲怎樣？」

「對的，對的，」薩布洛夫說，他心裏想在進攻的場合考紐考夫的老老實實的計劃大概真正是對的。

「直接穿過我的房子向他們進攻，」考紐考夫重複說。「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他常常欣然重複「我的房子」那句話：顯然由兵士郵局傳到他那裏一種傳聞說，這所房子在戰報已經也這樣正式被稱爲「考紐考夫的房子」，他對這件事驕傲的成分也不少，好像這所房子實際上是他的，考紐考夫的，是承繼得來的產業。

「德國人逼得我們在房子裏登不住，」等薩布洛夫已經要走了考紐考夫說。「弄到這種地步：連主人都打，」他便指着自己受傷的手笑起

來。『彈片並不大，不然把骨頭橫擦一下，連指頭都要完全變不過來了。』
上尉同志，您要這樣報告長官，讓進攻的時候穿過我的房子進攻嗎？
考紐考夫和薩布洛夫告別的時候又重複了一遍。

薩布洛夫雖然尊重泊洛青柯並且知道在他的話後面有更高級的長官的話作後盾，可是對於未來攻勢的信念不但存在於泊洛青柯心裏，而另一方面也存在於考紐考夫心裏的那事實更高度地鞏固了他對於這件事正是要這樣的想法。

等薩布洛夫從考紐考夫那裏回來的時候，（這已經近早晨了），華寧在連裏，瑪斯連尼考夫坐在桌旁，雖然他並沒有工作完全可以去睡覺，可是他仍舊不睡。最近數日來他不憚煩勞地幾乎隨時隨地和薩布洛夫在一起。當他夜裏對薩布洛夫說他要跟他一同到考紐考夫那裏去的時候，薩布洛夫斷然地拒絕了，他便不得不留下來。現在他坐着發急，雖然非常明白他並不能保護薩布洛夫也不能給他擋槍彈，可是這些日子跟在他旁邊成爲瑪斯連尼考夫的精神上的必需。薩布洛夫走進來，默默地向瑪斯連尼考夫點點頭，後來仍舊這樣默默地脫下皮靴躺在床上。

『想抽煙嗎？』瑪斯連尼考夫問。

『想的。』

瑪斯連尼考夫把一個煙草匣遞給他。薩布洛夫捲了一枝煙捲開始抽起來。他注意和珍視瑪斯連尼考夫所遵守的那體貼的，寶貴的沉默——祇有真心的友人在你不幸的時刻所表現的罕有的特質。瑪斯連尼考夫一句話也不問他，也不對他說什麼，也不安慰他，同時以自己的沉默的存在體貼而感人地提醒他，他在自己的悲哀中並不是孤獨的。

此刻默然坐在瑪斯連尼考夫旁邊，薩布洛夫突然感到對這個孩子的親切，而且在最近幾日來他初次喜悅地想到戰後有一天他們要在離開這裏十分遠的地方的完全不相似的房屋裏遇見，完全是另一種裝束，他們將要回憶起在這所五層椽木下的土窖裏，和在小雪飄舞下的這些壕溝裏所發生的一切。這些錫茶杯，這些史大林格勒的燈盞『卡秋霞』，全部不舒適的壕溝生活，和甚至連那已經要留在後面的千鈞一髮的危險對於他們都要變爲可愛的。他在牀上坐起來把手伸到瑪斯連尼考夫面前，緊緊地摟住他的肩膀把他往自己跟前拖。

『米欣卡。』

「什麼？」瑪斯連尼考夫說。

「沒有什麼，」薩布洛夫說。「沒有什麼。我將來有一天和你見面的時候，我們會回憶的，是嗎？」

「當然會回憶，」瑪斯連尼考夫沉默以後說。「回憶到我們在十一月十八號坐在史大林格勒裏這裏的鐵爐旁邊抽自己捲的香煙。」

「十一月十八號？」薩布洛夫驚奇起來。「難道今天是十一月十八號嗎？」

「是呀。」

「這纔是怪事，我完全忘記了。」

「怎麼樣？」

「如果今天真是十一月十八號，意思說我恰巧是三十歲。」

「難道是三十歲了嗎？」瑪斯連尼考夫反問說，他仍舊覺得三十歲是非常大的年紀。

「三十歲，米欣卡，三十歲了，」薩布洛夫重復着說，他沉思着在牀上搖動着又重復了一遍：「三十歲了。」

「噢，我們要怎樣來慶祝生日呢？」瑪斯連尼考夫問。

「怎樣嗎？」薩布洛夫說。「就這樣：坐一會，沉默一會。」

他仍舊坐在牀上，搖動着噴出一個一個的小煙環。

他三十歲了，他們現在坐在掩蔽部裏，而他經過七十天來周圍已經發生的一切，到底還活到了三十歲，可是安尼亞却音信杳然，不知道她是不是活着。他坐了好久默默無語。後來他在牀上躺下來突然差不多是立刻，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睡着了，握着熄滅了的香煙的手從牀上垂下來。

他睡了一小時，或許是一個半小時。接綫生來喚醒他的時候天完全是黑的，日光還沒有經過斜埋在掩蔽部牆上做窗的二十吋口徑的管筒通過來。薩布洛夫赤着腳在土窖的地上一面走，一面跳的到了電話跟前：

「我是薩布洛夫上尉。」

「這是泊洛青柯說話。你怎麼，在睡覺嗎？」

「正是，睡過了。」

「噢，那末趕快起來，穿上鞋子，」在泊洛青柯的聲音裏可以聽到激動的語氣，「到外面去聽聽。」

「有什麼嗎，將軍同志？」

「沒有什麼，你以後再打電話給我。報告我你聽見了沒有。把你那裏的人都叫醒，讓他們聽聽。」

薩布洛夫看了看表：是早晨六點鐘。他匆促地拉上鞋子，也不穿上衣，單穿着一件襯衫便跳到街上去。

早上從六點到七點在史大林格勒普通是最寂靜的時候。有時在十五至二十分鐘中間雙方不發一下掛砲，除了祇有在什麼地方有來福槍的間斷的聲音響着，或是在遙遠的地方有一個偶然的砲彈轟然倒下來。

薩布洛夫從掩蔽部跳出去的時候，天上下着大雪，三十步內一切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想到應該增強防禦。由於泊洛青柯的突如其來的電話他等待着一樣特別的東西。然而什麼也聽不見。天氣寒冷，雪落在解開的襯衫領裏面。在捕住遠遠的不斷的遲鈍的響聲以前，他這樣站了一兩分鐘。這遲鈍的響聲可以從右面，從北方聽見。射擊的地方很遠，在離這裏三十至四十公里的地方。可是從這個響聲雖然是很遠，可是仍舊能傳到這裏，不斷地沉重地震撼大地的情形判斷起來，可以感到在這響聲產生的地方此刻進行着一件可怕的，聲勢的浩大是得未曾有的事情，那邊是一個還沒有看過也沒有聽過的砲火地獄。薩布洛夫已經不注意到寒冷，祇是有時用手拂去落在睫毛上的雪花，繼續側耳聽着。

「難道這就是那件事嗎？」他想了轉過臉去對站在旁邊的自動槍手說。

「聽見什麼嗎？」

「上尉同志，怎麼不呢！聽見。我們的砲在轟。」

「你為什麼想是我們的呢？」

「從聲音上聽得出。」

「這早就已經有了嗎？」

「已經聽見有一個鐘頭了，」自動槍手說。「一直沒有沉靜過。」

薩布洛夫迅速回到掩蔽部裏，先推醒瑪斯連尼考夫，後推醒從連裏回來不久和衣而睡的華寧。

「起來，起來，」薩布洛夫用五分鐘前泊洛青柯和他說話的同樣激動的聲音說。

「什麼？發生了什麼事？」瑪斯連尼考夫問，一面已經用機械的動

作穿着鞋子。

「發生了嗎？」薩布洛夫說。「發生了很多的事。到上面去聽聽。」

「聽什麼？」

「你先去聽了再說。」

衣服穿得好好的華寧已經跑了出去，衣服穿了一半的瑪斯連尼考夫也跟他跳出去。薩布洛夫等他們出去了便吩咐接錢生給他和泊洛青柯接電話。

「我在聽，」泊洛青柯的聲音從聽筒裏傳到他那裏。

「將軍同志，我報告：聽見了」薩布洛夫說。

「啊……大家都聽見了！我把所有的人都叫醒了。開始了，親愛的，開始了。我還要看見我的故鄉烏克蘭，我還要站在基輔的弗拉吉米爾小山上。明白嗎？」

「明白，」薩布洛夫說。

照薩布洛夫所記得的泊洛青柯無論是在西線上、是在伏洛聶士城下、是在這裏幾乎都從未提起過他深深愛戀的烏克蘭，尤其是基輔，也不喜歡人家當他的面說到這件事，——這是刺痛他心頭的話！而現在他竟自己說到基輔了。

「我已經是第四天靠天亮的時候不睡了，」泊洛青柯在聽筒裏說。

「我一直走出去，聽聽還沒有開始嗎？我們的人喜歡在天亮之前開始。所以我一直不睡，走來走去的聽着。我今天出去，它已經開始奏樂了……聽得清楚嗎，薩布洛夫？」

「清楚，將軍同志。」

「我還沒有得到軍司令部的正式通告，」泊洛青柯說。「你暫時等一會通知他們。然而何必要通知他們呢？他們自己聽見會猜得着的。可是總而言之，你不要正式通知。我馬上和司令商量商量再讓你知道。」

泊洛青柯掛上了聽筒。薩布洛夫也掛上了。他還沒有準確地知道這一切是怎樣的和在什麼地方進行着，可是他毫不懷疑地感覺它是開始了，雖然它一共不過是在一小時前開始，但是從此刻起往後已經不能想像在生活中如果沒有這個遙遠的雄壯的砲隊進攻的響聲將是個什麼光景。不管在這一分鐘裏聽得見或是聽不見它，它已經存在在意識中了。

「難道是開始了嗎？」薩布洛夫幾乎是詫異地重問了自己一次，自己又堅決地回答道：「是的，是的，當然，是的。」

雖然他僑居在幾乎是伏爾加上面的掩蔽部裏，像在捕鼠機裏一樣，而德國人離伏爾加河岸中間剩下了八百公尺，離他的掩蔽部祇剩下六百公尺的路途，然而同樣地他在一生中第二次體驗到有如某一次的十二月裏在莫斯科城下那同樣的無可比擬的進攻的幸福。

「嗚，怎麼樣，聽見了嗎？」他莊嚴地問走進來的華寧和瑪斯連尼考夫。

他們凝然不動地坐了十五分鐘，偶而互相投以說了一半就中斷的話，他們被這難以置信的喜悅弄得目瞪口呆了。

「這件事不會失敗吧？」華寧問。

「不必疑惑，」薩布洛夫說。「不必疑惑。在一個月前或許會失敗。可是現在我們爲了這件事在這裏坐了最後的一個月，所以它不會也不能失敗。」

「哦；我多麼希望此刻我是在那邊！」瑪斯連尼考夫說。「我多麼希望能在那邊，」他興奮地重複說。

「在什麼地方的那邊？」薩布洛夫問。

「嗚，就是進攻的那邊。」

「你可以想，米夏，你此刻是在塔盧喀特^{②②}的什麼地方。」

「不，我希望要在舉行進攻的那個地方。」

「我們這裏也要舉行進攻，」薩布洛夫說。

「嗚，這還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今天。」薩布洛夫出乎自己意料地響亮而莊嚴地說了這個字。

「今天？」瑪斯連尼考夫反問說。

瑪斯連尼考夫等着薩布洛夫繼續下去，可是薩布洛夫卻不開口。他此刻忽然想出了一個他不情願預先宣布的計劃。

「嗚，如果是這樣就好，」瑪斯連尼考夫等了一會說。「或者我們來喝酒慶祝進攻嗎，啊？」

「在天一亮的時候嗎？」薩布洛夫驚奇起來。

「如果你情願的話，我們可以算此刻是夜晚，——天還沒有亮呢，

^{②②}在烏茲別克，這裏意思說是很遠的地方。

』華寧插進來說。

『彼底亞！』薩布洛夫喊道，可是彼底亞沒有答應。『彼底亞！』他又喊了一聲。

彼底亞或許到第五聲或是第六聲上纔初次答應，因為他站在上面，像他們五分鐘以前站在那裏一樣，聽着。他聽見薩布洛夫喊他，可是他初次胆敢讓它做耳邊風，——因為他要好好地細聽砲擊的聲音。薩布洛夫便不得不親自跳到交通路裏。

『彼底亞！』他又喊了一遍。

彼底亞好像是纔聽見似的跑到薩布洛夫面前。

『怎麼，在聽嗎？』薩布洛夫代替了期待的叱責問他說。

『在聽，』彼底亞微笑了。

『呸，去吧，給我們斟酒，』薩布洛夫說。

彼底亞把杯子和酒瓶弄得鏗然響鳴了半分鐘以後，便端了一個盆子進來，裏面放着三個酒杯和一聽忽促開啓的罐頭食品，叉子像扇形似的突在外面。

『給你自己也倒上，』薩布洛夫改變自己的習慣說。

彼底亞掀起雨幕走出去立刻又拿了自己的杯子回來，從他回來的速度上判斷起來，杯子是事先已經斟滿了的。

他們碰了杯默默地喝乾了，因為一切都很明白，其他也無話可說：他們是慶祝進攻而飲。

半小時後泊洛青柯打電話來，已經用比較平靜的聲音，可是仍舊還激動地說從前綫司令部得到我方軍隊於早晨五時在有威力的砲火準備以後在史大林格勒的北方轉取攻勢的正式確證。

『要把他們切斷，切斷！』在薩布洛夫掛上聽筒，對他們述了和泊洛青柯談話的內容以後，瑪斯連尼考夫欣喜地大喊起來。

『華寧，』薩布洛夫說，『你到第一連去，你到第二連去對他們說。』

『你留在這裏嗎？』華寧問。

『是的。我要和雷米淑夫談一談。』

薩布洛夫削了鉛筆，從參謀部的文件夾裏拿了一張上面有營區的形勢和前面的房屋的圖形，開始沉思起來。

後來他接二連三地在圖形上做了幾個迅速的記號。是的，他們也應該今天進攻。這對於他是明白的。

他當然理解主要的事變現在是在離他們遠遠的北面，或許是在南面，而他們的命運——是還要在這裏待好久，不過至少在今天開始了他們一向那樣忍耐地等待着的那偉大事件的時候，他便產生了一種汲汲希望活動的渴望。

埋在他的心中和其他的人們心中的那股力量應該立刻就在今天尋找到它的出路。他打電話給雷米淑夫：

「上校同志嗎？」

「是的。」

「上校同志，許我到您那裏來。我有一個不大的作戰計劃。」

「作戰的？」雷米淑夫說，甚至從電話裏薩布洛夫也可以發覺他是微笑了一下。「進攻的軍隊的榮譽不讓您安心嗎？」

「不讓，」薩布洛夫說。

「噢，有什麼辦法呢？這或許是好的，」雷米淑夫說。「不過不要到這裏來，我自己來。」

「什麼時候來？」

「馬上就來。」

然而雷米淑夫一直過了半個鐘頭纔來。在他沒有解開皮襖和除掉皮帽之前，他的被寒風吹得發紅的長着白鬚的臉，像慈祥的聖誕老公公的臉。他脫了衣服，在薩布洛夫旁邊坐下，開始喝彼底亞給他端來的熱茶。

「經過在加里亞長久停留以後，在勃魯西洛夫^{⑤⑥}進攻的日子中在某種程度上我也經驗到類似的感覺。感覺是非常好的，特別是在頭幾天裏。不過此刻更厲害些。」

「什麼更厲害些？」薩布洛夫問。

「一切都更厲害。連進攻，連感覺。」

「您想這是非常的大進攻嗎？」薩布洛夫問。

「我確信，」雷米淑夫說。「是很大的，極大無比的。噢，你的是什麼計劃？」他把茶杯放在旁邊，臉緊對着薩布洛夫說。

⑤⑥勃魯西洛夫（Брусило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名將，以在加里西亞會進行突破戰，殲滅德軍著名。

「計劃很簡單：佔領考紐考夫後面的一所從前是我的房子。」

「在什麼時候？」

「今天夜裏。」

「用怎樣的方法？」

薩布洛夫用簡短的幾句話在雷米淑夫面前展開了考紐考夫夜裏對他說的可不是沒有預料到實現是這麼逼近的那個計劃。

「主要的是進攻並不是從他們防備的地方出發，而是直接從考紐考夫的被包圍的房子裏出去，德國人在那裏除了消極的防禦以外，一點也不防備。」

雷米淑夫輕撫着白鬚說：

「可是人呢？好是好的。不過人呢？」

「這件事以前也使我犯難為，」薩布洛夫說，「我覺得祇要給我們人，進攻是可能的。可是今天在這個以後，」他向出口處啾啾嘴，門外一直可以聽見砲擊的回聲，「在這個以後我想……」

「我們就這樣做嗎？」雷米淑夫打斷了他。

「是的，就這樣。可是以後，」薩布洛夫微笑了一下，「您在高興的時候會稍微給一點的，啊？」

「我給，」雷米淑夫其間也微笑了說。

「噢，我們向將軍報告的時候，他也會給的吧？」

「毫無疑問會給的，」雷米淑夫說。「我不知道是給還是不給，可是將軍會給的。」

「不過您也會給的吧？」薩布洛夫說。

「給的。我不是說着玩的。我第一把自己給您。哦，老天，我多麼討厭坐着防守。您知道怎麼嗎？」他迷細着眼睛對薩布洛夫看了一眼。

「我們一定要把這所房子奪到手。在從北方來的這樣的伴奏之下不做這件事簡單是可恥的。房子……這算是什麼房子呢？」

他大笑起來，可是立刻就變為嚴肅了。

「然而房子——這代表很多，幾乎是一切，是俄羅斯。」他帶着凳子一同倚到牆上拖長了聲音重復說：「俄羅斯。等我們天亮奪到這所房子的時候，您簡直不能想像我們那時候的情緒。噢，房子是什麼？是四堵牆，甚至不是牆，而是四堆廢墟。可是心裏說：我們要像奪回這所房

子一樣地把整個俄羅斯退回來。您明白嗎，薩布洛夫？主要的是開始。不管它是從一所房子着手，是從半維爾斯特^{③④}着手，可是在這時候會感到往後也要這樣。在一切未結束之前，往後都要這樣。好了！』

『噢，您預料怎樣把人引到考紐考夫那邊去？』他已經用談事務的聲調說。

薩布洛夫解釋他預料怎樣在一夜當中把人引到考紐考夫那裏，怎樣悄悄地做這件事，怎樣用手搬着迫擊砲，或者甚至用手抬幾尊大砲過去。

半小時後他們結束了事前的打算便打電話給泊洛青柯。雷米淑夫帶着一點莊嚴的意味對聽筒裏說：

『將軍同志，我此刻在薩布洛夫這裏。我和他在他的營裏籌劃攻勢行動的計劃。』

聽見了『攻勢行動』這句話，泊洛青柯便迅速地說：

『是的，是的，您和薩布洛夫兩個人馬上到我這裏來。馬上就來。』

他們走到交通路裏，向泊洛青柯那裏去。天已經開始亮了，可是白帷似的風雪依舊從四面包圍着地平線。砲轟的遙遠的轟聲並未減弱；天亮了似乎聽得格外清楚。

泊洛青柯的情緒興奮。他在掩蔽部裏雙手反背在後面走來走去。他身上仍舊穿着不久以前招待指揮員時所穿的那件節日的夏服，可是今天掩蔽部裏很冷，將軍受不住寒氣，把一件舊棉襖披在夏服上面。

『冷呀！冷呀！』他用這句話來歡迎薩布洛夫和雷米淑夫。『伏斯特烈考夫這個狗養的，也不來招呼招呼有柴沒有。火爐幾乎要斷氣了。』他使用手摸摸微微有點熱氣之火爐。『伏斯特烈考夫！』

『是，將軍同志！』

『幾時可以有柴？』

『再過一個鐘頭。』

『噢，你瞧。冷得很，』泊洛青柯重複說。『你們的攻勢行動的計劃是怎樣的？』在他的聲音中感到不能忍耐的神氣。『上校，您報告吧。』

『如果您允許，』雷米淑夫說，『讓薩布洛夫上尉報告吧。這是他

③④維爾斯特——俄里名。

的計劃。」

「噢，有什麼辦法呢，他就是他吧。此刻我要緊的是要攻勢行動。至於什麼人報告並不怎麼要緊。噢，報告呀。」

薩布洛夫在這天早上第二次簡略地報告了奪取房屋的計劃。

「在一夜中間您來得及把人集中在考紐考夫的房子裏和到天亮的時候進攻嗎？」泊洛青柯問。

「來得及，」薩布洛夫說。

「你們那裏有多少人可以去做這件事？」

「三十個，」薩布洛夫說。

「您可以給他多少？」

「再給二十，」雷米淑夫想了一想說。

「意思說，你來得及把五十個人移過去和加以準備嗎？」泊洛青柯向薩布洛夫說。

「是的，來得及。」

「可是如果我再給你們三十，那末已經是八十，你也來得及嗎？」

「格外來得及，將軍同志，」薩布洛夫懷着喜悅的情緒說，在一個人感覺非但他一個人而且連周圍所有的人都急切希望他的計劃的時候，他便會產生出這種情緒來。

「噢，有什麼呢，好呀，」泊洛青柯說。『我們就從這一點開始我們的攻勢。不過你要注意，』他對薩布洛夫說，『我不會給你人來浪費。我毫不懷疑我們要得到這所房子。無論北方那面的情形是怎麼好，不過無論如何暫時還是我們在史大林格勒的包圍中，而不是德國人。明白嗎？』

「明白，」薩布洛夫說。

「將軍同志，」雷米淑夫說。

「什麼？」

「准許我個人參加行動。」

「個人？」泊洛青柯狡猾地睜細了眼睛。「這算是什麼意思：您要在薩布洛夫的指揮站上嗎？噢，有什麼呢，本來是應該這樣的——您豈不是團長嗎。或者還是爬到考紐考夫的房子裏去呢？您注意到這一點嗎？爬過去嗎？」

雷米淑夫不響。

「爬過去嗎？」

「爬過去的，將軍同志。」

「這也許可。不過現在我已經不許您爬到另外那一所房子裏去。讓薩布洛夫一個人到那邊去。懂嗎？」

「是，將軍同志，」雷米淑夫說。

「他——到那邊去，您——到考紐考夫的房子裏去，我呢，或許自己到他的指揮站上去。我們現在就這樣決定。嗚，走吧。我馬上吩咐挑選三十人給你們。不過要小心。您要注意，這是最後一批人了。等一會。坐下。」泊洛青柯止住了他們。

他們遲疑不決地坐下來，而泊洛青柯仍舊在室內走來走去。

「坐着，坐着。我因為冷，所以走來走去。嗚，怎麼樣，我以前是對的，」泊洛青柯仍舊繼續在室內走着說。「我不能一齊都告訴你們，連我自己也不完全曉得，不過我到底是對的。對嗎？」

「對的，」薩布洛夫說。

「他是個狡猾的狐狸，」泊洛青柯對薩布洛夫啾啾嘴說。「他知道我有一年半了。他那天夜裏就猜到我是注意到了。——我從眼睛上看出來的。嗚，怎麼呢，好……」

「准許走嗎？」薩布洛夫問。

「好，您用電話通知我進行準備的情形。要詳細報告。我是很關心的呀，」他突然完全簡單地幾乎稚氣地說。「哦，還有。用將軍的名義告訴戰鬥員和指揮員們：什麼人第一衝進房屋——得勳章，第二個——得獎章，有人捉到『舌頭』^{③④}也得獎章。你們就這樣傳達。你說起初的提議是考紐考夫提出來的嗎？」

「是考紐考夫。」

「給考紐考夫一個獎章。我不久以前曾給過他一個勳章，是嗎？」

「是的，」薩布洛夫說。

「這樣就好！現在給他獎章。讓他帶着。你就這樣告訴他：勳章包在我身上。嗚，完了。可以走了。」

③④「舌頭」——指被捉的俘虜，從他口中可以探出敵方的情形。

二十六

整天都在準備夜間的進攻中過去。大家迅速地毫不遲滯地並且以驚人的敏捷做着一切。對於活動的狂熱的渴望彷彿控制着師裏所有的人，從薩布洛夫起到泊洛青柯爲止。在師參謀長打電話給薩布洛夫說從師團後備隊裏集合了三十人以後已經過了二小時。從各個部隊來的砲手給了三尊大砲以備在奪到房子以後，當夜立刻就把它們推到那邊去。彼底亞在掩蔽部的角落裏弄幾枝自動槍——他自己的，薩布洛夫的和瑪斯連尼考夫的，他那樣精細地擦它們和加油，彷彿行動的命運的關鍵都在這上面。他甚至把薩布洛夫的後手溜彈的破爛的帆布袋也從角落裏拖出來仔細地加以補綴。

這一次營裏並沒有遵守戰時法伊在準備行動時所要求的那般嚴格的秘密。相反的每個人都知道了夜裏準備要奪取房子而心中爲了這件事情高興，雖然有許多人或許正是要爲了這個攻勢行動而要在這天夜裏喪失自己的大好頭顱。

證明攻勢是在繼續的隱隱的連續不斷的砲擊和經過在防禦中長久停留以後的這個奪取房子的出人意外的思想——一切歸納起來逼得大家不想到死，或者更正確地說比平時少想到它。

黃昏時候雷米淑夫到營裏來了。他說他和泊洛青柯的人都預備就緒在等待着。華寧、瑪斯連尼考夫、薩布洛夫，和雷米淑夫四個人在一起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點東西，吃得不特別飽，因爲忙着擦槍的彼底亞這一次弄錯了。後來他們講定了關於職務的分配。

華寧應該留在營裏。說來也是湊巧；他剛從連裏回來。各處陣地上整天進行着普通的射擊，德國人甚至兩次轉取不大的進攻。總而言之，一切的事都那樣進行着，彷彿在北方根本就沒有這個駭人的，把人們的意識中全都弄得七顛八倒的砲擊似的。現在華寧要在營參謀部裏值夜，總要有一個人留在這裏的。他毫不爭執地同意了，雖然薩布洛夫從他的臉上看得出他是很不滿意而困難地克制着。反之瑪斯連尼考夫的心境却非常好。他要和薩布洛夫、雷米淑夫一同到考紐考夫的房子那裏去。

天一黑薩布洛夫便立刻帶着第一批戰鬥員和瑪斯連尼考夫安全地潛

入考紐考夫的房屋。

「上尉同志，許我問嗎？」考紐考夫把這句話來迎接薩布洛夫。

「呶？」

「那末原來是我方的軍隊用這個砲擊把德國人包圍在圈子裏面嗎？」

「意思說是的呀。」薩布洛夫說。

「我也是這樣解釋的，」考紐考夫說。「不然他們老是問我：『少尉同志（他們老是叫我少尉，因為我是衛戍隊的長官），少尉同志，這是我們的軍隊在進攻嗎？』我說：『確實是在進攻。』」

「確實是進攻，考紐考夫。確實是進攻，」薩布洛夫說。「我們今天也要採取攻勢。」

後來他轉告考紐考夫說泊洛青柯要用一個獎章獎賞他，考紐考夫便伸直了說：

「我要竭誠努力。」

考紐考夫的人和抵達的戰鬥員們一同悄悄地每人手裏搬着一塊磚頭在除去通口的障礙，突擊隊就應該穿過這些通口從房子裏爬出來。他們沿着交通路搬出來少量的炸藥，手榴彈，後來拖來幾架攻坦克砲和兩團迫擊砲。

等薩布洛夫把瑪斯連尼考夫留下來調度以後的事，自己回到指揮站的時候，他在那邊發覺了一個年紀很輕的少尉，砲台指揮員，他報告他的三尊大砲已經在這裏了。他來請示怎樣把這些大砲往下推的命令。

「有的地方推，」薩布洛夫說，「有的地方不得不用手抬。」

「我們用手抬，」少尉特別有準備地說，「今天所有的人都有這種準備。」

「我們即使全路都用手抬也行。」

「不。不必全路，」薩布洛夫說。「不過如果你們弄出響聲來，即使德國人爲了這件事不把你們的頭弄下來，我也要把它弄下來。完了。去執行吧。」

「上尉同志，我們不會弄出響聲來，」少尉說。

薩布洛夫把彼底亞給他做伴，彼底亞到考紐考夫那裏已經去過了三次。

等薩布洛夫在房子集合了他自己的人 and 雷米淑夫的人，迎接了最後

的一批人——從泊洛青柯那裏來的三十個人，和把他們分成小隊開始走過去到考紐考夫的屋子裏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最後他自己和雷米淑夫一同到那邊去。

戰鬥員們在地窖裏的水門汀地板底下造了一間吸煙室，大家輪流着像母雞就姆似地很擠地蹲在裏面抽煙。遇着煙草缺乏的時候，他們便三個人或是四個人合抽一枝自己捲的香煙。薩布洛夫從口袋裏抽出一個煙草袋，把全部細碎的，變成小片的烟葉撒在各個戰鬥員的手心裏。他自己不想吸煙。他幾乎不着急，祇是時刻苦惱地努力要想起來有沒有什麼事忘記了和是不是一切都做好了。

聯絡兵把電話線從考紐考夫的房子那裏一直延長到薩布洛夫的指揮站，德國人白天會看見那電話綫而把它炸斷的，可是夜間它便可以服務。薩布洛夫從這根電綫和泊洛青柯取得了聯絡。

「你從那裏打來的？」泊洛青柯問。

「從考紐考夫的屋子裏。」

「好漢，」泊洛青柯說。「我恰巧要說叫他們通過去。呶，怎麼樣？」

「將軍同志，在作最後的準備。」

「好。過半小時可以動手嗎？」

「可以，」薩布洛夫說。

「那末是零時三十分。好，」泊洛青柯說了不知爲什麼又補充說：「上帝助你成功，」雖然他以前從未這樣說過。

可是動手到底不是在零時三十分，而是晚了四十五分鐘：在一點一刻。攻坦克砲無論如何不能拖過裂口，所以不得不把牆上的磚頭一塊一塊地拆掉。

最後，等第一批要去進攻的全部五十個人分成四個突擊隊，工兵帶着炸藥包和手榴彈，和他們一同去的自動槍手完全準備就緒，砲口從裂口裏塞出來對準了不遠的看得見的牆壁（德軍的機關槍就在那裏）那個方向的時候，在一點一刻濶用低語發出了開始進攻的命令。

迫擊砲那樣驚天動地的大響起來，以致回響竟像從一座牆彈到一座牆似的沿着廢墟轟轟地響過去。大砲開始直接照準地開着，兩個突擊部隊和薩布洛夫，瑪斯連尼考夫一同向前出動。縱然德國人是提防着進攻

，那末無論是從那一面，也不會想到從這個被包圍的，在他們看來是整個兒被封鎖的房子裏會來進攻。

他們猛烈地，可是毫無秩序地射擊着，顯然他們是心慌意亂了。

像所有的夜戰一樣，這次的格鬥充滿了出人意外，直射，直接扔在腳底下的手榴彈的爆炸，——夜戰中主要的並不是人的數量，而是戰鬥的人的神經的強健性所造的一切。薩布洛夫夫扔了幾次手榴彈，在黑暗中他幾次絆着石頭而跌倒了。

最後他跑過房屋的地窖的全部廢墟，跑到房子的西面，他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吩咐在他旁邊的一個戰鬥員轉達一聲，叫把大砲趕快拖到這裏來。

一切發生的事情對於德國人是這樣突然，以致他們中間許多人都被殺死，而其他的人在未加考慮是怎麼一回事之前，便不得已輕率地從房子裏跑出來。可是房子被俄羅斯人佔領了的突如其來的報告顯然使最近處的德國長官騷動非常，使他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就地集合了手邊所有的人，而且也不等天亮，便違反習慣地派他們去反攻那所房屋。第一次反攻被擊退了。他們於是過了半小時，用迫擊砲彈撤了房屋，再度去進攻。薩布洛夫夫心中又一次感謝泊洛青柯因為他給他增加了人。房子裏連一堵完整的牆也不剩，——到處都是廢墟，窟窿和裂口，德國人可以穿過裂口爬過來，所以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需要守衛着。

在德國人第二次反攻的酣戰中瑪斯連尼考夫爬到薩布洛夫夫面前問他有手榴彈沒有。

「有，」薩布洛夫夫譯，一面從腰帶上解了一個手榴彈遞給他。「怎麼，所有的都花光了麼？」

「抄掉了。」瑪斯連尼考夫以激動的聲調說。

「你去告訴他們把迫擊砲拖到這裏來，即使兩尊也好。此刻不需要，可是黎明的時候應該已經在這裏。米夏，我和你在這裏做一個指撥站，一處也不要去。懂嗎？」

「懂的，」瑪斯連尼考夫說。

「噢，去告訴迫擊砲手。」

「馬上就去，」瑪斯連尼考夫說。

他整個身心還浸淫在戰鬥的狂熱中，他不情願離開這裏。

「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他輕輕地說。

「嗚？」薩布洛夫停止了自動槍。

「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那邊的攻勢進行得順利嗎？你想怎麼樣？」

「順利的，」薩布洛夫說了重又把自動槍瞄準了：他覺得前面有人在蠕動。

「把他們包圍起來了嗎？」瑪斯連尼考夫問，不過沒有來得及得到答覆。

從左面的裂口裏立刻跳出幾個德國人來，他們終予在房屋的牆壁上找着一個無人保衛的隙口。薩布洛夫放了長排槍，自動槍的子彈盤告罄了。他用手在腰裏摸索，應該有一個手溜彈掛在那裏，可是沒有，——他剛剛把它給了瑪斯連尼考夫。但是德國人已經逼近了。瑪斯連尼考夫從薩布洛夫肩後將手溜彈投出去，可是它不知爲什麼沒有爆發。那時薩布洛夫便把自動槍倒過來，抓住槍口，用盡全身之力用槍托打擊那些並排掠過的黑影。他的氣力用得過猛，竟管不住而把自動槍在一樣發出喀咯的響聲和狂吼的東西上弄毀了，自己也合仆跌在前面去。大概正是這樣纔救了他——一排長長的探索自動排槍掠過他的上面。

瑪斯連尼考夫用七發短槍朝黑暗中放了幾次，後來，看見德國人在躺着的薩布洛夫上面揮動着自動槍。瑪斯連尼考夫便扔掉空的短槍，從旁邊向德國人跳過去，用雙手扼住他的喉嚨，兩個人便一同在石頭地上滾起來。瑪斯連尼考夫的左手陷在兩塊石頭中間，他祇聽見軋的一聲，便不能動了。他用另外一隻手仍舊扼着德國人的喉嚨，滾着，一會在他上面，一會到了他的下面。

他最後感覺的是一樣沉重的，冰冷的東西壓到他胸口：德國人從腰帶下面把巴拉碧魯姆式手槍抽出來，用一隻空着的手把手槍壓在瑪斯連尼考夫的身體，接連扳了幾下槍機。

薩布洛夫跌昏了甦醒以後，跳起來看見了一個在腳底下滾動的小黑球。後來槍聲響了，小球爆炸了，一個不認識的高大的人形開始豎起來蹲着。薩布洛夫手邊一樣東西也沒有，他從腰帶上把自動槍子彈盤扯下來，就讓它照原來的樣子放在袋裏面，用雙手抓住它，用盡全身之力（這是他的擅長），在那德國人頭上打了三下。

從鄰近地窖裏跑來的自動槍手們已經躲在牆壁突出的部分後面射擊。反攻被擊退了。

「米夏！」薩布洛夫喊道。「米夏！」

瑪斯連尼考夫不作聲。

薩布洛夫下到地上，推開死德國人，用手摸索着，伸手達到瑪斯連尼考夫那裏，摸着了領章和上衣上面的紅星勳章，後來摸到了瑪斯連尼考夫的臉重又喊道：「米夏」。瑪斯連尼考夫不作聲。薩布洛夫又摸了他一次。靠左面心口的地方，濕的上衣粘住了手指。薩布洛夫試試把瑪斯連尼考夫扶起來，他忽然發生一個怪誕的想法，他以為如果他此刻攙扶一下瑪斯連尼考夫使他可以站起來，那末這是非常重要的，那時候他一定會活。可是瑪斯連尼考夫的身體無助地在他的手上掛下來，於是薩布洛夫便用手把他托起來，就像瑪斯連尼考夫在四天以前把安尼亞托起來一樣，跨過石頭抱走了。

「砲推來了嗎？」他聽見了發砲擊的砲兵少尉的聲音便問。

「是的。」

「放在那裏？」薩布洛夫又問，他那樣站着好像完全忘了他的臂上躺着瑪斯連尼考夫。

「一個放在這裏，直對着，兩個放在兩翼上。」

「對的，」薩布洛夫說。

他走到地窖裏，那裏還剩下一塊水門汀的天花板可以掩着劃一根火柴，他坐在地上，手裏還托着瑪斯連尼考夫。

「米夏，」他又喚了一次，就劃了一根火柴，立刻用手把它遮住。

瑪斯連尼考夫的慘白的臉在微弱的光綫中在他面前一掠而過，鬚曲的頭髮甩在後面，有一縷濕而無力的頭髮粘在額上。薩布洛夫將它整好。從最後的談話到這個沈默雖然一共祇把他們隔離了幾分鐘，可是薩布洛夫覺得漫漫地好像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戰慄了一下，後來仍舊把瑪斯連尼考夫抱在手中痛哭起來——這是這五天以來的第二次。

一小時後，德方最後一次的夜間反攻結束了，並且明白了德國人決定將下次的進攻延期到早晨。薩布洛夫召來參加突擊房屋戰鬥的工兵排長，命令他給瑪斯連尼考夫掘一個墳墓。

「就在這裏？」那工兵詫異地問，他知道陣亡指揮員的軀體總要從

戰場上運到後方去的。

「是的，」薩布洛夫說。

「或許在我們的地區上比較好些？」

「不，就在這裏，」薩布洛夫說。「這現在已經是我們的地區。去履行命令。」

工兵們在地上扒了好久，試試在基地旁邊找到一塊比較凍得不厲害的土壤，可是凍土不肯向鏟子和鐵槌讓步。

「你們在那裏掘什麼？」薩布洛夫陰鬱地問。「我來指給你們看什麼地方掘。」

他把工兵們領到房子的正當中，殘剩的屋頂就像黑色的十字架一樣還懸在上面。

「就在這裏，」他用皮靴敲着水泥地空洞地發響說。「鑽一個洞，把炸藥塞進去，炸掉了再埋葬。」

他的聲音是異乎尋常地嚴厲。工兵迅速地鑽了一個洞，塞了幾公斤炸藥進去，便躲到旁邊的牆壁後面，再點上火藥綫。一聲短促的爆炸聲轟然響起，在聲音上聽起來和四周聽見的幾十個迫擊砲彈的爆炸聲很少有區別。在炸開的地上形成一個一公尺多深的窪坑。他們把坑裏的磚頭和水泥碎片扒出來再將瑪斯連尼考夫的屍體放進去。薩布洛夫跳進坑裏，站在屍體旁邊。他脫掉瑪斯連尼考夫身上的大衣，好容易把已經僵硬的手臂從袖子裏褪出來，便用大衣將身體蓋上，祇把臉露出來。東方已經微微發白了，薩布洛夫彎下腰來，便清清楚楚地看見瑪斯連尼考夫的臉。薩布洛夫把瑪斯連尼考夫上裝裏的證明文件放到自己的口袋裏又把勳章旋下來。

「誰有來福槍？」他從墳墓裏站了起來問。

「大家都有。」

「噓，往空中放排槍，後來把墳填上，我來發令。一！二！」

他將自己的自動槍過度裝上子彈和大家一同開槍。短促的排槍嚴峻而不響地在寒冽的空氣中響了。

「現在填上吧，」薩布洛夫說，他從墓旁轉過身來，不希望看見土塊和石頭將要撒在和撞在這個人身上，在一小時前他還不能想像這個人會是死的。他並不轉過身去，不過用背來感覺冰冷的石塊怎樣落到

墳墓裏去，它們怎樣越撒越高，聲音越來越輕，因為石頭是越來越多了。現在工兵的鏟子已經存扒了，要把它們弄得和地面一樣平。

薩布洛夫蹲下來，從口袋裏抽出拍紙簿撕下一張紙來在上面塗了幾行。『瑪斯連尼考夫被打死了，』他寫。『我留在這裏。如果您贊成的話，我認爲叫華寧和參謀部也搬到前面來，搬到考紐考夫的房子裏來，離開我近些是合宜的。薩布洛夫。』

他召來一個聯絡兵，吩咐他把便條送給雷米淑夫。

『噢，我們現在要作戰了，』薩布洛夫用如舊的陰鬱的聲音說。在他的聲音裏有準備奪眶而出的眼淚顫動着。『我們要在這裏作戰，』他並不是個別對着什麼人又重複了一遍。『連長在這裏嗎？』他喊。

『在這裏。』

『我們走吧。我以爲在右翼那裏需要在基石下面掘一個機關槍窠。你的機關槍放在第一層上嗎？』

『是的。』

『要炸碎的。需要掘在基石下面。』

他們踏在土敏土地上走了幾步。薩布洛夫忽然停下來。

『等一下。』

有一分鐘的寂默，我方和德方都不射擊。寒冽的西風穿過廢墟吹來，被風傳來的西方的遙遠的斷續的砲擊聲可以聽得很清晰。

清晨，在離史大林格勒五十公里的中河赫吐巴，——在遙遠的砲擊聲不能傳到，而祇有最初的關於進攻的傳聞纔開始傳到的那地方，——安尼亞輪在一所充當手術室的草舍裏的担架上。她已經施了一次手術，可是依然沒有把一塊很深的碎片取出來。她在這些日子中一會清醒，一會昏迷。她此刻躺着，一動也不動，面色慘白，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一切都準備好了，祇等待着那位同意施行重複的手術的外科主任，現在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這一次的手術上。醫生們互相會商着：

『亞歷山得·彼得洛維奇，您以爲怎樣，會活嗎？』一個年輕的女醫生問一個把白帽子一直壓到眉心的年老的外科醫生。

『一般的情形是不會活的，可是在他手裏或許會活，』外科醫生說，他捲了一枝煙捲又補充說：『如果心臟支持得住，或許會活。』

門大敞開來，一個矮小的侏儒以迅速的步伐從草屋的隔壁半間走進

來，背後帶來了一陣寒風，他的生着粗蠶的紅手指的手伸在前面，這些手指顯然已經用酒精擦過了，在他的濃密的黃褐色而帶白的小鬚下面有一枝夾在嘴角裏的烟捲突出來。

「放在桌上，」他對安尼亞翰的柵架那一邊看了一看說。「給我點上煙捲。」

別人給他拿了火柴，他便把煙捲移近火柴開始抽起來，手仍舊像從前一樣撐在前面。

「據說，」他一面走近手術檯一面說，「我們的軍隊轉取了總攻勢，包圍了史大林格勒外面的德國人。完了。完了。」他用手作了一個決定的手勢。「詳細的情形等手術以後再說。把我的煙捲拿掉。開燈。」

第二番晝夜的總攻勢進行着。在頓河河套，在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在十一月的夜的闇暗中金鐵鏖然，機械化部隊一邊踏在雪裏一邊匍匐而行，汽車緩動地行動着，橋梁被炸毀而折斷。村莊在起火，大砲發射的火光在天邊和燒跡的閃光融合成一片。在一夜中來得及變成僵硬的屍體像一點點的黑斑似的躺在道路中和田野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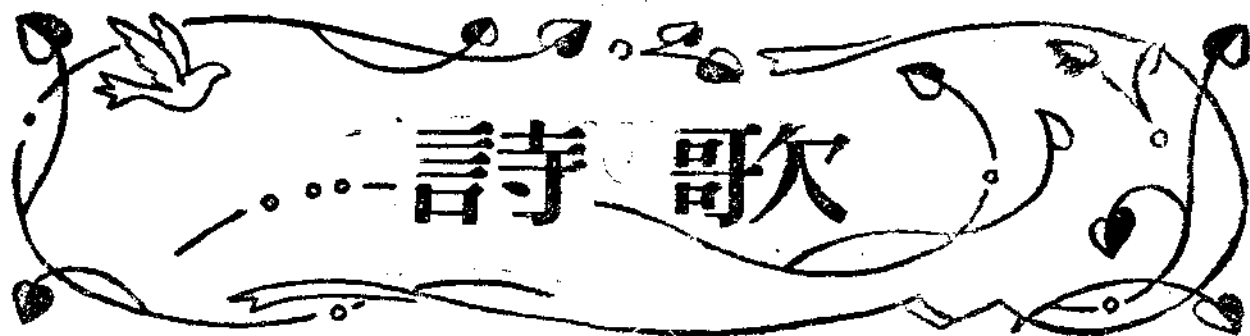
步兵們跌倒在雪裏，把遮耳帽深深地拉了下來，用手擋着風在雪地裏走着。他們手裏拖着大砲經過雪堆，把車棚砍倒用木板和橫木鋪成搖搖欲墜的小橋經過峽谷。

兩道戰線在這個冬夜裏好像在地圖移動的兩隻手一樣地移動着，彼此愈來愈接近，準備在頓河的草原上，在史大林格勒後面遠遠的地方會合。

在被他們包圍的這個範圍裏面，在他們的殘酷的擁抱裏面還有幾十萬德軍，有軍、師及其參謀人員、將軍、軍紀、大砲、坦克，有降陸場和飛機，有幾十萬人似乎還公正地認為自己是有力的部隊，而同時他們其實已經不是別的，而是明日的死人。

可是在報館裏這夜還用鑄字機來排像平日一樣地含蓄，不願意預先披露事變的情報局的公報，人們在臨睡之前，一面聽着無線電裏的最後消息，一面仍舊還代史大林格勒擔心，關於在這幾點鐘裏為俄羅斯開始的那用力奪取的偉大的軍事幸運却仍舊一無所知。

(全書完。磊 然譯)



波列伏伊
(Олег Полевой)

我的一代

(МОЕ ПОКОЛЕНИЕ)

我們少時遇到艱難的時代，
簡直千載難逢這樣的災害，
行軍，作戰，然後又行軍，
作戰，一人要代替三人。

命運撒鹹了麵包，用母親的眼淚，
在胸口畫了十字，用機槍的彈帶，
有我們神聖的憎恨綴在上，
給我們上路，領我們打仗。

⊖ ⊖ 俄俗，子女出門或出征，母親必為祝福，把鹽撒在麵包上作為路標並在胸前畫十字，以求上帝保護，此處均為借用。

難道有兵士會憎恨敵人，
他若對祖國並沒有愛心，
他雖然在那裏初次看見太陽，
在那裏聽到歌唱，自己也歌唱。

無論是血或是火，我們時常看到，
這些日子對什麼都已明白知曉，
兵士每一次心跳都要
使敵人的心不能再跳。

(林 陵譯)



維克多爾·烏朗
(Виктор Уран)

沒有鬍子的熱情工人^①

(БЕЗУСЫЕ ЭНТУЗИАСТЫ)

青春！
張開頑強的槳，
划吧，又固執，又堅強！……
國家給你送上
一份好行當！

幸運，黑臉，手脚靈便
(一本正經。他開手第一天。)
穿着新工裝的少年
爬登木架的頂巔；

他搬磚瓦，懷着愛心和歡樂
把牆壁艱難地建築，——
越過柱子樑木，
歌聲忙着播進房屋……

① 原文為「沒有鬍鬚的……」為便利誦讀起見，改用「鬍子……」。

這位愛吵愛鬧的健將，
令人叫絕的一撮髮翹在頭上，
却是一個快手出色的裝匠——
據我看，你和他有過來往；

做完了工——就進工人學校，
放假的日子，——也有規矩一條：
一定去看足球比賽，他總要
爲「其那木」球隊，一同擔心，歡笑。

你只要問一聲，在每個部門中，
他們一面，不倦不怠地勞動
年紀才只有十五的童工，
會給你講述他們的成功，

他們怎樣把限額超過百分，
他們怎樣把自己職權施行，
他們，高捲起袖子的這一羣
沒有鬍子的熱情工人！

(林 陵譯)

葉夫格尼·柳夫林
(Евгений Рылин)

孩 子

(МАЛЬЧИК)

被柔藹所籠罩，我們記起
久已熟悉的孩子，——
這孩子，已經第十二次
在影院看夏伯陽的片子。

由於流血而過份虛弱的，
我們受了傷的夏伯陽在游着。
也許，在這一次却難說，
會發生完全相反的事蹟？

當時我們的夏伯陽可能從那裏
游出了，高升到煙霧裏……
孩子看着 孩子相信這奇蹟。
怎叫我們對他不眼熱？

(海 明譯)

兒童文學

華西連柯
(Василенко)

綠木箱的故事

(РАССКАЗ О ЗЕЛЕНОМ ЯЩИКЕ)

再過幾天，我們工藝學校的生產隊就要到頓巴斯去了。我們三個人也去。我們以前建築過小孩玩耍的城市。現在却要在廢墟上來恢復房屋、工廠和礦井了。

今天，艾特里把沙烏爾和我領到了莫達次民德山麓。我們坐上了爬山火車，幾分鐘後，就到了山頂。我們站在山頂觀賞了半天城市。只見山下城市的宮殿，街道，橋樑都小得像玩具一樣。然而整個城市却長得綿延無邊。在這街道縱橫，廣場轟雜的迷亂中顯出一種奇妙的景象。日光照耀，燦爛輝煌，榮茂的篠懸樹叢生，蒼翠的松柏聳立，宮殿樓閣的大理石壁與庫拉河的銀色流水互相反映，好一個世外仙境的城市呵！

我一閉眼睛，就現出一片殘垣廢墟，磚瓦成堆，鐵片縱橫的荒涼景象。

「艾特里，你離開特比里西不可惜嗎？」

「可惜，」女孩答道，「但是我和你們一塊走就不可惜了。」

沙烏爾高興的微微一笑，低聲說道：

「艾特里，你真行！」他又向我說道：「你答應了要寫一大本小說

• 那就請你寫吧，唔，寫吧！」

我答道：

「今天就動筆，我們要一塊來寫，我要是忘了什麼，你們就提醒我，好吧？到那裏時，好念給我們的新朋友們聽。」

「還要把綠木箱拿給他們看，」艾特里補充道。

「一定。」我贊成道。

★

人們叫我瓦尼。我十六歲了。我是哥薩克人，頓河泰木拉省人，在那裏一直長到十四歲。離開那裏已經兩年，現在我每逢想家鄉時，不由得眼前就現出以下的情景：我在河裏騎着一個木桶。木桶靜靜地順水漂游，時沉時浮，我的兩隻光腳敲打着木桶，噲作聲（唔，現在若到那裏去一趟該是多好啊！）並呆呆的望着那有三個窗戶的房屋，這些房屋沿河邊陡岸自下而上，層層疊疊隱沒到葡萄樹影後邊去了。

我沒有到過頓巴斯以外的任何地方。

可是忽然間，完全出乎意外，我到了高加索山下的那爾奇市城裏。我是在德寇快到羅斯托夫時，隨父親到這裏來的。父親把我安置在一個孤單的卡巴丁女子家裏以後，他就回到頓河去，加入哥薩克團，我進了學校，繼續念書。

起初我很覺寂寞：無論到什麼地方，到處都是山嶺。非常想家，覺得天地間一切都沒有趣味。固然，那爾奇克的山嶺是很美麗的：遍山森林，蒼翠茱萸，秋季則滿林霜葉紫紅，好像野火一般。然而我卻像才移栽的葡萄秧一樣：全部萎縮了。我若不是同沙烏爾成了朋友的話，簡直不知要弄到怎樣地步了。

★

有一次，在教室裏，一個年歲與我相等的男孩，長長的臉面，黑色的頭髮，眼珠黑而明亮，他走到我面前，悄悄問道：

「你真是從靜靜的頓河來的嗎？」

「真的，」我答。

他好像是看稀奇東西一樣望我一陣，就走了。

到第二天，他同我並坐的同學調換了坐，把書、早晨吃的點心、和帽子都搬到了我的書桌裏來。他同我並排坐下以後，問道：

「你說，你同她說過話嗎？」

「同誰？」我莫明其妙。

「同杜娘。她比誰都好，對不對？甚至比阿克西尼婭都好，對不對？」

我明白了，他是指『靜靜的頓河』一書中的角色而言，便回答說，也許世上沒有這麼個杜娘。可是他却生起氣來：

「不應這樣說！不要說這話！有頓河沒有？有。並且地圖上也有。爲什麼沒有杜娘？都是有的！」

晚上，他來到我家裏。我同他講到我們的村莊，講到『狐仙喝的』酒——我們家鄉的兩種葡萄合製的『秦木拉』泛花的美酒，——給他講了半天。我講得很興奮，甚至念了普希金的一首詩：

「心愛的頓河，
把你的葡萄，
釀成泛花的美酒。
獻給饒勇的英豪！」

他目不轉睛的瞅着我，默然細聽。隨後說道：

「世上有很多奇聞怪事。你聽見說過藍石頭的故事嗎？」

關於藍石頭的故事，我一點也沒有聽見說過，因而就請他講給我聽，他却答道：

「以後再講。我們要好的時候長着哩。」

我倆果然成了朋友。

沙烏爾和我一樣，在那爾奇克也是沒有親人的。他的父親當商業機關的代辦，經常因公出外，母親在他七歲時就去世了。這種情況就使我們更加接近了。我很喜歡沙烏爾的幻想和愛聽故事的精神，他很專心聽故事，並且能滔滔不絕的說故事。他對於生活也像對於故事一樣，總期望生活中發生非常的事變。

可是關於藍石頭的故事，他始終只是允許給我講，但我每一提起來，他總是回答說我們要好的時候長着哩。我只好耐心的等着。

有一次，我們放學回家時，沙烏爾極鄭重地說：

「今天我要來給你講藍石頭的故事。今天可以講了。」

「爲什麼今天才可以講呢？」

他帶着神祕的樣子答道：

「你以後是會知道的。」

以下就是沙烏爾那天晚上所講的故事。

古時候，在高加索有一隻鳥，像鵬一樣高傲，像鷹一樣勇敢，像風一樣自由；它的眼睛像兩個明星，嘴和爪都是銀色的，羽毛細軟，呈現天藍色。它飛翔於空中，俯察人間的生活，有時落到民間作客，它飛來時藍光普照全村。人們給它甜密的野菓吃，給它潔淨的泉水喝。它吃完飛走以後，村中就開始了新的幸福生活。人們學會了巧妙的職業，建築了美麗的住宅，得到了豐富的收穫。人們的勞動成了快樂的創造勞動，於是人們把這樣的村莊稱爲藍色的村莊。

一個暴戾的王子知道了這種情形，就大發雷霆：『誰竟敢破壞我的法規？我不願人們享幸福。他們一享幸福就會忘記上帝，就會停止給我繳納自己的一部份勞動』。於是這個暴戾王子就命令自己的僕役去捕捉藍鳥，捉住時裝在鐵籠裏，帶到王宮來。

僕役們扮成旅客，分往各村，等待藍鳥飛來。其中一人忽見四下藍光閃耀，看見有一隻藍鳥自天空向村莊飛來。人們都跑到藍鳥跟前，餵以甜菓，飲以泉水，並祈禱幸福生活。這時王子的那個僕役也趕了來，跪在藍鳥面前，手心上放着一粒芬香的野菓子。輕易信人的藍鳥向他手心上剛一伸嘴，忽然被僕役抓住了翅膀。僕役帶着它騎上馬馳往暴王宮庭去了。

王子把藍鳥殺了。他用一個長針刺入藍鳥心房，飲了滴出的鮮血。然後僕役把它拿到高高的岩石，埋了起來，王子爲了防止有人偷竊死鳥起見，並設了守衛。

守衛人通宵提心吊胆，不知所措，當東方剛放曙光，他們就看見整個岩石都成了藍色，像神鳥的羽毛一樣。

王子聽說這種奇怪的情形，也戰慄起來，下令把所有村莊居民趕來，晝夜填埋這神鳥的墳墓。於是這個地方就出現了一個新山，不久，上邊也長出了稠密的樹木，藍色的岩石完全掩沒不見了。人們也就這樣把自己的幸福埋葬到巨丘中了……

……沙烏爾停住不作聲了，兩眼炯炯均向一旁呆望。

我說道：

『這是很悲慘的結局。結局不好。』

『並沒有完結，』此刻沙烏爾的莊嚴目光轉向着我。『爲什麼要這樣的結局！人沒有幸福是不能生存的。』

他又默待了一會，便莊嚴的結束了自己的故事：

『自從藍鳥的墳墓長成山以後，已經過了幾千百年。世界上的人已經傳了多少代。誰也不知道葬埋藍鳥和它給人帶來幸福的地方了。後來所說的幸福只是一種幻想傳說而已。可是忽然藍光又出現了。』

『一位旅客沿着山中小道行走，很想喝水。他於是走向路旁流水潺潺的小河跟前去喝水。剛一彎身，忽然看見：在潺潺的流水中有一小塊藍石頭，像個小星，放着藍光。旅客把藍石撈起來，吻了吻，就小心翼翼的捧在胸前，帶回自己村莊。該村莊興旺起來，像千年前那樣幸福。因而大家都明白，這塊小石頭是由藍鳥睡眠的藍色岩石下來的。地下的水把它冲到地面上來。贈給了人間。』

『固然村莊並沒有興旺多久。一個新王子把村莊燒成了灰燼，命令把石頭拋到遙遠的蒼海裏。可是，難道能夠阻住人們走向自己的幸福道路麼！人們歷代尋求着藍岩石去的道路。有些人在崩場的岩石下死亡，另一些人在窄狹的溝谷中喪命。然而每個村莊，每代人仍然選出大胆的人物，派去尋找幸福的石頭。在未找到自己的幸福之前，總是這樣尋找，尋找……』

『現在的結局好吧？』沙烏爾莊嚴的問道。

『好，』我答。『但是爲什麼你以前不能給我講這個故事呢？』

『爲什麼？那時你會相信麼？絕不會的。現在我可以拿個人給你看，大家都說他摸住藍石頭。昨天他又來到了那爾奇克。』

我甚至跳了起來。

『沙烏爾！你相信這故事是真的嗎？！』

沙烏爾現着不安的神情，抱歉似的微微一笑，看着一旁，說道：

『爲什麼相信？……不相信……不過，要知道，這裏也許有科學作用……比如，化學……』

『在藍鳥中？！』

『不是在藍鳥中，也許根本就沒有那麼多鳥。是在石頭中。』

他更有把握的解釋道：

『有能醫病的植物麼？有。有能健身的礦物麼？有。比方鹽類。藍石也許是一種礦物，只是比其他一切更有益於人就是了。』

我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因而說道：

『在我們村莊上，一看見有人把房子刷成藍色就說：「他們是在召引幸福」。』

★

我往學校走。看見一個女子在拐角自來水管跟前打水。晶晶的水流洩入桶中琅瑤有聲，頃刻之間，流滿了一桶泛花的冷水。一個上歲數的卡巴丁人，輕快的走到水管近旁，跪在水桶跟前喝起水來。這時在塵土飛揚的大道上，有一條乳房鼓鼓的大黃牛也轉向這裏來，站住，伸頭望着水桶。雖然是清早，可是天氣很熱，牛也想喝水了。那卡巴丁人站起來，用袖子擦擦嘴。他那斑白的眉毛長得像個遮沿一樣，嚴厲的望着乳牛，說了句卡巴丁話。女人嘻嘻笑起來，乳牛竟轉頭走了。

『他說什麼？』我問那女子。

女子仍然笑着，答道：

『他說，去吧，去吧，牛奶可要賣十二個盧布呢！去吧！』

我覺得這個人很滑稽，就跟上了他。有時走到他前邊去，有時落在後邊。他穿着栗色長袍，尖頭皮鞋，戴着白色毡帽。他雖然背着一個不大的綠箱子，而走起路來却異常敏捷。身瘦，腿長。臉晒得通紅，鬚斑白，下顎的鬍子刮得精光。滿臉皺紋，然而一對黑眼睛却頗有神氣。他正走着，忽然碰着了籐懸樹枝，把它碰斷了，他趕急回過頭來，摘下帽子，對着樹恭恭敬敬說了幾句話。走了幾步又轉到樹跟前去。現着抱歉的神氣，從衣袋掏出了一小條綾帶來，把樹枝纏上，才往前走去了。他忽然看見一家百葉窗上脫下了一塊小板，於是輕輕把箱子從背上取下，拿出一把小錘和幾個釘子，把小板釘好，才洋洋得意的往前走去了。

我竟忘掉了世上的一切，只跟着這個奇怪的人走去。我確信他絕不會看見我。但他忽然停下，先指指我的書，然後又向學校那方一指，笑瞇瞇的說道：

『要往那裏去。算學，幾何，物理。往那去吧。』

我窘促起來，不好意思的轉過身來，往學校去了。

★

「聽，「比喬」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有一次當我差點遲到，剛一走進教室時沙烏爾開口問道。

「我不知道，」我答。「世界上各種各樣的話難道少麼？」

沙烏爾心不在焉的瞟了我一眼，低聲說道：

「一個很奇怪的女孩子。奇怪極了。她叫我「比喬」。難道我就是比喬嗎？」

教員進來，講起功課。沙烏爾沒心聽講，總在想什麼事情，時時皺眉頭，現着莫明其妙的神氣。在休息時，他把我領到走廊的一角上，仍然現着莫明其妙的神氣，小聲說道：

「我往學校裏走。我走着，沒有妨礙任何人，為什麼妨礙人？可是她却走到我跟前說：「比喬，你好！怎麼可以走到？……」」

「她是誰？」

「是個小女孩。很奇怪的小女孩。兩眼沒有淚，完全是乾的，可是像哭着……並且說：「比喬，你好！怎樣可以走到彼阿提哥斯克去？」我回答道：「為什麼要走去？彼阿提哥斯克離這裏還很遠哩。要坐車才行」。我把她領到汽車站。並且把自己買作早飯吃的櫻桃也送給她了。她吃着，眼睛仍然像哭。我說：「你為什麼哭？你沒有錢買車票嗎？你坐在這裏等着；我給你送錢來」但是她說：「不是，比喬，我沒有哭」。我就走了。真是個奇怪的女孩子。」

「你為什麼不問問她是誰，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為什麼用不明不白的話稱呼你？」我也覺得奇怪！

可是沙烏爾卻沒有作聲，窘促的望着牆角，直到完課時還現着沉思和慌張的神氣。完課時，他向我說：

「她沒有錢。她哪裏會有錢呢？她坐在那裏哭。我不喜歡人哭。我們到她那裏去一趟吧，行不行？」

我們轉向很寬敞的斯切波那亞大街走，向老遠就可看見的汽車站高房邁進。在路上我很想把自己所遇的那個滑稽卡巴丁人講給沙烏爾聽，但是他差不多沒有聽見，總是重複：我是沙烏爾，我是沙烏爾·韓那也夫，——為什麼叫我「比喬」？我們越走近汽車站，他就越着急，快到站房跟前時，他竟出人意外的說：

「我們為什麼到這來？回去吧。」

『爲什麼這樣？』我答。『要看一看才對。』

我們剛一轉彎，就看見在候車凳子上坐着一個小女孩。看來，汽車不久才開走，只剩了她一個人。

我馬上猜到這就是她了。看她的眼睛就可以猜着。的確，小女孩的兩眼微黑，水汪汪的，非常悲傷，似乎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衷。小女孩一看見我們，竟微笑着站起來。臉上雖現出了笑容，但眼睛仍憂鬱的望着，我覺得這種情況直如夏季的一個赤日炎炎的晴天，落下了雨來。

『小姑娘，你爲什麼沒有走？』

她把手一張，現出了一張三個盧布的鈔票。

『我的錢不夠。』

『我們給你錢，』沙烏爾馬上說道。『五點鐘還有汽車。不要哭，——爲什麼哭？』

『比喬，你說的什麼話，我並沒有哭！』小女孩驚訝地回答。

『又叫「比喬」哩，』沙烏爾莫名其妙的低聲說，甚至悄悄退到我背後去了。

我滿懷好奇的心看了看小女孩。只見她的身材細條，勻稱，若不是胸前垂着兩條黑辮子和她那晒得微黑而紅潤的美麗和藹面容，倒很像個男孩子。她身邊除了一個空空的小背囊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我問：

『小姑娘，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特比利西。』

『從特比利西?!』我與沙烏爾齊聲叫道。我們是住在蒼蒼的山麓跟前，在這些青山後邊就是聳入雲際，終年積雪，日光照耀的主峯。我們知道，在這高接星斗的主峯後面，就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古城。我們常覺得這個城市遙遙誘人，遠不可及。『從特比利西來，』我們又低聲讚嘆了一句。隨後我們分坐在小女孩兩旁，開始向她盤問起來。

小女孩很樂意的敘說：她是孤兒院的養女，既無父又無母，只有一個姐姐，叫「尼科」。安尼科原在前綫當副醫生，好久沒有消息，忽然來了一封短信，說她受了重傷，現躺在彼阿提哥斯克軍醫院中。小姑娘毫不猶疑，借乘公用汽車就往那裏去。但是走到那爾奇克附近的大村上，汽車壞了，需要修理，所以徒步走來了。

她講着，用親切相信的眼色望着我們，眼中含着溫柔而淒涼的神情。

隨後我們又問到特比利西的情形，問到喬治亞軍用公路中的隧道和岩石的情形，問了半天，因此沒有看見很多人已在票房站起隊來。當看見時，才猛然想起我和沙烏爾都沒有錢。我們商議了一下，就跑往小市場去賣自己的帽子。

我們轉回來的時候，人們已上汽車了。我們剛剛買了一張票，就把小姑娘送上汽車。我們又用剩下的三個盧布就地買了幾個熱的油炸角子，用紙裝着，趕着開動了的汽車，遞給她了。汽車向前駛去。我們舉起手來摘帽子，想搖着帽子送她，可是帽子已經沒有了，於是就只有招手相送了。沙烏爾猛然拔起腿來向汽車追去。當他轉回來時說道：

『艾特里。』

『什麼，艾特里？』我不懂。

『我問了她叫什麼名字。她說：艾特里。』

『啊……啊！』我拉長嗓子說，不知爲什麼竟想裝作漠不關心的神氣。然而終於不禁驚訝道：這名字真是雅緻得很！

……不知爲什麼，我自從遇見了艾特里以後，心中竟充滿了一種驚喜交加的新感覺。我每逢想起她時，就不由地願意作出使人們享受幸福的事情。我開始了幻想，因而想起了藍石頭。『若能得到這樣一塊石頭送給艾特里，是多麼好呵，』我想道。『那時她的眼也許就不那樣淒涼了。不，一塊小石還不够：應當找塊大石頭用飛機給史大林送去才對。史大林把這塊大石平分給各國，各工廠和各集體農莊，使蘇維埃人民獲得新力量，趕快把萬惡的法西斯蒂擊潰。然後好建設藍色的生活。』

這種幼稚的幻想使我自己也覺得難以爲情，可是又不能拋開這種幻想。『誰知道，——我爲自己辯護，——也許世界上真有一種具有非常效能的石頭：能使人健康，能發展人的優良品質。』

晚上，沙烏爾照例到我這裏來了，一塊預備功課。我說道：

『你爲什麼還不叫我看那個摸住藍石頭的人？』

沙烏爾詫異答道：

『你自己知道是沒有時間：又到了汽車站，又去賣了帽子，又買了油炸角子……』

『還追趕了汽車，』我刻薄的添了一句。

我們掀開本子，求起平方根來。功課完結後，沙烏爾臨走時說道：

「我明天領你去看那個人。明天。」

……我興致勃勃的等待這個「明天」，好像把沙烏爾所講的故事儘以爲真了。甚至連覺也沒有睡好。

到第二天，我們從學校出來，一直向美麗大街走去，據沙烏爾說，那個人住在這條街上自己的熟人家裏。我知道美麗大街，但不知爲什麼起了這麼個名字：街道狹窄，街心凸凹不平，樹木蕭條。那爾奇克城裏有的是漂亮街道。

我同沙烏爾並排走着，給他講述我們鄉下撈頓河著名青魚的情形，只聽得有一種奇異的聲音從某處傳來，好像是笛聲，可又像是歌唱聲。聲音越來越高，隨之又起了一陣柔和的小鐘聲，然後一切靜止了。

沙烏爾在一所有三個窗戶的小房跟前站住，抓着籬牆，從隙縫中向裏看。

「那就是他！」

我找到另一個籬牆隙縫也趕快望裏看。只見在一棵茂盛的槐樹下有一個穿高加索長衫的人，背向我坐着，說着卡巴丁話，他前邊站着一個上歲數的男子，也是穿着高加索裝束。此人笑謎謎的望着遠方，傾聽。他那不轉睛的明亮眼睛好像是直望着太陽。

「他倆中間那一個是他？——我小聲問。」

「是那個說話的。」

「他說什麼？」

「他說：「康紹比，你的眼看不見，不要緊，你是可以感覺到的。你去使人開開心吧。」」

那個人站起來，遞給盲人一個細長的圓東西，很像個角笛。上邊飾着燦爛的圓球和金片。盲人接過去，笑謎謎的舉到嘴邊。於是空中立刻充滿了各種柔和快樂的聲調：兒童的歡笑聲，小鳥的囁嚶聲，還有迅速急劇的舞蹈聲。一隻雄鷄從院中走來，這時停住脚步，斜着一隻眼驚訝的望了一陣音樂家，隨後便忽地把美麗的翅膀一展，兩腳旋轉起來。我和沙烏爾眼睛不離籬牆的孔隙，也就地踏起腳來了。

盲人不吹了，他把角笛捧在胸上，默默的點點頭，一手輕輕向前伸着，向門口走去。

「康紹比，你的手真巧妙！」那人略帶羨慕的神氣高興說道。「巧

妙極了。祝你長壽！』

他跟着盲人轉向角門去，我這時竟驚喊了一聲，原來他就是昨天我看見的那個滑稽卡巴丁人。

我們向籬牆旁邊一閃，現着特別注意的神氣望着天空，但是這種動作沒有成功。他與盲人握別之後，便笑謎謎的轉過來給我們說起俄國話，他的口音雖然稍差，却頗入耳。

『有門，爲什麼要扒籬縫看？青年們，請進來吧。我向來就喜歡青年人。』

……我們就這樣與伯琅相識了。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喜歡我們，但從那天起，我們差不多一有空閒，就到他那裏去，他每次看見我們總是高興。

這個奇怪人究竟是誰呢？據他的自述，他不過是一個小手工業者。他固然當過小手工業者，然而却不是簡單的，而是一個迥非尋常的小手工業者。後來我聽見了許移關於他的敘述，人們都說，他的手是魔術手，有聖人的聰明；有兒童的心靈。他既會修補破爛的房蓋，又會修理女人的小手錶，既會修理粗笨的馬車，又會修理光彩奪目的腳踏車。他總希望想出一種人們還沒有想到的東西。他發明了各種新穎音調的樂器，小小的日晷，迥非尋常的月光燈，——這個慈祥爲懷的魔術家把這些東西贈給人們受用。在他的衣袋中經常都有很好的玩具，他把這種玩具悄悄裝到某個小孩的衣兜裏。當小孩發現自己衣兜裏的玩具，驚喜得說不出話來時，伯琅則在一旁望着歡笑。

凡他所到的地方，都會聽到他作工的愉快聲音，人們都說連空氣也快活起來了。他差不多從來不要錢財的報酬，只是一點小小的款待就心滿意足了。人們都稱他爲『送幸福的伯琅』。他在大村上爲自己的女兒蘇拉和他最親愛的斜眼麻臉外孫女淑瑪蓋了一小所美麗房子，但他自己差不多沒有在這所房子裏住過，把自己所有的產業都裝在背上綠木箱中。他向來沒有放下過這個箱子，裏邊放着他的工具。至於其中還有什麼東西，誰也不知道，不過只是隨意瞎猜罷了。

我很記得我們相識的第一天。我和沙烏爾坐在槐樹下的草地上，望着伯琅那雙被日光晒成褐色的細手。他手中拿着一小塊銹得發黃色的洋鐵葉，皺了皺眉頭：

『做什麼東西？補破房頂還是作油燈？試試看吧。』

我們眼看着他這塊洋鐵製成了一個亮光光的油燈，他托着油燈，像遮沿般的長眉毛向上一抬，似乎他自己也奇怪這種變更，說道：

『這本來是塊廢物。唔，伯琅！伯琅，你真行！祝你長壽！』

我和沙烏爾臨走的時候，悄悄的說了幾句話，隨後我窘促的向伯琅問起我們所聽到的事情，人們說他知道往藍色岩石去的道路，並且他木箱中有這麼一塊小石頭，這話是否是真的。

他臉上的皺紋好像放出了光芒，——滿面笑容。可是沒有回答，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說道：

『明天再來吧。我喜歡青年人。』

……自然，我們來了。一放學就來了。這次我們在伯琅那裏遇見了三十個幼稚園的小孩，他們那位眼睛清秀的年輕女訓育員也在那裏。小孩們牽着手一個跟一個，圍着那棵槐樹，伯琅坐在槐樹下。訓育員時時向小孩們說：『不要嚷！』然後向伯琅說：

『請作個使人快樂的物件吧，要作什麼您是知道的，我們會感謝不盡，伯琅……』她躊躇了一下，大概是覺得對上歲數的人只稱名字有些不更，於是又算補充的說：『……依萬諾維赤。』

伯琅摘下了自己的白毡帽，好像在大會上講話似的說道：

『小小的公民們！那能不作呢！伯琅一定作，你們說吧：要宮殿？是要花園？或是要城市？』

『要城市！……要花園！……要城市！……要城市！……要城市！……』小孩們爭着說。

伯琅歪着頭，注意聽。小孩們終於不嚷了，在寂靜中，一個四歲的小胖孩子又翹聲說道：

『要……好看的。』

『要好看的城市麼，』伯琅點點頭，表示同意。『好吧。』

小孩們走了，伯琅坐在木墩上，背依着樹身，合上了眼睛。我和沙烏爾互相使個眼色，便悄悄向角門走去。伯琅並沒有睜開眼，却說道：

『爲什麼要走？我們要一塊作工。』

我們吃了一驚，竟答不出話來了，只默然站在原地踏起腳來，停了一會，沙烏爾才莫明其妙的說道：

『我們贊成。但是，你要我們這樣的傻瓜有什麼用處？我們什麼都會作。』

伯琅沒有作聲。他的長眉毛只是上下微動，他在思索。我們也默然不語。他終於睜開眼，嚴厲的說道：

『讓青年人也想想吧。你們說在城裏應建設什麼東西？』

我們馬上想起了艾特里所講的特比里西的建築，就搶着提議道：

『爬山鐵路！……河上的大橋！雲石宮！動物園！』

一點鐘後，就計劃好了，這時我們敢担保說，我們的城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華美而最使人快樂的城市。

可是沒有建築材料。我與沙烏爾到了幼稚園，要他們召集大會。當一百二十頭小孩都坐在小椅上之後，沙烏爾就瞪着眼睛，揮手嚷道：

『小公民們！大家都去找小瓶子，碎布和洋鐵片，行不行？』

頭幾排的小孩嚇得向後閃躲，有個小孩竟嚇哭了，於是紛亂起來。幸虧那明眸大眼的女訓育員在前維持，一切都安定了。

第二天，我們又到了小小的人們那裏，看見桌上堆了一大堆各種各樣的東西。有五光十色的瓶子，假珠子，小石頭，罐頭盒，小螺旋、釘子、油漆筒，金紙銀紙，一塊塊的綢子，棉花，紙花……小孩們拿來的東西多極了，簡直數不勝數！甚至還有人把自己的舊套鞋也拿來了，放在堆頂上。我們把這東西都裝到筐子裏，送到美麗大街去了。

我們建設這個城市，差不多費了一個月的功夫。我們學會了鑽孔，剪鐵，磨玻璃，磨石頭，以及打鐵，鍍錫。當時綠箱中的許多工具，我們都試過。我破天荒第一次把這種工具拿在手中時的感覺，大概終身也不會忘記。

其中有扁平的三棱銼，尖頭的兩腳規，各樣的鑿，細工鉗，螺旋鑽，極小的鉗子，剪鐵葉的剪子，亮光光的木鑿，——這真是個金屬世界，這些金屬工具燃燒着我們急不可耐的好奇心。當然這些工具開始很不聽我們使用：用剪子剪了半天鐵葉，也剪不開，後來可忽然迅速的剪開了，然而剪的全不是我們所要剪的地方；鐸具也不順手，放到鐵上就滑到一旁去了，銼拚命的軋軋直響，可是銼不着東西，只是搔癢罷了。

然而這些工具在伯琅手中是非常聽使用的。鑽的鑽，打的打，切的切，剪的剪，磨的磨，動作得又輕快又熱鬧，好像不是工作而是跳舞一

般。比如伯琅拿起一個小圓鐵片，大拇指按着當中，用錘頭敲一兩下，就成了宮殿的圓頂。我和沙烏爾望着這種奇妙的手，不勝驚駭：我們覺得在這種像魔術家的手中，厚紙也可以變成鴿子，鐵葉也可以變成蝙蝠。

城市建築起來，伯琅想出了種種新奇花樣，把它裝飾好了。他把房子下邊都按上輪子，能載着居民到城外去遊玩；街道上有空中電車飛行；各房頂上有閃閃奪目的旋盤遊戲。看守城市的是狗熊，調劑街上交通的是翹着兩條前腿的馬。

不過，這並不都是由伯琅所幻想出來的。他最常說：『我們要作得像齊梁賓斯克一樣』，或者說，『要把四周弄得像基也輔的弗拉基米爾斯克小山一樣』。他差不多到過蘇聯各共和國，知道我國各個新城市。建築這些新城市的建築家的姓名，他非常熟識，一說起他們的姓名，他就自鳴得意，似乎他們都是他的著名親屬。

我們有時同他一塊到道林斯克療養所區域或政府機關所在的大街上去。他站在新建築跟前，擺着頭，低聲說道：『是多麼壯麗呵！真是藍色的城市！……』

我們終於把最後一隻大船下水了。

伯琅說道：

『全備了。叫小小的人們來拿去吧。』

我們想道，的確是全備了，但當我們帶着一百二十個小孩回來的時候，只見：在水晶石的宮殿上，在蒼翠榮茂的園子上，在五光十色船帆浮游的銀河上，在擠滿衣冠齊整的人士的廣場上，在這個奇妙城市的上空有隻藍色鸚鵡飛翔。

我和沙烏爾互相望了一眼。

✱

我們給小孩建築美麗的城市，每天聽伯琅講述蘇聯全國的新城市、新河流以及新的大海等等引人入勝的故事，竟沒有看出從北方捲來了烏雲。當法西斯炸彈落到米涅刺爾尼沃迭城，炸壞了載着母親和兒童的火車時，我們才醒悟過來了。

『離米涅刺爾尼沃迭，』沙烏爾皺眉說道，『很近了……』

我略加反駁道：

『並不怎麼很近。』

『怎麼不很近?!』他氣沖沖說。『我到過那裏，我知道！這就是米涅利爾尼沃送，這是彼阿提哥斯克。緊挨着。』

『原來你是說這個呵，』我憂悶的回答。又深為惋惜的說道：『我們該有多麼傻，連自己的地址都沒有給她。她若知道地址也許會給我們寫信。』

『她是會給我們寫信的，』沙烏爾頗有把握的說。

我們雖很少講到艾特里，可是我們誰也沒有忘記她，她那憂愁，多情的眼睛時時呈現在我們眼前。

沈悶的等待又過了一個星期，然後萬分緊張動作的時日到來了。晚上各大街上人擠得難於通行的城市，很快空虛起來了。柏油路上蓋滿了乾草屑，各機關各商店的門都大敞着，裏邊空空洞洞，嗡嗡作聲。風塵撲撲、皺着眉頭的戰士的大汽車沿巴克桑公路絡繹不絕。

我和沙烏爾在吉脚波那大街與不久前還很熱鬧的郵局大街的十字路口，一連幾個鐘頭的站着，苦悶的望着退去的軍隊。沙烏爾的父親顯然是被新戰綫隔在城外了，伯琅也離開了美麗大街，我們完全不知怎麼辦。到什麼地方去呢。但有一點我們是決定了的：絕對不留在德國人佔領的地方。爲了在緊急關頭避免彼此失掉聯繫起見，沙烏爾搬到了我房裏來，此後我們就一刻也沒有分離。女房東搬往山裏親戚家去了，我們成了這裏的主人。

當城裏人撤退時，我們真難過極了。可是一看見有些人扛着鐵鍬沿各街走時，我們馬上又高興起來。

只見城邊的長戰壕裏飛出一團團的鮮黃泥土。

『喂!』我高興的喊道。『可見是要守城呵，』

『這樣的城還能不守麼?』我們出乎意外的聽見了這句親熱而熟識的聲音。

我們四下張望了一下：到處都有人作工，但是却沒有看見我們所期望的那個人。忽然間，我倆都猜到了，不約而同的齊向一個挖好的戰壕撲去。只見我們的最好朋友伯琅額上汗珠滾滾，正在這裏光着上身掘土。拋在戰壕底上的衣服下露出了綠木箱的一角。

我和沙烏爾馬上拿起了鐵鍬，與伯琅並排工作起來。

……我們從戰場中拋着堅硬的黃土塊，而旁邊公路上有受傷的戰士向前走過：他們由最近地方的軍醫院中撤走。他們穿的是長掛，有藍色的，有褐色的，有人用小白托板托着手，有人頭上綁着細帶，好像是條雜色的帶子，折向我們學校，由學校再乘大汽車到車站去。

沙烏爾舉起一鍬黃土，手臂剛向後一閃，準備向上拋時，竟忽的坐下，瞪起眼來。鍬上的黃土落了下來，輕了的鍬把打到沙烏爾的額上。

『您怎麼咧？』我驚訝的問道。

沙烏爾仍不變姿勢，低聲說道：

『那邊……有個人……向這來……』

我想着一定是有可怕的事情，向他所看的方向望去，我也發怔了：艾特里在公路上走。真的是艾特里，她一隻手扶着傷兵，另一隻手向我們打招呼。

『是她，是她！』我喊着從戰場裏跳出來了。

沙烏爾已趕到我前頭去了，他像豹子一樣連跳帶蹦，逕直撲倒在那個微笑着的小姑娘腳下。那時候，誰也沒有說出話來。隨後沙烏爾才說：

『你……這……油炸角子好不好？』

『是遇見朋友了，』軍人猜到了。『好，親愛的，謝謝。已不遠了，我自己可以走到。』

他吻了吻艾特里的前額，就一顛一跛的走了。我和沙烏爾坐在公路邊上，艾特里恰坐在我倆中間，我們爭先恐後的敘說在這些時日內的生活情形。談話的口氣，似乎以前向來沒有與她分別過，這只是初次才分離了一個月。她默默的聽着，眼睛仍舊向我們表露熱情。我們猛然想起了她到彼阿提哥斯克去的原因，便窘迫得一下說不出話來了。沙烏爾現着抱歉的神氣問道：

『你的姐姐……怎樣了？……她好了些麼？……』

艾特里本想回答，但她的嘴唇却顫抖起來。她的臉垂到膝蓋上，哽咽得戰慄不已。

我們深為小姑娘的苦痛而傷心，竟呆然若失，半響說不出話來。

『不要哭，』沙烏爾終於說道，他說的聲音十分溫柔，十分悲哀，我竟聽不出是他的聲音來了。『不要哭……爲什麼哭！……我沙烏爾和

他——依萬，都給你當弟兄。難道我們肯讓人欺負你不成！不，絕不讓。我們要永遠，永遠同你在一塊，你就會稍稍忘掉你的痛苦了。』

他說着輕輕的撫摸一下小姑娘的頭。

……這是怎樣的驚心動魄，但同時又是何等幸福的時日呵！我和我們的好朋友伯琅，淒涼動人的艾特里，忠厚熱情的沙烏爾，都住在一所房內，儼如一家人。我們從早到晚不是挖掘戰壕和反坦克壕，就是用石頭堵窗戶，在牆上鑽砲眼，或在街道上安設防坦克鐵柱。我們緊張的工作，混身汗流，汗濕透了褂子硬得像厚紙一樣了。可是我們並不覺累，完工回來時手心作癢，好像還能作通夜工作似的。吃完飯後，我們才忽然覺得手脚酸痛，頭沉重起來，真想躺下休息。

艾特里給我們作飯。房跟前有個菜園，園中長滿了豐潤脆嫩的菜蔬。艾特里把這種菜蔬作成極有味道的菜食，菜食的名稱也很特別，什麼波哈里，阿乍桑達爾等等。此外，菜蔬的名字，也是照她的語言叫的：漿豆叫羅比奧，葱叫哈蘇維，紅蘿蔔叫查爾哈里。這樣一來，似乎味道更好了。

我們住的房間，若不算廚房的話，在這座小房裏是唯一的一間大房，——伯琅、沙烏爾，我，都睡在地板上，艾特里睡在幔帳裏邊房東的床上。夜裏開着窗戶，逕直可以看到遠方有些『星星』放出死沉沉厭人的光亮，這是戰綫上敵人的照明彈。有時傳來一陣陣隱約的轟隆聲，震天動地。

『伯琅爺爺，講個故事聽聽吧，』艾特里在幔帳裏請求道。

伯琅停了一會，是怕妨礙我和沙烏爾睡覺，乃低聲說道：

『好，我給你講個羚羊的故事吧。一個獵人本想殺掉這隻羚羊，但結果反成了它的忠實朋友。這種事情在生活中是有的。這隻羚羊疾馳如電，多年以前在高加索山裏居住。它雖是高加索最美的羚羊，但並不驕傲，它溫柔和藹的對待一切……』

伯琅講動物的故事，講得最奇妙。他所說的動物和人一樣，既會思想，也會感覺。它們全不像寓言中所說的動物：在寓言中，馬上就可以看出是故意把動物描寫成那樣的。伯琅自己是相信動物有人類思想的。

……疲憊的身體充滿了安靜的愉快，朦朧欲睡的眼前，各種形像漂盪起來，儼如彩雲中的奇異幻景。睡神像棉花一樣輕輕向我罩來，於是

伯琅的聲音漸漸低小以至完全靜止了。地又震動了。但我知道，我的勝友在我跟前，所以安然睡去。



我自從開始挖戰壕那天起，對於藍色石頭的一切幻想都烟消雲散了。德國人已離二十公里了，哪還顧得想做事！可是忽然間一切疑感和奇怪的猜想又湧上心來。

有一次，我們下工回來，在廚房裏，沙烏爾向我使了個暗號——要我出去。外面已經昏黑，我不能看出沙烏爾臉上的表情，但據他給我使暗號時的那種秘密情形看來，我已明白是出了什麼特別事情。

『聽，』他把我引到一棵茂盛的菩提樹下，說道，我聽見一段談話，很奇怪的談話。』

他四下張望了一下，點着脚尖悄悄的走到籬牆跟前，傾耳聽了聽。然後又悄悄走回來，開始講了起來。

他和伯琅正在醫科專校用磚堵窗戶，沙烏爾到梯台上去拿礮子時，看見一個腫胖面廬的老漢沿梯而上。他一見沙烏爾，乃沙聲說了句卡巴丁話：『到下邊去，在那裏等着吧』。沙烏爾想到這一定是個長官，所以說話這麼有權勢，於是就下去了。沙烏爾忽然心裏一驚，似乎預覺到發生了禍患。他悄悄轉回去，走進隔壁房間，耳朵接近門上，只聽見了以下的談話：

老漢：伯琅，你認出我來了嗎？

伯琅：（沉默一會）你是阿爾太·沙里莫夫。我以爲你在伊朗。

老漢：我是在伊朗，在那裏已住了二十來年。現在回來了。

伯琅：是聞着香味了吧？

老漢：這話留到明天再談。我現在還有別的事情要同你談談。

伯琅：明天有什麼事情？

老漢：明天就要叫你的朋友們把所偷去的東西：我們的政權和我們的財富，都交出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不用講。伯琅，我找你很久，終於找到。真是謝天謝地。

伯琅：老鷹要百靈鳥幹什麼？

老漢：伯琅，你心裏是懷着敵意，但我對你却是開誠佈公。

伯琅：我也不是金子，我對你有什麼用處？



在蘇聯的小學裏有三千萬兒童求學。圖爲一烏克蘭小學。



每逢夏季，蘇聯兒童均被送至國內最好的療養地去休息。
圖示一批兒童乘車至高加索避暑。

老漢：金子就是力量，我們明天就可用它隨心所欲去購買一切。伯琅，你若同意，那就一言為定，我和你明天就成生活的主人了。

伯琅：沒有你我就是主人。我沒有閒功夫，你乾脆說吧。

老漢：伯琅，你比我大九歲，可是我却笨重得喘不上氣來，而你仍然跟從前一樣：你的眼睛還像年輕時的眼睛，脚步輕快，又不駝背。伯琅，你原知道埋藍色石頭的地方，並且摸過它，在你的綠木箱裏有塊這樣的小石頭。伯琅，不要瞞着吧，你對人屢次說過，你是過着藍色生活的。

伯琅：我已請你在乾脆說。你倒底想說什麼話吧？

老漢：我想知^道往藍石頭地方去的道路。

伯琅：你想過藍色生活嗎？這好像叫犂牛駕雲，叫狼不吃肉一樣難。

老漢：我願意買那個地方，我願意當藍石頭的主人。伯琅，我有很多錢，可以分給你，我倆合伙去買那塊地。然後——伯琅，然後我們就在那裏開工。將有千百工人給我們作工。我們用一克拉藍石頭就可以換一捧金子，伯琅，將來在整個東方，誰也比不上我們闊氣。

伯琅：要開座藍色生活店嗎？這倒不錯。

老漢：可是要趕快幹，伯琅，要趕快幹才好！也許還有別人知道往哪裏去的道路，會趕到我們前頭去。明天這裏就會是新政權，我們不應失掉機會……

『講呵，講呵，』沙烏爾講到這裏停住時，我幾乎這樣喊出聲來。

『往下沒有話了。』

『倒底怎樣了？你講呵！』

『一陣喧嘩，騷動聲。我跑出一望，只見那個老漢沿着樓梯，手舞腳蹈的滾下樓去了。』

『你為什麼不問問伯琅，那是誰？』

『我問了，他只回答了一句，是「狼」，就出去了。』

沙烏爾緊靠着我，聲音更低的說道：

『你是不是看出伯琅從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木箱子。』

『看出來了，』我為沙烏爾的懷疑神情所傳染，也同樣低聲答道。
『但是，他為什麼不把自己的秘密向蘇維埃政權公開呢？到底為什

麼？」

「不知道，」沙烏爾作難的說道，忽然急燥的搔起後腦來。「腦袋爲什麼這麼笨！簡直不是腦袋，活像個瓦罐子，什麼都不懂！」

★

我們回到房裏。伯琅現着担心的神色。晚飯後，他背上自己的木箱子，出去了。我們焦急的等了半天，怎也睡不着。我們隱瞞不住了，把一切都告訴了艾特里。因此就三人一塊胡猜亂想起來。

天亮時，伯琅才回來。艾特里從窗戶裏一見他走來，便迎着撲去。她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很戀他了，儼如生身父親一般。而伯琅看待她也極溫柔慎重，似乎她是天壤間最脆弱的。

「伯琅爺爺，」艾特里抱住他的頸頸說。「我們等得真着急！……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半天？」又忽然驚訝的叫道：「木箱子哩？你的綠木箱在什麼地方？……叫人奪去了嗎？」

伯琅吻了吻她的眼，悄然說道：

「我藏起來了。叫人們找找試試！……」

沙烏爾狠狠地捏了我一下，痛得我幾乎喊出聲來。

……這是多麼不幸的一天呵！法西斯飛機一清早就飛來了。我現在一想起那種討厭的摩托聲，還要氣憤得握着拳頭。城裏充滿了轟轟隆隆吱吱軋軋的爆炸聲。不久前我們所欣賞的新建築已變成傷心慘目的廢墟了。

伯琅抱起半裸體的艾特里，彎身掩護着她，往防空洞跑去，沙烏爾也和我一同跑了去。

約過了一點鐘，我們從防空洞出來，伯琅說道：

「到時候了。各自做個背袋吧。現在到時候了……」

我們回到家裏，都低聲嘆氣，艾特里幫助我們縫背袋。

我們正午時分，上路了。沿着灰氣騰騰、堆滿瓦礫的街道，小心翼翼地越過路上的血泊。

沙烏爾在燒黑了的松林蔭道上停住了腳，憂鬱的說道：

「伯琅，請你允許我們在公園裏逛一會。」

伯琅點點頭。

有名的那爾奇克公園。公園這樣大，真像個大森林，裏邊有蔭道，有電燈，有許多小亭。我與沙烏爾在此地遊玩過多次——夏天，在芬香甜蜜的大菩提樹間遊玩，尤其在冬天，樹枝上掛着銀霜，點綴得滿園晶潔美麗，益現莊嚴肅靜，日光照耀着，更爲有趣。我們默然順着寂靜無人的蔭道走。一堆堆的黃葉，在我們脚下沙沙作聲，再也無人打掃了。

伯琅說道：

「沙烏爾，你看這棵橡樹，在我還小的時候，雷電擊壞了它的枝子。它黑暗蕭條，孤立多年，連鳥都不敢從它的上邊飛過。可是現在又茂盛起來了。沙烏爾，只要保存住內部生命液，全部都會復元的。」他沉默了一會，又毅然結束道：「走吧！」

說句老實話，那爾奇克雖然不是我的故鄉，但我也十分難過。不過伯琅的話却給了我一種勇氣，一種信心，似乎這棵橡樹的生命液注入了我的血脈。因此我知道，在生活困難關頭，想起這棵樹來總是會增加勇氣的。

我們整了整背袋，滿有精神的向河方邁進。

忽然出了意外的事情。聽見我們旁邊砰的響了一聲，只見伯琅像柱子一樣直挺挺倒在黃沙的蔭道上了。我們以爲他是絆倒了，趕快跑去扶他，忽見他的白毡帽上流出了鮮血，我們嚇得向後一閃。

「石頭……」沙烏爾從地上拾起一塊圓石頭叫道，他的聲音都變了。

我們向四下打量了一番，沒有看見人影。只有沙沙的樹叢聲。我和沙烏爾向前跑了幾步，到了樹叢跟前。看見樹間有一堆石頭，並沒有別的東西。我們連喊帶叫的由一個樹叢找到另一樹叢，白找了一場。我們轉了回來。伯琅仍舊躺着不動，面色白得像石灰一樣。

「死了麼？」我們惶恐的說道。

艾特里嚇慌了的眼睛盯着我們的可憐朋友，低聲說道：

「好像喘氣哩……」

★

伯琅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形容憔悴，面色像死人一般，我們三人站在近旁，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的睫毛有時微動一下。

我們原來爲躲開法西斯蒂而離開了這所小房，現在又到這裏來住了，

可是那時我們有能幹而關懷的朋友照顧我們，我們這三個孤單的小孩在他照顧之下，覺得自己是有依靠的，現在他却閉起眼睛，也許永遠不睜開了。

是誰向他投的石頭？爲什麼？誰願意把這畢生專爲人謀快樂的人打死呢？

在公園裏，一開始我們竟不知所措，祇是垂手呆立着。幸而艾特里先醒悟過來。在她的背袋中有個繃帶包，是同她一塊從彼阿提哥斯克到這來的那個受傷戰士送給她的。她給伯琅綁上頭，血不流了。但是往下怎麼辦？我留下沙烏爾伴着艾特里，自己往城市醫院跑去。醫院裏擠滿了傷兵。正從城內各處陸續往這裏抬送，連院中草地上也放滿了傷兵。我忽然看見在樹叢下有個抬床。我拿了抬床，跑回公園。我們抬着伯琅剛走到街上時，就聽得轟然一聲爆炸，震天動地，只見我們前邊的醫院中發生了烏黑的烟柱聳入天際。

現在我們誰也記不清，在伯琅不能擺轉的軀體中，生命與死亡是鬥爭了多久。這種鬥爭也許是繼續了兩三天，也許是一星期。我們的腦筋混亂了：四下轟鳴震耳，烟氣窒人，人人都眼淚汪汪，滿口砂塵。

我們清清楚楚記得伯琅的胸膛一鼓，眼睛睜開的那一瞬間。

正在此刻，街上，乒乒乓乓的響起來了，響聲離我們很近。我向窗外一望，不由的哎喲了一聲，只見一些穿綠軍大衣的人，把短自動槍靠在肚子上從一棵樹後面跑向另一棵樹後面。

……射擊停止了。我們傾聽了一下，仍然不相信是真的。似乎我們的耳朵震聾了。只間或傳來沉重的轟隆聲。心中難過極了：離我們的隊伍很近，當中却隔着一道牆。

畢竟還算幸運，伯琅起床了。他固然總共只走了四五步，但這已足能提起我們的希望了。他知道山中一切羊腸小道，能通過向來無人走過的地方。我們焦急的等待他回復健康，好重新上路。當我們聽見破窗外有腳步聲和蛙鳴似的叫「哈爾特」時，我們正在想着：鑽到自己人方面去，重新在街上自由行走，重新談笑自如。該是多麼快樂呵。

有一次，伯琅閉目躺着，艾特里，沙烏爾和我都坐在鋪着黑斗篷的地上，沙烏爾說道：

「等我們到了我們自家人那裏時，我非跳跳「卡巴丁」舞不可。艾

轉里，那時你就會看見我是多麼會跳舞了。唔，童子團宮裏跳舞跳得最好的只有兩個人：我和現今住在大村的阿斯哈特·依沙也夫，再沒有別人！你看見過那爾奇克河的水怎樣奔流，怎樣在石上跳舞，怎樣在平坦地方悄悄流動麼？我跳舞的時候也是那樣。」

「看，」艾特里目光炯炯看着伯琅說。

他微微翹起頭來，望望我們，他的眼睛又現出了年輕活潑的神情。

「伯琅，」他帶着責備的口吻自語道，「你這個遊手好閒的，還要騎多麼久？再限你兩天，不然我就要拿鞭子抽你，使你跳得比沙烏爾跳舞還要輕快哩！……」

我們一躍而起，高興得拍起手來。

「伯琅爺爺，」艾特里坐在他床沿上說道，「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好不好？是那切爾克基亞的故事，他誰都不怕，他戰勝了一切人。他很狡猾……。」

那切爾克基亞是喬治亞人民故事中的一個主角，我在秦木拉時已看過這本故事，因此我很高興聽喬治亞小姑娘來講這個故事。我和沙烏爾準備着聽，忽然從街上傳來了腳步聲：有兩個德國人和一個穿着徹爾克斯人漂亮衣服的短胖老漢，站在我們窗前了。

「是這裏？」一個戴銀色肩章的德國人問。

「是這裏，軍官老爺，是這裏，」老漢像不倒翁似的連連點頭說。

「請進吧，請進吧。」

角門的門門響了。「上我們這來了，」沙烏爾小聲說，立刻面色發白了。

我馬上起了個很蠢笨的念頭——把門扣上。我向廚房跑去，沙烏爾也跟着我。可是我們還沒有跑到，門已經敞開了。這時我站在門口伸手擋着說道：

「不許進來，這裏有病人！」

「什麼？」軍官的黃眉毛驚訝的向上一翻。「不許進來？哈—哈—哈。」

卡巴丁老漢破聲沙氣的陪着他媚笑，然後轉過他那胖臉向我喝道：

「傻東西，滾開！」

忽然聽我身後咆哮一聲，好像猛獸怒嘯一般。我回頭一望，只見沙

烏爾彎着身子，像要撲上去似的瞪着卡巴丁人，眼裏冒着怒火。我拉過他的手，悄悄把他領到一旁去了。

軍官又驚訝的望了望頂棚上掛着剝了皮的一隻羊，——這地方的慣例，把羊肉掛在頂棚上晾乾——隨後就跟着老漢走進大房間去了。

「這就是那隻狼呵！」沙烏爾向我小聲說道。

我原來也猜到這個胖卡巴丁人就是被伯琅從樓梯上推下去的那個神秘的客人了。

我們也忙着往大房間去，却被一個德國丘八擋在門口：

「不許來。」

我們就停在門口了。

軍官坐在伯琅床前的椅子上，微笑着，客氣的說起俄國話來，口音差不多像俄國人說話一樣。

「伯琅先生，您的健康怎樣？」

伯琅瞪了他一眼，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就把眼閉上了。

「我明白，」德國人深表同情似的點點頭，「您說話是很費力的。我們儘量不使您疲勞。我們把更詳細的談話擱下，等您健康以後再談，現在只談談最簡單的。伯琅先生，德國指揮部知道您是貴國天然財富的著名研究家，更知道您為探討貴重的藍色礦石產地所得的燦爛成績。德國當局很看重您……的……愛國行動：您沒有向波爾雪維克說出這種礦石的祕密產地。這真是您的光榮。現在波爾雪維克已經沒有了，我希望，您會馬上把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報告給我們。您和貴友——阿爾太·沙里莫夫先生（德國人說這句話時，向卡巴丁胖子呸了呸牙）當然會得重賞的。伯琅先生，您看怎樣？」

德國人說話的時候，伯琅完全沒有睬他。似乎他在想什麼，所以也沒有覺察到室內還有別人。德國人沉默了一會，忽然現着滿不在意的神情問道：

「順便問一下，伯琅先生，您的綠木箱在什麼地方？」

伯琅的面色微有變更。

「喂，不要着急，」德國人趕快安慰道，「我們絕不動它，不過，我們知道裏邊有一小塊水晶石。我們只需拿它作個樣子就是了。大概那塊石頭的確是很寶貴的，不然，人們絕不會說它是與幸福生活有關的。」

伯琅微微一笑，視線慢慢移向德國人，低聲而堅決的說道：

「外國人先生，我的木箱裏確實有寶物。並且真能用它創造出幸福生活。但是，外國人先生，要知道是什麼人才能用這些工具呢？是爭得了自由的人才能用它呵。現在自由既然暫時沒有了，所以我們把木箱子也藏了起來。外國人先生，我的話已說完了，再沒有話向你說了。」

我與沙烏爾互相捏捏手，默不作聲。

軍官好像錐子刺了一下似的吼了一聲：

「胡說！」面色一紅，嘴唇戰慄起來。一點客氣神情也沒有了。「胡說，亞洲猴子！非要你全都說出來不可！馬上就說！不然，就把你吊在頂棚上，像那隻羊一樣！我……我……庫爾特！」

一個丘八走進來。

這時卡巴丁胖子拱着兩隻有毛的手，像哭似的哀告道：

「軍官老爺，我請您不要着急！不用吊他，軍官老爺，他死也不會說，只會把祕密帶到地下去。軍官老爺，我很知道他：他的脾氣怪得像惡鬼一樣。」

德國人兇惡的瞅着肥狼，眼睛氣得發白了，大聲喝道：

「你怎麼咧？保護他？因為是一個血統麼？」

「不……是，軍官老爺，」老漢把手一揮。「什麼血統！不過我有我的打算，軍官老爺。所以我只把他的頭打破就行了，並不打算把他打死。」

沙烏爾把我的手狠狠一捏：原來是誰投的石頭呵！

叛徒繼續說：

「軍官老爺，有個別的辦法逼他說話，就是要燃燒他的心靈。」

「什麼辦法？」德國人皺起眉頭追問道。

叛徒呲着牙說道：

「軍官老爺，我都計算到了，一定會使您滿意的。他有個外孫女，名叫淑瑪，十六歲，現今住在大村。他非常愛她。軍官老爺，下令把她弄到這來當着他的面，把小女孩子吊起來，下邊架起火燒！那時他會說了！……」

軍官喜哭顏開了。

「老漢，我看你這個猴子並不笨呢。好，我親自去抓那個小女孩子

。庫爾特！去叫汽車！或者不這樣辦，你留在這裏吧。我們自己到汽車房去。』

伯琅面色蒼白微微翹起頭來，直盯着叛徒，樣子真是駭人……

★

……你說，我們怎麼辦？你說呵？

我不知道怎辦，只是呆呆的望着沙烏爾。我們站在園子茂密的玉米地中。——我們鑽到這裏是爲的解決怎樣搭救伯琅的問題。可是已經過了幾分鐘，還沒有想出一個辦法來。

街上有汽車喇叭聲。沙烏爾忽然一動，眼中閃着果斷的神情。

『你沒有想出來？那我來說吧：我們要把站崗的打死！』

我竟然沒有想到這個辦法！現在那個軍官快要同叛徒乘汽車往大村去。太陽已靠西山，很快就要落下去，太陽一落，天馬上就會黑起來，此地向來都是這樣的。沙烏爾有把劍。我們悄悄向站崗的脊背上一刺。把伯琅藏到別人家裏去。……

汽車喇叭又響了，並且響得很急。我們透過籬縫向院裏一看，簡直嚇得目瞪口呆了。伯琅竟由那個丘八和老漢伴着向角門走去。伯琅頭上綁着繃帶昂然高高仰着，嘴唇緊閉着，現着蔑視的神氣。他走到院子中心，忽地一幌，兩手馬上抱在頭上。卡巴丁老漢身子向前一傾，想去扶他，可是伯琅怒氣沖沖的一瞪眼，使他這個叛徒立刻擠了擠眼睛，儼如受了迎頭棒一般。

★

我們的計劃破壞了，因爲軍官改變了主意。他們現在想怎麼辦？把伯琅帶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跑到街上，只見汽車上的玻璃光一閃，轉向右方馳去了。

『是往大村去，』沙烏爾失聲說道。

『是往大村去，』我像他的回音似的應了一聲。

火焰般的夕陽，最後閃灼了一下便落下去了，從暗淡的紫色山嶺上，直到我們小房裏面，都變成黑暗死板的景象，我的心酸痛起來。

可是我們爲什麼只是站着？爲什麼不想辦法呢？跑，趕緊跟汽車跑往大村去！伯琅不是說過，無論如何都不應當絕望麼！

沙烏爾大概也這樣想。他的神氣莊嚴起來了。他走向窗戶，低聲叫

道：

「艾特里，拿着我的劍，到我們這來。艾特里，快些！」

沒有回聲。

「艾特里！」沙烏爾高聲叫道。「艾特里，你在什麼地方？」

他的頭伸進破窗裏，左右探望了一番，又縮回來，向着我，面色蒼白了。

「沒有她。」

我覺得自己的臉也發白了，我說：

「她大概不是在廚房裏，就是在院子裏。我們來找找。」

我們這時已不能自禁，竟大聲喊起來了：

「艾特里！艾特里！」

沒有她，無論廚房裏，無論院子裏，無論菜園裏，都沒有她。

她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最後一次看見她是在德國軍官進房裏來的時候。當時艾特里跑到幔帳後邊去了，以後再沒有看見她。莫非她也叫德國人帶走了麼？我們當時像驢一樣，站在菜園裏發怔，竟絲毫沒有阻擋德寇這種兇暴的行動！我們還宣過誓不許任何人欺負她哩！

沙烏爾往地上一坐，放聲大哭，也顧不得怕羞了。

★

……四下一片黑，像在地洞裏一樣，沙烏爾走在前邊。他很熟悉那爾奇京城裏的地方，可以合着眼走遍所有街道。我聽着他的腳步聲，跟着往前走，心跳得厲害，有時竟壓住了沙沙的腳步聲。時而闖到房角或樹身上，碰得生痛。

夜半人靜，十字路口忽然傳得來了整齊的腳步聲。我們趕緊貼在牆上，不敢喘氣，站了半天。巡邏兵從我們近旁走過去，甚至聽到他的呼吸聲了。

輕輕走過幾個街坊，到了城邊懸崖跟前。下邊幽暗的深處流水潺潺，一陣陣的冷風潮氣，飄飄襲人。

「抓着我，」沙烏爾低聲說了這句以後，馬上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剛剛來得及抓住他的袖子。被踩動了的石頭，紛紛直往下滾。我覺得再走一步自己也會像那些石頭一樣滾到無底深淵去的。却不然，沙烏爾仍舊確有把握的走着，儼如在城內平坦街道上行走一樣。我們到了

河邊。河水澎湃奔流，浪花滾滾，真是望之胆寒。但又不能從橋上渡過，——裏裏一定有德軍崗哨。我們脫下皮鞋，兩人緊拉着手，向急流中走去。

我們抵達大村時，天還沒有亮。我們的耳朵被水聲震聾了，這時又濕又冷。走進一家院子，鑽進院里草垛中，兩人緊緊挨在一塊。

我覺得血管裏一陣溫暖，舒服起來。聽見沙烏爾小聲說話，盡力想瞭解他說的是什麼，但他的話剛一潛入我的意識就馬上消失，好像徐徐的細風，一點形跡也沒有了。低聲細語漸漸變成了蘇蘇的響聲，似乎是樺樹的葉子用自己神祕的語言在我頭上低聲細語。隨後蘇蘇的聲音也終於停止，一切幻景都消失了。只覺得溫暖、柔輦的安靜……

有人把我搖醒了，睜眼一看，才想起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和爲什麼事情。黑暗中漸漸透出微光，好像藍色水晶一般，天快亮了。只見院中停着一輛也像是水晶結成的敞車；還有一棵落了葉的楊樹和一匹站在槽跟前的睡馬。

「你聽，」沙烏爾低聲說。我聽着他那顫抖的聲音，就感覺到緊張莫解的心情。「這是什麼聲音？」

從遠方傳來一陣陣若斷若續，幽揚婉轉的歌聲。歌聲委婉柔和，頗像是哼吟出來的。此外，還有一種像踏碎小冰塊的清脆聲。這兩種聲音混成一片，變成了莊嚴的歌曲。

沙烏爾緊張起力量，伸着頭傾聽。

「這是他，我知道了，這是他。」

「是那個盲人嗎？」

「是。」

我們不約而同，都站了起來。甚至連身上黏的乾草也沒顧得拍掉，一聲不響便像夢遊似的一直向歌聲方向奔去。

此刻已經離他很近了。我們剛一繞過籬欄的牛圈，便看見一個人在院中一塊大石上坐着。盲人嘴裏啣着鑲着金屬小片的角笛，眼睛很明亮——像小孩的眼睛一樣，總是目不轉睛的望着遠方。我們停住脚步，怕驚動他吹笛。他吹完了，把角笛放在腿上，沉默了一會（並沒有向我們轉過頭來），鎮靜說道：

「有人在旁邊站着。是兩個人。」

「康紹比，是我們，」沙烏爾鎮靜答道。「你聽出我的聲音來了嗎？」

盲人沉默了一會，好像是檢驗自己的聽覺，隨後說道：

「你們是常到美麗大街去的。你們是伯琅的朋友。」

「是的。康紹比，你爲什麼這樣早就吹起笛來？人們都還在睡覺，誰也不會聽見。」

盲人的兩唇一動，微微一笑。

「他會聽見。我知道。他沒有睡着。讓他聽着我的歌聲而不覺得孤單；讓他知道他朋友的心靈是陪伴着他的。」

「康紹比，你說的是伯琅，是不是？」

「是。」

「那麼，他究竟在什麼地方？康紹比，你趕快告訴我們吧！我們是爲救他而來的。」

「他在他女兒蘇拉家裏。德國人把門鎖上，佈下崗就走了。」

「走了？」

「是的，他們往尼什涅—巴克桑找淑瑪去了。」

「去找淑瑪？！」我們高興地問。「可見淑瑪不在這裏了？」

盲人聳聳肩膀。

「康紹比，你不要瞞着我們！」沙烏爾低聲央求道。「我們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找淑瑪。他們是打算當着伯琅面來折磨她。」

「我不知道淑瑪在什麼地方，」盲人搖頭說。「德國人的時候，蘇拉家裏已經搬空。德國人把居民召來，允許誰要是告訴淑瑪的下落，誰就可以得一千馬克的賞。可是大家都沒有作聲。這時那個很會跳舞的阿斯哈特·依沙也夫走出來說道：「我知道淑瑪在什麼地方。三天以前我在尼什涅—巴克桑看見蘇拉同淑瑪乘馬車到了那裏」。」

「叛徒！」沙烏爾大聲叫道：

盲人仍然現着溫柔的笑容：

「阿斯哈特病了一個多月，並沒有到尼什涅—巴克桑去。我昨天還在這個地方吹着笛子教淑瑪唱歌呢。」

沙烏爾很感動的把手搭在盲人肩上，說道：

「希望阿斯哈特原諒我說話蠢笨。康紹比，請你再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德國人汽車上是不是有個梳着兩個辮子，神氣憂鬱的小姑娘？」

盲人沒有馬上回答。後來才說：

「沒有人向我提到小姑娘的事情。」

「沒有人說！……」沙烏爾驚嘆道。

「沒有，有個老豬跟德國人一塊，他用卡巴丁話向大家說了話。可是誰也沒有聽那個老豬的話。哼，真是個老豬！」

盲人藐視的唾了一口。

「康紹比，」沙烏爾像祈禱似的拱着手，「你是個上了歲數的人，什麼事情都曉得，你告訴我們，怎樣可以搭救伯琅。」

「怎樣搭救伯琅？」盲人慢慢重覆了一聲，連連搖頭。「怎樣搭救伯琅？……村裏只剩下一些婦女和兒童了，連阿斯哈特也走了。誰能搭救伯琅？」

「我們能搭救他，康紹比，我們！……」沙烏爾熱烈的答道。「我們有把劍。康紹比，你只要教一下就行了。」

盲人低下頭，半天沒有作聲。

「康紹比，你不相信我們，」沙烏爾失望的說，「你以為我們還是小孩子。好吧，那我們就自己去試試看。走，」他拉着我的手就走，「到蘇拉家去！我們悄悄爬到哨兵跟前，把他刺死……」

盲人仰起臉來，慢慢轉了一下，像是用臉觸摸空氣一般。

「天快亮了……」他低聲說。「天快亮了……哨兵聽見你們的脚步聲，會轉過頭來看見你們。不行，這樣救不了伯琅，不行……」

他又沈思起來，臉上現出極緊張的神情。

我們也默不作聲的等待着。

「走近些，」他終於說道。「聽……房子有兩道門。一道門朝院子，另一道門朝大街。兩道門都上了鎖。哨兵繞着房子巡邏。你們留一人給我當眼睛，讓另一人去給伯琅當手。讓他為人們享樂而作的這個角笛，現在來搭救他自己吧。」



那就是蘇拉的小房子。全部都裝飾着精細的雕刻，上着藍色的油漆，很像松樹節時松枝上掛的小房。這當然都是伯琅收拾的。這所小房也像伯琅一樣都帶着神祕的色彩。因此那個身穿灰綠軍衣，頭戴鋼盔的形像在這裏是很不相稱的。這幅圖畫似乎是由兩個人畫成的：一個是具有

兒童心靈的畫家，另一個則是具有泥潭中懶蛤蟆心的畫家。

我與康紹比站在房子對面的院子裏，還沒有落葉的丁香樹遮掩着我們。我由樹葉間窺視哨兵。他站在晨霧中簡直成了行尸走肉，穿着長統皮靴的腳，機械地移動着。

沙烏爾沒有同我們在一塊，他在對面院子草垛後邊，等待信號。他單獨一人，我很爲他擔心。不過，我應當留在盲人跟前，給他當眼睛。

哨兵又從房角後邊轉過來，機械的走到門前又轉回來，好像他脚下是轉動的舞台一樣。眼睛也死板板的瞪着。

我小聲說道：

「他在這裏。站着。」

盲人把角笛舉到嘴邊。於是一陣沈悶，單調的聲音盪漾於空際，隨即靜止了。崗兵微微抬起頭來。寂靜一會，笛中轉出了奇妙的歌聲：隱隱約約懶懶洋洋的音調，如怨如訴，餘音嫋嫋，漸漸沈沒消失了。我聽着笛聲，漸漸忘記了身在何方。只見前邊展開了一片草原，一望無際，草原上有個孤零零丘崗，好像如海市蜃樓一般。高高的金黃。盪漾無際。日光照耀着閃閃奪目。蚱蜢朦朧的叫着。一隻鷓鴣在灰白空際，展着兩翼，穩穩不動……

我不知道這種幻景繼續了多久。但我覺得盲人的手輕輕把我剛一摸，這種幻景就立刻化爲烏有了。崗兵仍然站在門口，然而已經不像木偶：背微彎，頭下垂，好像是在看脚下什麼東西。可是頭越垂越低，背越彎越厲害了。忽然身子一抖，又挺直起來，驚駭的向四下一望。於是又成了木偶，像上起彈簧似的向左一轉，又機械的邁起步來。

「轉過房角去了，」我趕緊小聲對盲人說道。

笛中傳出了尖細的警告信號，歌聲也靜止了。

我心跳得難於呼吸：沙烏爾是否來得及從門間躲開，藏到草垛後邊去？崗兵是否看出了他的工作行跡？

好，丘八又從房後轉過來了。走到門口又站下來，似乎他身上的彈簧斷了。

「在這裏……」我高興的小聲說。

盲人又吹起角笛來。我爲避免再受歌聲影響起見，就默然由一至十數起數來，然而笛聲仍然透入耳鼓使我又回憶起了久已忘了的情景：在

一間低矮的小房間內，桌上燃着一盞忽明忽暗的小油燈，燈罩薰得漆黑，屋角裏更現得黑暗了，輕輕搖着搖籃的女人還在朦朧地唱着：「鴿子飛……來，落在搖……籃……上……」，這時她的頭疲態得越垂越低，快挨着胸膛了。

「不，我不上當，不，絕對不上當，」我低聲自語，向崗兵注視。

真的，他睡着了！依着牆垂頭而睡。我竟覺得他那勻稱的鼾聲已透過笛聲傳到這來。唔，多多睡一會才好哩！

「親愛的沙烏爾，」我暗中爲自己的朋友祈祝，「你真是精明強幹，祝你趕快把可惡的鎖弄開才好！」

崗兵手中的自動槍忽的脫手落地。他吃了一驚，彎下身去，拾起槍來，揉揉眼睛。

「吹，康紹比，吹，」我低聲說。「他還可以睡着。」

但是不，他並沒有打算再睡。探着身子，向前邊望了望。可惡的東西，逕直向我們樹叢這裏望哩！莫非是看出來了？就是看出來又怎樣？難道不許我們吹着玩嗎？我們可以從樹叢裏出去讓他看看。他一定會看見角笛而覺驚奇的。這也正是沙烏爾的機會呵……然而他竟托起自動槍來，向樹叢瞄準……喂，該死的東西！

「唐紹比，」我哀聲說。「臥下！……快臥在地上！……」

我自己也臥下了。

我們臥着，一點也不敢動彈。讓他消耗一排子彈之後，我們就爬起來跑往棚子後邊去。但是現在要臥在地上！畜牲，快放吧，快放……

寂靜。我悄悄抬頭一望——竟高興得連喊帶嚷，撲向前去：原來是又高又敏捷的伯琅，頭上戴着白繡帶，一手握着自動槍，另一手拿着劍從路那邊向我們走來。

★

我們在山上樹林裏。越爬越高。伯琅扶着自動槍在前頭走。既無路徑，樹上又無指路的記號。不知他怎能找到方向。盲人，沙烏爾和我都跟着他魚貫而行。日光照耀。由金黃的樹葉間透出一片蔚藍的天空。四下寂靜無聲，甚至無毒蛇在老遠的乾草上爬行的響聲都可以聽見。要知道在不久以前，迫擊砲彈還在我們頭上飛鳴，像颶風似的震得樹木鳴鳴響哩。

法西斯蒂過了很久才發覺了哨兵屍首。當他們開槍向我們射擊時，我們已進到林邊了。

伯琅越走越慢，脚步益加沉重起來。他靠着一棵黃色松樹站住，半合着眼，現着痛楚、難堪的神氣。

「伯琅，」沙烏爾第三次建議說，「我們編個抬床抬着你吧。伯琅，這對於我們并不困難。」

然而伯琅只是固執的皺皺眉頭。

我們躺在林中一小塊隙地上，稍微休息一下。由此向那爾奇克堡去，好像是用望遠鏡倒轉頭來望去一樣：遠而清楚。沙烏爾兩掌托顙，目不轉睛地向那裏觀望。他緊皺着濃厚的眉毛，嘴閉得緊緊的，簡直像成年人一樣了。不用問，我就知道他是在想什麼：他所想的事情，也正是重重壓在我心靈上的事情：我們是自由了，避開了法西斯蒂，越遠離他們越遠，可是艾特里……我一想起她那溫柔而憂鬱的眼睛，就覺得是如何抱歉呵！

「沙烏爾，」我低聲說，「我們將伯琅送到安全地方以後，再回到那爾奇克去吧。」

他立刻轉過臉來：

「你真是會猜度我的心思嗎？」

「這是很簡單的，沙烏爾，我們答應過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拋棄她。」

伯琅依着石頭，也在望看那爾奇克城。很細心，很留神的看着，好像是研究「的。」

「伯琅，」沙烏爾小心的問道，「我們還要走很久嗎？可是你不要以為我們是走累了，絕不是……但……」

「我們到天黑的時候就走到了。」他照舊注意地望着我們，補充道：「到了那裏，我跟康紹比留下，你們三個人再往前走。上大吉大利的路吧！」

「怎麼三個人？」沙烏爾莫明其妙的問道。「還有誰人和我們一塊？」

「艾特里，」伯琅鎮靜的答道。

「艾特……里？」

「是，艾特里，」伯琅仍舊鎮靜地重複道。「如果她在那裏的話，」他向那爾奇克一望，眼中冒着怒火，「那我就要殺他們一百個哨兵。不過，她不會在那裏。她是在那裏，」他的頭向山嶺那方面一翹，「不然怎會這樣？」

我們一點也不明白。

盲人忽然作了個警告的手勢。但是我們除了通常沙沙的樹葉聲外，什麼也沒有聽見。

「有人來了，」盲人小聲說。

「很多麼？」伯琅小聲問，並把自動槍拿近手邊。

「一個人在頭前，後邊跟着許多人。」

「是下山還是上山？」

盲人又細聽了一下。

「是下山。」

「是自家人，伯琅鎮靜而有把握的說着，便慢慢站了起來。

我們站着，屏息傾聽。四下仍然寂靜無聲。只有沙沙的樹葉聲。盲人也許聽錯了吧？不是，他笑迷迷的連連點頭，像是給走路人打拍子一樣。

在很近的地方有鴿鳩的鳴聲。

「四個，」伯琅數着說，滿意的微笑了，「頭前的人已看見我們，我們沒有看見他。不過他不知道我們是誰。康紹比，你告訴他才對。」

盲人仰起臉來。打了個口哨：一陣像摔碎玻璃的聲音傳遍了樹林。

只聽得有乾枝葉的沙沙響聲。頃刻之間從山胡桃叢中鑽出了一個小人，穿着卡巴丁人的服裝，寬帽頂，藍汗衫都褪了色，手中提着個籃子。

「阿斯哈特！……」沙烏爾歡呼着向自己的朋友跑去了。

從山上一下來的人們都歡天喜地的圍着伯琅。有些人是徹爾克斯裝束，戴的是高加索帽子，另一些人穿着紅軍服裝，第三部份穿着棉襖。有人佩着鑲銀邊的古劍，又帶着新式的自動槍，看來真是稀奇古怪。我雖然不懂他們的話，但已看出他們都是驚喜萬分的：他們本來是下山往大村去搭救伯琅的，而伯琅却已迎上來了。

「朋友們，」當人們都到了林中隙地上，站在伯琅周圍時，他興奮

的說。「你們看，這就是我們隊伍的第一個勝利品」他舉着自動槍說。「帶着這個武器來到我國領土上的那個狼心狗肺的人已經流完血了。讓遭受侵略者蹂躪的我國土地上熊熊的炬火燃起來吧！」

「讓炬火燃起來吧！……讓炬火燃起來吧！……」游擊隊員舉着自動槍喊。

伯琅四下一望，望見了沙烏爾和我，向我們使個眼色——叫到他跟前。我倆便站在他的兩旁。

「請看這兩個孩子，他倆不惜自己的年青生命，救出了我這個老命。我們爲了保護我們孩子的生命，當然也不吝惜自己的鮮血！要讓他們將來的生活像這天空一樣蔚藍！」

「像這天空一樣蔚藍！……」游擊隊員應聲喊道，並且給我們鼓掌祝賀。

我跟沙烏爾差促萬分，一聲不響，只是站着不動。實在，我們能說什麼話呢！

過了幾分鐘，隊伍上路了。上山裏去。不管伯琅如何拒絕，終於還是用抬床抬着他走了。

沙烏爾，阿斯哈特和我都走在後邊。

「你可講講吧；」沙烏爾催促阿斯哈特說。「一點也不要遺漏，講吧？」

「爲什麼要遺漏，」阿斯哈特鎮靜答道，「我把一切經過都要講出來。當時有人敲窗戶，我出去一望，只見她靠籬牆站着，一手按着胸脯，噎噎的發喘。面色比牛奶還白。她一看見我，就馬上說道：「比喬，你好！請你趕緊告訴……」」

「比喬？」沙烏爾叫道。「當然就是她了？她也叫過我「比喬」，可是我已經告訴她：「我是沙烏爾，不是比喬」，從此以後她就叫我沙烏爾了。」

阿斯哈特莫明其妙的望着沙烏爾：

「「比喬」就是「男小孩」的意思。這是喬治亞話，你懂嗎？」

「她笑着說：「比喬，你好！請你趕快告訴我，淑瑪在什麼地方住」。我說：「你問的眞可笑。難道叫淑瑪的只有一個不成？村子裏家家都有叫淑瑪的」。「不是，——她說，——比喬，我是問伯琅的外孫女

。請領我到她家裏去」。我說：「你找淑瑪幹什麼？你是個大女孩子，淑瑪是個小女孩子。難道你們會玩到一塊麼？大女孩找大女孩玩，小女孩找小女孩玩。你現在却要找小女孩，真是……」。她生氣了，說我老愛瞎扯，不能同我辦正經事情。其實我是故意說得那麼長，因為我很想多看她一會。現在他這麼一說，我也生氣了，只好領她到蘇拉家去。我們走得很快，簡直像飛一樣，因為她總是央求：快些！……快些！……所以我也顧不得看她，只是跑。我們剛一跑到蘇拉家裏，小姑娘就喊道：「趕快把淑瑪藏起來！法西斯蒂就要來到了。他們要當着伯琅面前來折磨淑瑪，強迫伯琅說出藍石的祕密來……」她剛說到這裏就忽地倒下了。她是從那爾奇克一氣跑到這裏來的，而且跑的很快，累壞了。蘇拉抱起淑瑪，我抱起這個快腿的小姑娘，就往樹林跑去。快到林邊時，我說：「你們在這裏等我一會，我回去一下」。

「村中站着一輛法西斯汽車，法西斯軍官向大眾詢問汽車上躺着的那個人的外孫女——淑瑪在什麼地方（在汽車上躺着的那個人原來就是伯琅）。誰也沒有回答，大家只望着伯琅落淚。我這時開口了：「蘇拉帶着淑瑪到尼什涅-巴克桑去了」。於是法西斯蒂就馬上動身往尼什涅-巴克桑馳去。他們本想把伯琅也帶去，但伯琅頭上流血不止，因此就把他鎖在蘇拉家裏了。我跑到樹林裏，將她們三人帶到山裏……我就是這麼個「老愛瞎扯的」！」

「有一點不明白，」我說，「她怎麼跑得比汽車還快，竟先跑到了村莊上呢？」

阿斯哈特像看怪物似的望了我一眼。

「難道她真是小女孩子？不是的，她是風，是電。她還能趕上飛機哩。」



自從我們站在自己小屋跟前，絕望的注視着夕陽時起到現在才過了一晝夜。當時四下的陰沉黑暗，使我們覺得天邊落日的紅光也成爲一種凶兆了。可是現在我們又看見太陽照耀着水晶般的山峯。難道我們生活有過比此刻更幸福的時刻麼！只見艾特里在粉紅的光芒下，轉如飛燕，從高坡上向我們撲來。她那始終帶着淒涼神情的眼睛，現在却放着快樂的光芒，忽然兩手向前一伸。我不知她是想擁抱誰，大概是伯琅吧。可

是誰能阻止我們每人的殫心所思呢？

我們在游擊隊中住了三天，生活真如森林故事一般：飲泉水，食山雞，野豬。睡在露天地，只鋪着一些松枝。傍晚時分，上完軍事課後，游擊隊員聚集在一塊，盲人吹起己自的角笛，沙烏爾與阿斯哈特就隨着勻稱的拍掌聲舞蹈起來。有時跳得輕輕飄飄，有時跳得極快，像旋風一般，刮得腳下的松針也飛旋起來。

當然，我們很想留在隊伍裏。我們會經幾次請求伯琅不要把我們送走，我們援引阿斯哈特為例子，他比我們不過大五六歲，就能在隊伍中擔任偵察，我們又露出自己臂上的筋肉給他看。然而伯琅每次都說，事情多得很，足夠我們一生作的，這裏沒有我們也可以辦到。

伯琅很快就恢復了健康：除艾特里和蘇拉二人服侍他以外，還有小淑瑪也服侍他，這對於他是最好不過的良藥。

我們上路的一天到來了。

清早。太陽剛出來，照得遠遠的雪峯變成了金色。金紅的彩雲，盪漾於山峯上空。已準備好上路的我們，坐在一塊由太陽照得發出粉紅色的岩石上，等待伯琅到來。這時依布拉吉木兩手扶着一條長棍，背彎彎的站在我們面前。他是個老牧童，風吹日曬的面龐，現得十分乾燥。他已將蘇拉和小淑瑪送往遠方鄉村，昨天才轉回來，今天又要沿着人們不知的小徑把我們送到『大地』上去。

隊伍跟我們同時出發，只是所去方向與我們的相反。這是它的初次戰鬥行軍。帶領隊伍的是伯琅。

我們與伯琅分別是很難過的，好歹有艾特里和我們一塊，還可寬心，並且我們所去的地方是我和沙烏爾久已想望的那個日光普照的艾特里家鄉，因此悲傷的別離與新相會的期待心情混成一片了。

★

傳來了沙沙的脚步聲。我們回頭一望，只見我們的朋友，腰間扎着高加索式的小皮帶，齊整瀟灑，有點像童年的神氣，他從岩石後向我們走來。他的態度依然像從前的一樣，只是兩眼沒有含着喜悅神情，難過地注視着。

他背着什麼東西？莫非是小木箱嗎？真的是小木箱，就是他那個古老的綠木箱哩！

伯琅走到我們跟前，兩臂一伸把我們三人一齊抱住了。後來坐在我們中間，大家都默默無語。半嚮方聽到他的啞啞而動人的聲音，這種聲音就永遠印在我的腦海裏，他說：

『我的小朋友們，照例說：相逢就是將來別離的先聲。你們不要難過，只要保存着這種愉快的情感就行了。』

他不慌不忙的從肩上摘下小木箱來，放在自己腿上，說道：

『……拿去作為我們相逢和友誼的紀念吧。木箱中並沒有造就幸福生活的藍色石頭。這只是童話。但每個童話都有一種道理。這種道理就在於……人人都想過幸福生活，他們就會親手去創造幸福。在這小綠木箱裏究竟有什麼東西呢？僅僅只有那幫助人們勞動的小小助手。我用這些助手給人們創造了許多快樂，所以人們說我是過的藍色生活。我對於自己的每個助手都講出它的全部歷史：我怎樣幻想，怎樣探尋，以及最後怎樣在大商店的玻璃櫃裏或市場上碎鐵堆上找着了它們。當我們在一塊給小孩們建築小城時，我看見了你們還不熟練的手握着這些助手，是多麼愛惜呵。我的小朋友，法西斯瘋狗在我們領土上已踐踏了多少藍色鮮花，毀壞了多少華麗的城市！不過，這些瘋狗一定會遭滅亡，而人們一定會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幸福生活。他們將在廢墟上建設起更華麗的新城市，培植出更美麗的鮮花。現在我忙於別種事情，我只有把自己這些忠實助手交給你們了！我們手拿自動槍本是不習慣的，但不這樣作就不能獲得幸福。』

他的眼又炯炯的射出青年快樂的光芒。站起來，把我們每人緊緊擁抱了一下，說道：

『好，祝你們一路平安！』

他輕快地隱沒到茂密的森林中，這時那裏已經傳來了游擊隊員隱約的喧嘩聲，接着就是口令，最後什麼也聽不見了。

我們的眼睛昏昏沉沉，拿着小綠木箱，上路了。

我們誰都願意攜帶小木箱，只好用輪流辦法，替換着拿。

攜着小木箱，就如同是拿着寶貴的禮物，神聖的遺囑一樣……

(逸 塵譯)



查斯拉夫斯基
(Д. Заславский)

他活生生到這樣的程度！

(ДО ЧЕГО ЖЕ ОН ЖИВОЙ!)

——紀念馬雅柯夫斯基逝世十六周年——

你讀和再三地讀馬雅柯夫斯基的作品，「他活生生到這樣的程度，他是當前的，現代的，我們的，我們這時代的，我們這些日子的！——唉，可惜，他已經不和我們同在了！」你會追逐這思想，雖然這思想是徒然空費的，但是它却會一次又一次地來到。

可惜，他不在了。我們很需要他。用他的話可以表示我們大家的，全民的感情的全部深刻性和全部至誠性。他會把愛祖國，愛黨，說得這樣好，讓字句鑽進靈魂的最深處，並且激起活的反映。這實在是巨大的，很巨大的和很銳敏的情感。用竊竊私語之聲是沒法把這感情表達的，要用高聲，向全國所說出的話語才能保存着坦白表露的謙虛性，甚至羞澀性。馬雅柯夫斯基就善於這樣說出自己對於祖國，對於共產主義，對於黨的愛。

他的「我的」這字響亮得有些特別。

於是我，

像人類的春天，

誕生於
勞動和戰鬥，
高歌
我們的祖國，
我的共和！

「他的」共和國對於馬雅柯夫斯基是藉勞動和戰鬥來打扮美麗的。他說到共和國，就像是這共和國最善良的所有者，就像是擁有着，就像是主人。「我的」共和國，因為「戰鬥」和「勞動」也是我的。「我的」「共和國」，——就是說，我不把它給任何人，我不許任何人的手碰它一碰，我不許人家欺負它，我要衛護它的名譽。

這裏有表現的征服力量，這裏有最深刻的感情——通俗、清楚、明白。這裏有深思熟慮，把最重要的思想用出色的準確性表達出來了。爲蘇維埃愛國主義，你簡直想不出更好的詩文形式。

「我的共和國」，這幾個字眼說明活潑的民族感覺。但在這些字眼裏並沒有什麼特殊性。「我的共和國」所以美麗，「我的祖國」所以寶貴，因為把它當作「人類的春天」唱了出來。當然，這些動人的字句當它們初次出世的時候，就會衝動過人。而現在，蘇維埃國家給世界送來了人類自法西斯恐怖中解放出來的春天之後，這些字句又是多麼響亮啊。

可惜，馬雅柯夫斯基已經不和我們同在了，——我們是需要他的。並且也爲他可惜。他是爲戰鬥而生的。戰爭是他的天性。他善於憎惡敵人，他的著作就是熾熱憎恨人類之敵，蘇維埃祖國之敵的教科書。但這憎惡裏包含着爲被壓迫者的偉大痛愛，痛愛那些在這世界上只得到可惡的一份苦難的人。馬雅柯夫斯基以一個少年之身，步入文學，他隨身帶着，在他最初的詩句裏，這樣偉大的憤怒和這樣火熱的痛愛，只有偉大的俄羅斯詩人，偉大俄羅斯文學的正統繼承人才能產生得出。高爾基第一個感覺到這一點。

這富於天才的，年少氣盛的詩人那來這些深深憎惡自肥，強暴，橫行之世的特質？他的詩的聲音還沒有成立。他找尋新的文學形式，摧毀着路上的一切。但是這對於舊世界憎恨的熱情並不是新東西。馬雅柯夫斯基是從俄羅斯民主文學中把它承繼來的，俄羅斯文學永久是積極參加

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馬雅柯夫斯基懷着這對於舊世界的憎恨，來自革命的，布爾雪維克的團體。他知道，應該憎恨誰，他的巨心包含着爲人類的深刻痛愛。他也預感到革命的來臨，他自稱是革命年的先驅者。他像高爾基一樣，是詩壇上的海燕。但是他那時還不知道，可以並且應該去愛誰，懷着他憎恨的同樣熱情。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馬雅柯夫斯基展開了蘇維埃國家，猶如自己的老家。他用不着「重新改造」。他從最早起就是有布爾雪維克氣質的。他布爾雪維克式地憎惡工人階級的敵人，現在他又布爾雪維克式地愛上工人階級在布爾雪維克領導之下所創造的一切。在革命中馬雅柯夫斯基立刻就與工人階級，和黨齊腳並行了，在這中間看到了自己詩人的天職，在這中間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馬雅柯夫斯基一直進行着文學的戰鬥，他給打擊，也承受打擊。他不饒恕自己的敵人，也不向他們討情。在他的諷刺中有史遷德林的力量。但是一個嘲罵的字特別痛楚地創傷了他，這便是「同路人」這個字，這個綽號是那些最初就不和布爾雪維克同路的小人物們企圖貼在他身上的。馬雅柯夫斯基是一千倍地對的。他從來不是同路人。他的道路是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一起的。馬雅柯夫斯基是一個我們這時代最有個性的詩人，他自己把自己僅僅看做是一般人民事件中的一個參加者。他高興，因爲他是在行列裏走，他是在羣衆中，是在人民中。

他熱心地保護自己獨特性，自己個別道路的權利，熾熱地憎惡文學中的標準，厘定的形像。他處在同志，同胞，戰友的中間，他感覺出他詩人本份的全部含意。

馬雅柯夫斯基的詩，因爲它既保留深深的個人意味，又表現千百萬人的感情，所以是很有力的。馬雅柯夫斯基是人民大眾的抒情詩人。只要提起他的長詩「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就足够了。直到現在在詩中，在文學中，還沒有一個人把列寧描述得更好，更有力。馬雅柯夫斯基儘着嗓子高聲說，——和往常一樣，他站在講台上，他吐出高聲的話語，那些話語是多麼親切，傳達布爾雪維克的悲哀是多麼細膩，敏感啊……

馬雅柯夫斯基是一個教育高深的詩人。他惡意地嘲笑那些在自己的創作中忽略意識形態要素，把自己粗製濫造的，因此也就是愚昧不通的

想頭當作「獨特的」創作來發表的同時代的人。他寫道：

「意識

不行

攪和在水裏——

在水裏

意識會弄濕。

詩人

過活

永久不會沒有意識。

難道我是

鸚鵡？

火鷄？

意識——這至少不是「書本氣」。馬雅柯夫斯基生前曾經忍受過文學教條者的低俗性和貧乏性。所以他永久用譏諷的特徵去烙印他們。馬雅柯夫斯基是對的，他的詩滲透着唯物辯證法。

我們

並不是

跟黑格爾學辯證法。

它是藉戰鬥的吡吡

嵌進詩……

馬雅柯夫斯基作過很多旅行。他拜過美國，並且到過它的不同部分，——到過最現代的紐約，半異國風味的墨西哥。他的詩體速寫頗為出色。這些速寫詩不僅因為燦爛穎雋，而且也因為俱有深刻觀察性而有力。在這些詩作中，準確地分配着光與影。馬雅柯夫斯基對於技術文明給予應有的評價，但是他却批判性地論評它：

我走着，

被一個憎惡之念

拖我進去撲那些躲藏的人——

在石頭門面後面。

我經過七千里

猛進向前，



一九二九年在國家出版局會議席上之符拉其米爾
• 馬雅可夫斯基（逝世前一年）•

却向後

倒退了七年。

馬雅柯夫斯基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他在各處各地總是蘇維埃的愛國者。他的首闢蘇維埃護照的詩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把它們引據出來。他認識蘇維埃文化的優越，在世界文學和詩歌中他是俄羅斯不朽作家的正統代表。其中一點也沒有向他人世界低頭的影子。他確定地知道，俄羅斯文學佔着世界的第一位，這個第一位它不能讓給任何人。因為只有蘇維埃人民的文學和詩才能夠完成「人類之春」的蘇維埃國家身上所肩負的任務。

馬雅柯夫斯基是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歌者。但是他並不只是它的史家詩人。他的創作中所特有的辯證法是向着未來的。

我們的

詩人

把事變——

寫成

昨天的紀念，

應該

衝向

明天，

向前……

這「明天」的預感充滿着馬雅柯夫斯基的創作。他的巨大生命力就是從這裏來的。所以現在，在蘇維埃人民的面前，在歐洲的前面，在全人類的面前，紅軍的勝利展開了這樣廣大與光明前途的時候，他是這樣需要。應該像馬雅柯夫斯基那樣看到「明天」似的，善於看到這個明天。

馬雅柯夫斯基把他全部詩歌的活動看做是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祖國的勞動，看做是對於共產主義的勞動。他把詩歌的創作比做是軍事勞動，比做是鋼的生產。他把文學活動看做是屬於黨和國家所計劃的勞動，他把詩放到他最高的神龕上去。他幻想把文學的問題放在共和國領導的黨機關和國家機關裏討論，這幻想不僅是美麗的藝術形象。馬雅柯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輝的，剎那是他在大劇院裏，在布爾雪維克，在史大林面前讀他的長詩「列寧」。這又是詩的朗誦，又是政治的演說。最重要的

報告賦與了極高的詩的形式。詩人的驕矜就在於此。

馬雅柯夫斯基是詩歌勞動者的創新者，是新形式的創作者。他建立了自己的學派，所有年輕的詩人都跟他學習。他自己把俄羅斯人民喚作語言創作者，跟人民學習語言靈活性的技巧，向人民取得熟習俄羅斯語言的藝術。

爲了進行完全擊潰法西斯主義，消滅它的根源和殘餘的巨大大道義政治戰爭，我們需要馬雅柯夫斯基。紅軍在軍事擊潰德國搶掠者，劊子手和食人獸的鬥爭之中，起了決定的作用。在完成軍事擊潰的工作中，在對極端反動主義者，反動者和「和平創造者」的鬥爭中，最顯著，最重要的位子是屬於蘇維埃文學。馬雅柯夫斯基這個字包含着刺人的力量。他的全部創作說明，蘇維埃詩人，自己人民的歌者應該是怎樣。

(林 陵譯)

馬雅可夫斯基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美國人驚奇 (АМЕРИКАНЦЫ УДИВЛЯЮТСЯ)

美國

從遼的彼岸

打量蘇聯，

巔起腳板，

戴着牛角眼鏡

凝神細觀，

眼睛一眨不眨

貪戀地看。

這羣

稀有種族

是什麼樣的人，

在那遠遠地方

忙着建築？

空想了個

什麼五年計劃，

現在

又要

在四年裏完成。

這可

不合

美國的尺寸。
他們
不被
洋錢、角子
引誘，
他們
把全部
人所能够
拿出的氣力，
一周到末
不斷地苦做。
這算是什麼人？
煉得這樣硬！
是誰驅他們
去這樣
做工、拚命？
並沒有
什麼棍子
把他們驅趕，
可是他們
却被鋼鐵紀律
結成一團。
密斯特，
你們
早就流行
用金錢
收買
建設的精神。
你們
不明白，
肥腫的密斯特，

我們

共產黨員

熱情的根源。

在工作中，

在飛機上，

在車廂裏，

布爾喬亞，

對共產主義的彼岸

你們去驚奇！

我們

要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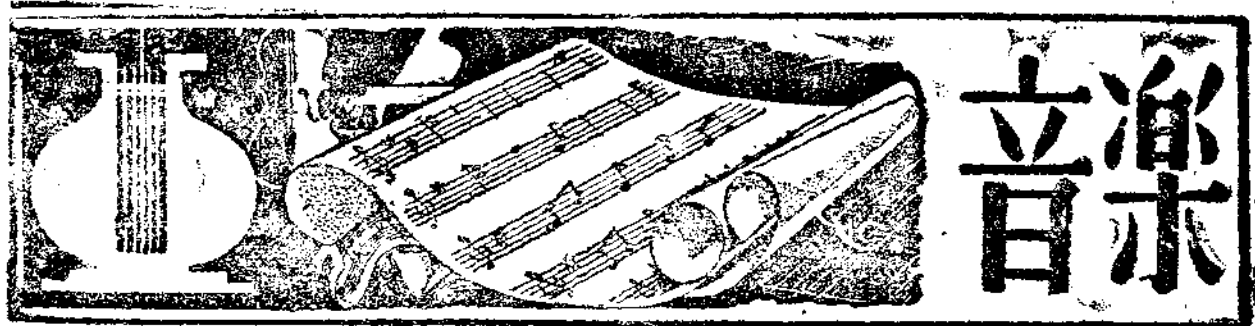
和超過

你們

快腳的

著名的美國。

(林 陵譯)



西尼亞維爾

Л. Синявер

俄羅斯音樂史綱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一) 緒 論

關於俄羅斯音樂史蹟的故事好比是在一條又大又闊的道路上旅行一樣，每逢轉一次灣，眼前就豁然展開新之又新的財富。這一條由許多世代的天才和勞動所鋪設的道路，經過開墾了的田野，沿着水光閃耀的河岸，穿過蔥鬱的森林的雄偉的山巒。但是我們無法深入路旁的支路和小徑。我們的目的祇是探究俄羅斯民族音樂文化中最主要和最重大的東西，祇是認識它的最巨大的發展階段。

這裏第一個字是屬於俄羅斯人民的強力而詩意的形象化的歌曲。這種歌曲是俄羅斯歷史中黎明時期和後來基輔、諾夫高洛德、莫斯科各大城市和各公國或為國家生活中心的各時代東方斯拉夫文化的一部份。禮拜儀式的哀歌，崇讚大自然的歌曲，俄羅斯的雄偉的史詩——描寫公爵的親兵抗拒遊牧民族敵人的鬥爭的『伊哥爾軍隊之歌』（«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這裏在基輔，隨着接受基督教的洗禮（在第十世紀）而奠定了宗教音樂的基礎。這對於俄羅斯歌唱音樂的發展曾經起過巨大的影響。在偉大的諾夫高洛德（在第十三——第十四世紀），除了宗教歌曲之外，繼續繁榮着民謠敘事詩（былинный эпос）（其中的英雄，有傳說中的音樂師薩德珂〔Садко〕和華西里·布斯拉葉夫〔Василий Буслаев〕）和古代的流浪音樂師（скоморох）的藝

術。這是些無所不能的全才的藝人——一身兼任歌者，音樂師，舞誦師，說書者（jongleur），詩人。他們的藝術的傳統，甚至於在十五——十七世紀莫斯科羅斯（Московская Русь）時，也還保持着，直到後來受到年輕的音樂戲劇形式的襲擊而才退讓。宗教勢力與人民勢力的鬥爭以及相互的影響，向世俗文化的霸權之逐步的轉移，歌曲之由口頭創作到記譜的轉移，合唱團和配着音樂的戲劇表演的組織，——直到根本改變俄羅斯面貌的彼得一世（Петр I）改革時代為止的莫斯科國家的音樂史上所充滿着的就是這一切。

新時代十八世紀，特別富有思想與趣味的衝突及事變。莫斯科和彼得堡有着外國的作曲家和樂隊指導家，意大利歌劇取悅着音樂的愛好者，——但是歐洲音樂文化却獨特地在俄羅斯屈服了。音樂非但流傳在宮廷生活中，而也流傳在顯貴和地主的府邸中和市民的住宅內。第一批民歌集出版問世了。出現了俄羅斯國民創作的模範：歌劇，藝術歌曲，器樂曲。這些經驗距離解決複雜的民族藝術的任務還是很遠。但是向俄羅斯古典音樂巔峯的上升，正是從這裏十八世紀感傷主義羅曼斯曲（romance）和體裁樸素的音樂的喜劇和悲劇開始的。

俄羅斯藝術在最早時期就已經創造了這末些有味和珍貴的東西！當然，除了鮮明的才華的火花之外，這裏也可以找到學徒式的摹倣之作。不過特別重要的是：音樂創作的發展是由演奏人才的發展相輔而行的。華麗的波蘭舞（Polonaise），俄羅斯的序曲，divertissement 曲[⊖]和以民歌的主題所作的雜曲（Potpourri）（外國音樂不算在內），都成了當時那些地位很高的農奴樂隊的節目。當時有許多作曲家也是農奴，就是說，是沒有自由的人：歌劇『聖彼得堡商場』（«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двор»）的作者米哈伊爾·馬丁斯基（Михаил Матинский），有才能的作曲家兼提琴家伊凡·漢陀雪金（Иван Хандошкин），俄羅斯民歌收集家兼鑑識家達尼爾·卡興（Даниил Кашин）。其他作曲家的名字中可以提出的有葉夫斯季格尼·富明（Евстигней Фомин），奧西普·柯茲洛夫斯基（Осип Козловский），特別是宮廷合唱團領袖，宗教音樂與室樂傑作的作者德米特里·鮑爾特仰斯基（Дмитрий Бортнянский）。

⊖ 一種原來是隔雜在戲劇表演各幕之間的輕快的短曲。

於是俄羅斯生活中接近了新的邊境——十九世紀。作曲家魏爾斯托夫斯基(Верстовский)的音樂的小趣劇(vaudeville)，歌劇「亞斯考爾道夫之墓」(«Аскольдова могила»)^①以及其他作品，亞里亞比葉夫(Алябьев)的羅曼斯曲和鋼琴曲，華爾拉莫夫(Варламов)和顧里列夫(Гурилев)的歌曲——所有這一切藝術勞作都表示出，俄羅斯音樂文化力量進一步集合起來導入職業性方面去了。這些作曲家中，我們可以在每一個作曲家那裏找到完全是個人的特性：亞里亞比葉夫有趨向於戲劇形象之勢，華爾拉莫夫有柔和的抒情歌曲的輪廓，有時候帶着不滿和抗議的情緒，顧里列夫的哀愁的羅曼斯曲，俄羅斯歌曲，有着華爾滋舞曲的節奏。在追尋俄羅斯民族風格時，他們研究民歌，利用民歌的旋律。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偉大音樂家米哈伊爾·葛林卡(Михаил Глинка)那樣深入俄羅斯歌曲創作的堂奧。葛林卡的創作彷彿是給以前一切俄羅斯作曲家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樹立了俄羅斯音樂典範的鞏固的基礎。

(二) 米哈伊爾·葛林卡

離開古城斯摩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不遠，有一個小鎮。從前叫做諾伏斯巴斯柯亦(Новоспасское)，現在它榮膺了葛林卡的名字，那成爲俄羅斯藝術的象徵的名字。米哈伊爾·葛林卡以一八〇四年在這一個鎮上。地主莊園的生活，迷人的自然環境和農民的富有表現力的歌曲等等，在這孩子的靈魂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對於一八一二年俄羅斯向拿破崙進行的戰事記得非常清楚，那時候葛林卡的家庭避開敵人，逃到內地去。他記得俄羅斯社會中的愛國情緒高漲和勝利之後人民欣喜若狂的情形。

這兩種力量——民歌的影響和愛國情緒——明顯地確立在作爲藝術家和人的葛林卡的性格中。當然，這並不是說，祇局限於熱中俄羅斯民歌。葛林卡家中的農奴樂隊非但演奏俄羅斯主題的雜曲(potpourri)和狂想曲(fantasia)，而且也演奏歐洲古典作家的作品。當葛林卡在彼得堡修畢了私塾之後，開始參加世俗的生活及其跳舞會和晚會，參觀意大利歌劇和家庭演奏會，他的音樂的印象更其滋長了。葛林卡是一個優

① 這部歌劇最近曾在莫斯科一家劇場中演出。

秀的鋼琴演奏家和歌唱家，他在各處沙龍裏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在沙龍斯的精銳的音樂家和詩人。他的第一批作品——幾首羅曼斯曲，幾首裏遇見俄羅中音提琴彌拿大，一部『悲愴三重奏曲』（«Патетическое трио»）——已經是聞名遐邇了。

葛林卡曾在國外住過四年。對於意、法、德三國音樂的研究，擴大了他的眼界。但是他對於歐洲的藝術研究得愈深，對於自己的責任和俄羅斯音樂家的使命認識得愈清。回到祖國之後，他開始着手創作俄羅斯民族歌劇『伊凡·蘇薩寧』（«Иван Сусанин»），於一八三六年完成。歌劇的內容建立在十七世紀俄羅斯的歷史事件之上：有一隊當時企圖佔領莫斯科的波蘭軍隊逼迫老農夫伊凡·蘇薩寧指出通向首都去的道路。愛國的蘇薩寧領敵人走到那路上去，引他們走進一個大森林，這裏他就死在搶掠者的手中，他為救國而犧牲了。

葛林卡以這一個題材寫的音樂劇，他稱之為『愛國英雄悲壯歌劇』（«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героико-траг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葛林卡熱烈地和入迷地寫作這一部歌劇，他體驗着主人公——老人蘇薩寧，他的女兒安東尼娜（Антонина）和養子凡尼亞（Ваня），安東尼娜的未婚夫青年薩比寧（Сабинин）的悲劇。這些人物的畫像生動而自然地描繪在葛林卡的音樂中，其中非但凸出了英勇的犧牲精神，而且還顯露出了對於和平的人類的幸福的憧憬。

歌劇『伊凡·蘇薩寧』的題材本不是新的：在葛林卡以前，有一個客居彼得堡和對俄羅斯音樂的發展曾經有過許多貢獻的意大利作曲家，名叫卡得里諾·卡伏斯（Катерино Кавос）的，他有一部歌劇就是以此為題材的。不過卡伏斯的歌劇，是以傳統的風格寫的，離開真正的民族風格仍舊很遠：它的人民的成分祇限於在表面上摹倣農民歌曲而已。葛林卡的功績就在於他不摹倣什麼和不利用現成的歌曲模型。但是他這樣清楚地了解俄羅斯歌曲的精神，這樣堅牢地吸收了俄羅斯歌曲的音調，以致於他自己的音樂語言獲得了典型的俄羅斯性格。在歌劇『蘇薩寧』中，當我們聽第一首農民合唱曲『在風暴中，在雷雨中』（«В бурю, во грозу»），安東尼娜的親切的獨唱曲『我不是為此而悲哀，朋友們』（«Не о том скорблю, подруженьки»），蘇薩寧面對敵人時所唱的英勇動人的獨唱曲或者最後慶祝勝利和俄羅斯土地

解放的充滿狂歡情緒的愈快的人民合唱曲「榮耀啊！」(«Славься!») 等等的時候，我們每步都可以感覺到人民精神的深刻。

「伊凡·蘇薩寧」是俄羅斯第一部以民族與人民的成分和高級的歐洲技術相結合的藝術作品。葛林卡以這部歌劇展開了俄羅斯音樂藝術史上的新的一頁。這歌劇第一次上演於一八八六年。當時對於葛林卡這一作品，就已經有人這樣寫過，這作品中「這樣卓絕地體現了俄羅斯的部恨與愛，俄羅斯的眼淚與歡樂，俄羅斯的深沉的黑夜和絢爛的朝霞。」

然而，世俗的上層社會，習慣了富有效果的宮廷音樂，所以他們並不讚賞這一部新歌劇。這使作曲者蒙受了許多痛苦的时刻。他在知己的藝人圈子裏過着散漫的生活，因為這可以不妨礙他創作，他寫「霍爾姆斯基公爵」(«Князь Холмский»)，出色的抒情的羅曼斯曲，「華爾滋狂想曲」(«Вальс-Фантазия»)——確切些說，一套詩意的華爾滋曲，其中所更迭的是悲哀、沉鬱、無憂無慮的愉快的情緒。這裏已經顯露出了那以普希金(Пушкин)的名詩為題材的新歌劇「羅斯朗與劉德米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作於一八四二年)的輪廓。這部歌劇以主要的特點保持着這一首優美神話的內容。在青年武士羅斯朗和郡主劉德米拉的結婚大宴上，惡魔掠走了劉德米拉。勇敢的羅斯朗及其情敵——懦怯的吹牛者法爾拉夫(Фарлаф)和東方青年哈查爾公爵拉特米爾(Хозарский князь Ратмир)，出發去尋找郡主。經歷了許多神祕的相會和英雄神奇的冒險之後，羅斯朗與劉德米拉獲得了他們的幸福。歌劇的尾聲彷彿是強調人民對於光明戰勝黑暗勢力的信念。

敘事詩的雄渾的俄羅人民的場面和優美的神話性的神祕的景象；性格與行動的描寫的真實性；形式、裝飾和管弦樂的完善——完完全全表現出了葛林卡的天才，他在「羅斯朗與劉德米拉」的音樂中達到了藝術的完全的成熟。要在這一部歌劇中指出最優美的地方是很困難的——其中充滿着這樣多的抒情的美、力、色彩的美。任何例子都可以證實這一點：樂觀的序曲，第一幕婚禮合唱曲，羅斯朗所唱的典範的獨唱曲，溫柔而有一點點狡黠的劉德米拉所唱的幾首獨唱曲，魔法師契爾諾莫爾(Черномор)所唱的非常奇妙的進行曲，最後一幕中的幾首優美的合唱曲。第三幕描寫的是東方的場景。從第一首唱合曲「黑夜繪在田野

裏』（《Ложится в поле мрак ночной》）起，聽衆就墮入了神話一千零一夜的氣氛中。合唱曲是建立在真正的伊朗的旋律之上的。後來，東方的色彩仍舊保持在拉特米爾的獨唱曲裏和第八幕舞蹈場面中（高加索列茲金民族舞〔лезгинка〕，土耳其舞和阿拉伯舞）。這裏應該指出，這一幕有趣而新穎的關於東方形象的描寫，給俄羅斯作曲家藝術中的東方主題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歌劇『羅斯朗與劉德米拉』，和『伊凡·蘇薩寧』一樣，當葛林卡在世時並未受到廣泛的公認。『羅斯朗與劉德米拉』之後，葛林卡又創作了許多聲樂曲和器樂曲，其中著名的管弦樂作品有：以兩個俄羅斯主題為基礎的『卡馬林舞曲』（《Камаринская》^⑤）和兩部西班牙序曲『亞拉貢土風舞曲』（《Арагонская хота》）和『瑪德里之夜』（《Ночь в Мадриде》），這兩部曲子是從作曲者在西班牙客居兩年的印象中產生出來的。

葛林卡於一八五七年逝世，他給俄羅斯文化遺下了兩部歌劇，一部交響曲，一部『華爾滋狂想曲』，他一部『卡馬林舞曲』，兩部西班牙序曲，八十五首羅曼斯曲，近五十首鋼琴曲，許多室樂合奏曲。不過他的遺產是不能由作品的數量來衡量的。他給俄羅斯音樂留下的遺訓是真正的人民性、真實性和持久地精益求精。葛林卡的每一部門的創作，對於各種音樂樣式的發展，都有着一種推動的作用。到鮑洛亭（Бородин）和李姆斯基-柯薩柯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的民族派歌劇的路是從『伊凡·蘇薩寧』和『羅斯朗與劉德米拉』而來的，俄羅斯交響音樂和舞劇（ballet）音樂是從『卡馬林舞曲』和『華爾滋狂想曲』中生長出來的。葛林卡的集中着俄羅斯抒情詩的心靈的羅曼斯曲，準備了恰伊柯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抒情羅曼斯曲的出現。葛林卡藝術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廣大的動聽的旋律——對於現代蘇維埃作曲家仍舊起着影響。（本節完，全文未完）

（高 明譯）

⑤ 一種輕快的俄羅斯民族舞曲。



馬斯柯夫采夫
(Н. Машиковцев)

莫斯科繪畫雕刻圖表展覽會

(ВЫСТАВКА ЖИВОПИСИ,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ГРАФИКИ В МОСКВЕ)

不久以前，由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附設的藝術事業委員會主辦，在國立特列佳可夫美術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舉行繪畫、雕刻與圖表展覽會，把最近數年中蘇聯藝術家所作的作品公開展覽，供觀者評判。這是戰後蘇維埃藝術第一次的報告。參加展覽會的有一切加盟共和國和全體優秀的藝術家。

收集的材料是這般的豐富，以致國立特列佳可夫美術館的大廳都不敷應用。因此，一部份畫件和大型的雕塑祇好在莫斯科藝術家協會（Москов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художников）的大廳裏展覽了。

展覽會給予觀衆的印象是：非凡的豐富，多樣和高度的技巧。這種豐富依存於民族的特徵，我們藝術家採用的方法和風格以及他們豐富的題材。但是最主要的在於展覽會裏有驚心動魄和刺人心坎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是很多的，所以不能把它們視爲個別藝術家的偶然的成就。這些作品證明我們繪畫藝術的新的上漲。

展覽會的每一景都顯露出蘇維埃藝術家與他們的俄羅斯藝術的偉大先驅者的深切的親屬關係。這種親屬關係與藝術的外表是無關的，它是更深切的和血緣的關係。

走向真實的願望是俄羅斯藝術最本質的民族的特徵。真實永遠是我們優秀的藝術家的旗幟。真實要求自己能被完全而且確切地表現出來。寫實主義——真實的喉舌。在俄羅斯藝術史的全部時期中，寫實主義是被作為藝術發展的主要路綫而研究着。

戰爭使我們的人民更加團結起來。勝利的保證就在不可破壞的統一和堅忍不拔的意志中。全聯邦展覽會全力顯示出：在戰爭的年代，藝術家是跟人民不可分離地生活着的。他們是與人民相聯繫的。在前綫和後方，在敵人威脅下的莫斯科，在希特勒份子妄想加以毀滅的列寧格勒，在上前綫視察和在戰地畫室中工作的時候，藝術家在戰爭的印象中過活。他們專注地觀察着他們眼前發生的一切。主要的是，他們的心跟全體蘇維埃人民的心一同跳動着。爲着找題材，藝術家把他們許多觀察所得的材料收集攏來。這些題材在繪畫的內容中反映出來。它們是從藝術家的豐富的思想中，從藝術家深刻地表現自己感覺的熱烈的願望中產生出來的。

戰時在同一國立特列佳可夫美術館裏舉行的二次展覽會中，無疑地都有在藝術上非常成功的作品；但是現在陳列着的作品，在藝術的成就上，却大大地勝過了它們。

無論在繪畫或雕刻的部門中，人像的作品都是特別優秀。蓋拉西莫夫（А. Герасимов）作了一幅描寫德黑蘭會議的大幅構圖。三強的領袖和他們的代表團團員圍坐在一張大圓桌的旁邊。特別出衆的是史大林的像。藝術家成功地把史大林的沉着的英明，偉大的包羅萬象的智識和堅不可摧的意志在他的臉上表露出來。德黑蘭會議的其他參加者的像也顯露出深刻的特徵。一般地說，描繪一羣人物的像是繪畫中最困難的課題之一。蓋拉西莫夫把自己的作品嚴格地保持在肖像畫的範圍中。畫中的人物沒有一個失去個性的特徵。

描繪史大林經陵墓順着紅場走來的一幅全身肖像畫是不凡的。在註着一九四〇——一九四四年的那幅肖像畫中，史大林穿着元帥的制服。他的臉上顯出軍事的勞動和關注的痕跡，同時也顯露出他對於勝利必屬

我們，必屬蘇維埃聯邦的堅強信念。

在展覽會裏，還有蓋拉西莫夫其他非常成功的作品。

鮑戈羅特斯基(Ф. Богородский)的「光榮歸於陣亡的英雄」(Слава павшим героям)吸住了展覽會觀眾的注意。在另一個陣亡的水兵的身上，俯伏着她的母親。往事的回憶紛集在她的淚如泉湧的眼底，彷彿她的陣亡的兒子的一生的情景浮現在她的眼前了。她的臉的表情使畫充滿了悲哀的嚴肅。在陣亡者的面前，屈着一膝站立着一位穿着海軍制服的指揮員。在畫的背景中，有二個戴着鋼盔的紅軍戰鬥員，他們象徵着準備撲向敵人的復仇者的力量。藝術家把驚心動魄的深刻的內容在簡單和不多言的形象中顯現出來。畫中包含着母親對於陣亡者無盡的悲傷和必將實現的復仇的咒詛。

勝利的題材在薩維茨基(Г. Савицкий)，斯德拉尼赫(В. Штраних)和尤翁(К. Юон)的油畫中反映出來。用同一題材的托爾庫諾夫(Н. Толкунов)的世態畫特別富有溫暖的感覺。

薩維茨基的畫描寫在江場上的歷史性的閱兵——勝利的閱兵。斯德拉尼赫和尤翁的畫留下了勝利日在莫斯科鳴放禮炮和懸燈結綵的盛況。

在其他描寫戰爭的油畫中，列寧格勒藝術家的作品是出衆的：尼古拉亦夫(Я. Николаев)「到大地」(На большую землю)法羅洛佛—巴蓋列也華(Л. Фролова-Багрева)的「共青團的援助」(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омощь)和拉也夫斯卡雅—魯特柯夫斯卡雅(В. Раевская-Рутковская)的「榮獲獎章者」(Награжденный медалью)。這幾幅畫證明在蘇維埃的繪畫中終於出現了世態的題材。戰爭鼓勵藝術家去解決這些題材。世態畫以最密切的形式確立了人類與其周圍環境的聯繫。世態畫的出現更鞏固了我們在寫實主義基礎上的藝術。

藝術家葉法諾夫(В. Ефанов)所作的畫寫出偉大無產階級作家生命的最後的片刻。這幅畫描寫病中的高爾基。在他的床前，會集着史大林，莫洛托夫和伏洛希羅夫諸同志。青年藝術家崔澱拉柯夫(В. Цыплаков)描繪在伏爾加河(Волга)的高爾基。他的畫活生生地傳達出伏爾加河的風景，峻峭的懸崖，發黑的河流，喧囂的碼頭，天空

中奔馳的浮雲。高爾基站在所有這一切上面，彷彿在攝收這一切印象，以便將來以自己全部無限的天才的力量，把它們講述出來。藝術家描出了偉大作家的創作思想的產生。

歷史性的繪畫頗少。蓋拉西莫夫的作品「普格喬」（Гугачев）的狂暴的騷擾的羣衆的描寫，結構及燦爛的色彩是新穎而出人意料的。這幅畫是跟俄羅斯繪畫的優秀傳統呼應的。賽羅夫（В. Серов）以巨大的篇幅描繪出亞歷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駕車抵達普斯柯夫（Псков）。這是最近幾年來最偉大的作品。無疑地，這是一位有才能的藝術家。高列洛夫（Г. Горелов）在自己的繪畫「鮑·特尼柯夫的起義」（Восстание Бологникова）裏化了不少的心力。這幅畫描寫爲羣衆推動的人民的攻擊。烏梁諾夫（Н. Ульянов）作了一幅有歷史性的畫「在庫杜淑夫司令部的勞里斯東」（Лористон в ставке у Кугузова）。在這幅畫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優美的色調，並且可以聽到庫杜淑夫和漂亮的法國將軍勞里斯東的富於表情的談話。

藝術家發·司托夫（А. Пластов）的二幅畫留下了快樂的印象。他以巨大的篇幅描繪出刈草場。沒有東西比這幅畫的題材更單純的了：四個刈草人在茂盛的草地上走着，右面是白樺樹的樹幹，它的樹葉在陽光下幌動着。我們珍貴的魏茲基安諾夫（Венецианов），莫洛淑夫（Морозов）和馬克西莫夫（Максимов）的傳統在發拉司托夫的畫中復活了。發拉司托夫在一羣人物和風景中間達到的統一是完全的。發拉司托夫表現出生活的最高的長調。在這一生活和崇高的人類自由勞動面前的歡欣彷彿從他的畫中流露了出來。

藝術家舒爾賓（Ф. Шурпин）以巨大的篇幅描繪出播種。在這幅畫的中心女角的容顏中顯露出一種大的真摯和溫暖。

在風景畫的部門中，必須講述的是蓋拉西莫夫的不大的，可是宛如節目似的不可思議地漂亮的撒馬爾干德的習作，有節制的雪加爾（Г. Шегаль）的抒情畫，羅馬琴（Н. Ромадин）的貫澈風景的詩畫。尼斯基（Г. Нисский）和米斯柯夫（В. Мешков）。精美的風景畫，巴庫林（В. Пакулин）的明顯的列寧格勒的風景畫，最後，屬於年長的一代的風景畫家的作品：巴·雪也夫（В. Бакшеев），裴雷尼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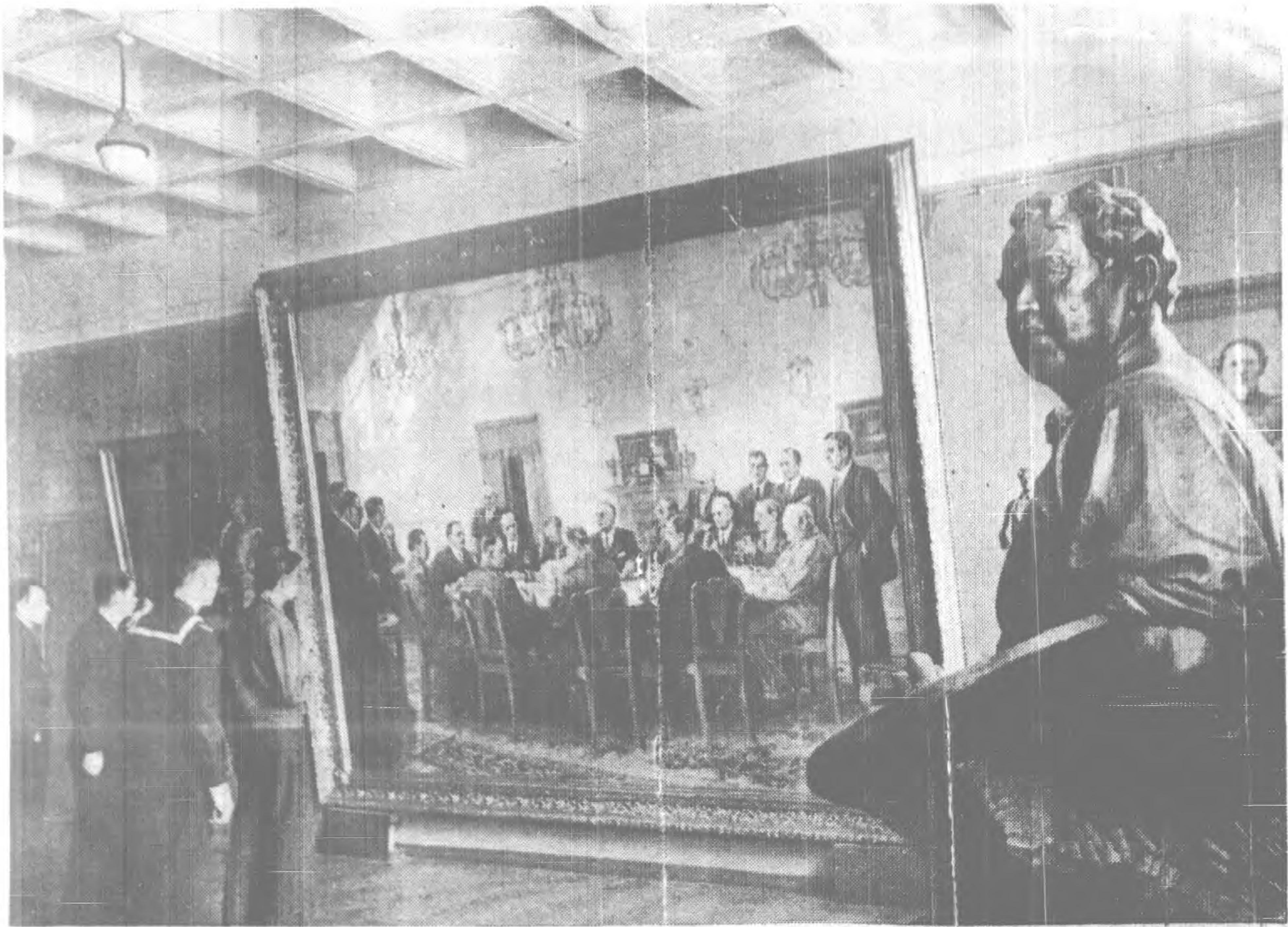
基 - 皮魯爾 (В. Бялыницкий-Бируль)，尤翁 (К. Юон)，庫潑林 (А. Куприн) 和克雷莫夫 (Н. Крымов) 的畫。傑伊聶克 (А. Дейнека) 作了一幅風景畫「安樂」(Раздолье)。這幅畫描寫幾個奔跑着出浴的女人，很有清新和青春美的感覺。青年風景畫家葛里蔡亦 (А. Грицай)，伊凡諾夫 - 朱羅諾夫 (М. Иванов-Чуронов) 和契托夫 (И. Титов) 的作品也是很優秀的。

葉法諾夫所作的莫洛托夫同志和雕刻家尼古拉才 (Николадзе) 的肖像畫，藝術家基達伊卡 (Ктайика) 所作的騎兵少將都大林諾夫 (Тутаринов) 和騎兵上校都爾恰寧諾夫 (Турчанинов) 的肖像畫康恰洛夫斯基 (Кончаловский) 的肖像畫「維拉·杜洛伐」(Вера Дулова) 最後，柯林 (П. Корин) 的精心傑作蘇聯元帥樹柯夫 (Жуков) 的肖像畫都應歸入成功的肖像畫中。

在聯邦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中，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獻出了印象深刻的繪畫。這裏薩爾揚 (М. Сарьян)，女藝術家亞斯拉瑪薩 (М. Асламазян) 等的作品是很出眾的。代表喬治亞的有幾幅畫。在這些畫中，最有力的一幅是藝術家薩那才 (К. Санадзе) 所作的克佛恰才 (Квачадзе) 的肖像畫。崔馬庫里才 (А. Цимакуридзе) 的素樸的風景畫優秀地傳達出古老的特皮利西 (Тбилиси) 的氣氛。

白俄羅斯藝術家柴伊采夫 (Е. Зайцев) 的風景畫是很優秀的。烏克蘭藝術家也出現有重大的意義。藝術家傑列古斯 (М. Дерегус) 獻出了一組有歷史性的畫「鮑格唐·赫密爾尼茨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蕭夫庫寧哥 (А. Шовкуненко) 主要是由幾幅用緊張的色彩繪成的肖像畫來代表的。波羅的海共和國藝術家展覽了許多非常完美的油畫。這些藝術家中有成熟的大匠，例如：愛沙尼亞人吉特斯 (Э. Китс)，奧雅洛 (И. Ояло)，薩戈里特斯 (Р. Сагритс)；拉脫維亞人斯庫爾邁 (О. Скулме)，斯文潑斯 (Л. Свемпс)，卡爾內斯 (Э. Калныньш) 和榮納拉伊斯 (О. Яунарайс) 等許多人。

雕刻是展覽會的重要的一部份。雕塑像的匠師在許多場合中成功地達到了新的高度。首先必須講述的是雕刻家摩馨娜 (В. Мухина)，她給出了學術院會員克雷洛夫 (Крылов) 的優秀的半身像。摩馨娜



莫斯科藝術展覽會上畫家亞力山大·蓋拉西莫夫之畫「德黑蘭三巨頭會議」。

成功地創造了以深刻真實動人的雕塑像。這是栩栩欲生的俄羅斯學者，改革家兼發明家的形像。

在其他雕塑像中，維連斯基（В. Виленский），胡乞契奇（Е. Вучетич），戈魯貝（А. Грубе），列貝傑娃（С. Лебедева），奧列寧（М. Оленин）包包夫（С. Попов），董姆斯基（Н. Томский），斯佛列茨（Д. Шварц）以及喬治亞，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雕刻家的作品是很出衆的。雕刻家鮑高柳鮑夫（В. Боголюбов）繪出了蘇聯元帥戈伏羅夫（Говоров）的雕塑像。這是一座在構思上非常簡單，但具有驚人的內在力量的雕塑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種力量的雕塑像在我們的藝術中還不多見。

青年雕刻家奧爾洛夫（С. Орлов）陳列了許多作品，這些作品，可以說一定會獲得最廣泛的流行，這是俄羅斯童話和民謠。除泉水的設計以外，它們幾乎全部用磁土雕塑成的。奧爾洛夫成功地創造了富有魅力美的雕塑像。這是類似在巴淑夫（Бахов）的創作中復活的烏克蘭的傳說，類似雪爾金（Б. Шергин）的亞爾亨干爾的童話，和匠師柏列赫（Палех）及麥斯吉拉（Мстера）的作品。

這裏我們把圖表的鑑賞省略了。陳列着的圖表決不弱於繪畫和彫刻。可以說，有幾個共和國陳列的圖表比繪畫和雕刻還更多。

我們的藝術是在巨大的繁榮時期中。展覽會留給蘇維埃人民以深刻的感觸。蘇維埃人民已戰勝了敵人，現在已回到和平的勞動和幸福了。

（鶴齡譯）

巴爾索娃
(В. Барсова)

關於聲樂文化

(О ВОК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Е)

我要指出：音樂藝術——這是構成蘇維埃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即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中也保持着它的重要作用；它的發展，甚至在考驗我們祖國的最艱苦的年份中，也沒有停止過。這可拿一九四五年末舉行的全聯邦音樂家演奏競賽作為證明。參加這次競賽的約有六百個幾乎所有我國的共和國的青年演奏家——「從芬蘭的寒冷的岩石到炎熱的考爾希達（Колхида）」。其中最優秀的一百七十人後來在莫斯科舉行演奏，他們面受蘇維埃音樂文化巨匠嚴格和友意的評判。

聽眾懷着非常愉快的情緒，迎接新的蘇維埃鋼琴派的輝煌的成就。這一派發展着俄羅斯天才鋼琴藝術家——魯平斯坦（Рубинштейн）兄弟，巴拉基列夫（Балакирев），史克路平（Скрябин），拉赫馬尼諾夫（Рахманинов）和我們傑出的同時代人的最優秀的傳統。

競賽顯示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加盟共和國範圍內音樂演奏藝術水準的極大的提高。認識初次參加競賽的蘇維埃波羅的海共和國，特別是愛沙尼亞，（在那裏有偉大的藝術家），卡列羅——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莫爾達維亞和其他共和國家的演奏家特別引起人們的興趣。

外高加索共和國的成就是偉大的，特別是亞塞拜然共和國。它派來了一羣天才的青年來參考競賽；但是我覺得我是不錯的，如果我說中亞細亞的歌唱家——土耳其克曼人，塔什干人，卡薩赫人參加競賽是蘇維埃文化最愉快和最重要的現象。

我清楚地記得中央亞細亞共和國的藝術在莫斯科舉行過的幾十天表演，它們的生動，新穎和富於民族文化的獨創性是這樣的動人；可是它們在幾十天的演出中所演奏的聲樂僅僅局限在民族特徵的範圍中。

但是幾年過去了，我在競賽大會上又聽到卡薩赫，土耳其，曼，烏茲別克和塔什干的歌唱家的歌唱。他們在那裏第一次表演偉大的節目，節目中有俄羅斯古典作家，西歐和蘇維埃作家的歌唱，他們不但顯示出現代聲樂的天才，並且表現出他們高度的精通歐洲文化和他們對於藝術的直接和戰戰兢兢的態度。

但是競賽的終結對於我們是重要的，不僅因為它們概括了我們民族音樂文化的成就；它們的重要，也因為它們迫使我們去思考我們許多音樂生活的問題，特別是聲樂教育的問題。

關於怎樣使我國聲樂藝術通俗化和它的傳統有多麼鞏固，有談談的必要嗎？幾乎所有俄羅斯古典音樂家的確立世界意義的基本成果，都是以緊密的形式跟民族的聲樂技巧聯繫起來，把高度的技巧與極度的深奧和闡明藝術的真理聯合起來的俄羅斯聲樂學派的歷史傳統繼續在最大的蘇維埃歌劇場和音樂會演台的名家創作中生存着。

他們所創造的高貴的歌曲文化和無數的音樂天才證明我們人民聲樂的才華的力量。這一力量也在這次音樂家演奏競賽中顯示出來。競賽參加者的半數以上是歌唱家。在競賽中顯示出大多數的歌唱家具有優美的歌喉，而這優美的歌喉是這樣的可貴，所以藝術事務委員會的評判委員都對他們特別加以注意。在競賽中表演的有幾個歌唱家對於大劇場和首都的音樂會組織很感興趣。

(鶴齡譯)

作者介紹

帕斯托夫斯基，奧廖夏 ——蘇聯著名作家，著有長篇短篇
甚夥。

米海伊爾·叔申 ——現代蘇聯作家。

維克多·烏朗，葉夫格尼·柳夫林，奧廖格·
波列伏伊 ——蘇聯青年詩人。

查斯拉夫斯基 ——蘇聯著名新聞記者，文學批評家及政治小品
作家。

目 錄

(第二十期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月號合刊)

~~~~ 小 說 ~~~~

- 帕斯托夫斯基 十月之夜.....(嚴 洪譯)..... 3
叔 申 主人.....(烈 譯).....12
奧 廖 夏 小鏡子.....(鶴 齡譯).....17
西 蒙 諾 夫 日日夜夜(續完).....(磊 然譯).....20

~~~~ 詩 歌 ~~~~

- 波 列 伏 伊 我的一代.....(林 陵譯)..... 90
維克多·烏朗 沒有鬍子的熱情工人.....(林 陵譯).....92
柳 夫 林 孩子.....(海 明譯).....94

~~~~ 兒 童 文 學 ~~~~

- 華 西 連 柯 綠木箱的故事.....(逸 塵譯).....95

~~~~ 文 錄 ~~~~

- 查斯拉夫斯基 他活生生到這樣的程度！.....(林 陵譯).... 133
馬雅可夫斯基 美國人驚奇.....(林 陵譯).... 139

~~~~ 音 樂 ~~~~

西尼亞維爾 俄羅斯音樂史綱.....(高 明譯) .. 142

~~~~ 藝 術 ~~~~

馬斯柯夫采夫 莫斯科繪畫雕刻圖表展覽會.....(鶴 齡譯) ... 148

巴爾索娃 關於鑿樂文化.....(鶴 齡譯) ... 154

作者介紹..... 156

插圖：在療養院裏的蘇聯軍官32—33，求學和休息的兒童
112—113，符拉其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像136—137，
蓋拉西莫夫畫「德黑蘭三巨頭會議」152—15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20

蘇 聯 文 藝

第 二 十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四 月 五 日 合 刊 ★

編 輯 者 施 維 卓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每 冊 定 價 元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20, Шанхай

Апрель Май 1946 г

П Р О З А

| | | |
|----------------|--------------------------|----|
|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 — Ночь в лесу | 3 |
| Михаил Шошин | — Хозяин | 12 |
| Юрий Олеша | — Зеркальце | 17 |
| К. Симонов | — Дни и ночи (окончание) | 20 |

С Т И Х И

| | | |
|----------------|----------------------|----|
| Олег Полевой | — Мое поколение | 90 |
| Виктор Уран | — Безусые энтузиасты | 92 |
| Евгений Рыбкин | — Мальчик | 94 |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ЛЯ ДЕТЕЙ

| | | |
|-----------|----------------------------|----|
| Василенко | — Рассказ о зеленом ящичке | 95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В 16-ой годовщине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 Маяковского

| | | |
|----------------|-------------------------|-----|
| М. Заславский | — До чего же он живой! | 133 |
| Вл. Маяковский | — Американцы удивляются | 139 |

М У З Ы К А

| | | |
|-----------|---|-----|
| Л. Снявер |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1. Введение.
2. Плинка | 142 |
|-----------|---|-----|

И С К У С С Т В О

| | | |
|--------------|----------------------------|-----|
| Н. Машковцев | — Выставка картин в Москве | 148 |
| В. Барсова | — О вок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е | 154 |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58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Советские офицеры на курорте — стр. 32-33. Дети учатся и отдыхают — стр. 112-113. Портрет Владимира Маяковского — стр. 136-137. Картина худ. Герасимова «Тегера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Большой Тройки» — стр. 152-153.

Ye.
25/12/7

上海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一四六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1000